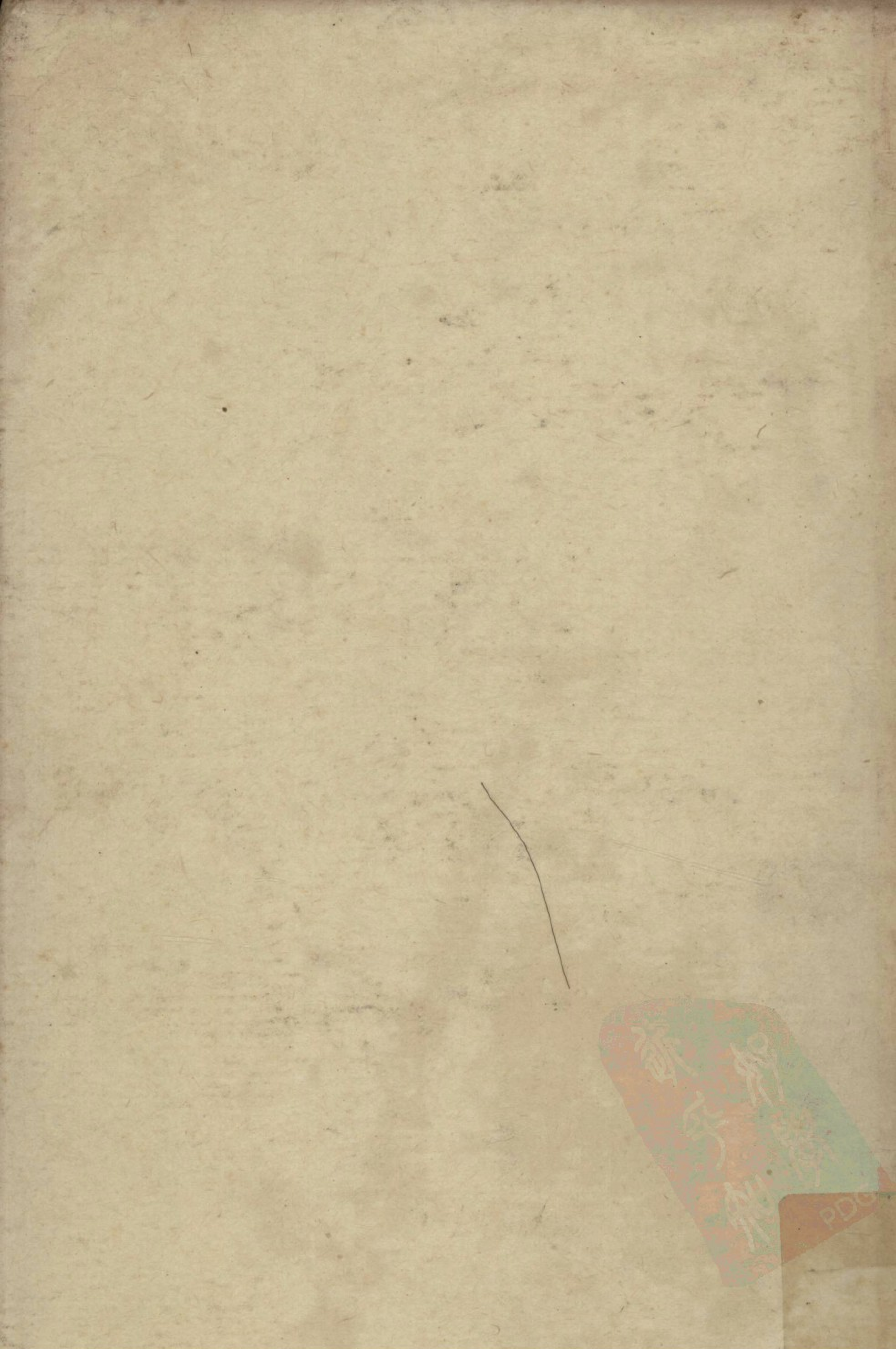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

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彙集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

中 央 档 案 馆

广 东 省 档 案 馆

一 九 八 二 年 十 二 月

编 辑：岑国森、邵 敏、龙田南

审 稿：陈万安、林忠佳

校 对：梁笑梅、林 早

罗修湖、林忠佳

编出时间：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印刷时间：一九八五年二月

印刷单位：广东省供销学校印刷厂

印 数：二千份

编辑说明

一、为了满足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汇编了这部文集，作馆存本，供内部使用。

二、本文集编入的是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广东团组织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文件资料，均按原件刊印。

三、编入本文集的文件，均保持原有的面貌和风格，仅对十分明显的别字、重字、掉字、倒置字作了若干订正；明显的错字、漏字，编者将正字改加于后，并加“〔〕”以示区别；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字，以“×”代替；原件上的缺损字，以“□”代替；看不清的人名、地名以“△”代之；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

四、凡由编者加拟或改过的标题、副题，均加“*”号标明；但某些文件如“省委报告第一号”，则直接改为“团广东省委报告第一号”，不再加注。

五、本文集按年月顺序排列。

六、由于缺乏经验，文集在编辑和考证方面都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希望使用本文集同志指正。

目 录

- 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关于广东
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二十六日)……………(1)
- 本党指挥下军队之组织系统
(一九二七年九月)……………(25)
- 中共广东省委复广州市委信
——关于张、陈倒李，派纠察同志赴海
陆丰等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27)
-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反抗军阀战争宣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31)
- 余增生给周恩来的信
——汕头失败后出走的经过及对徐光英
处分的陈述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37)
- 参加暴动的人数统计及成份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47)

- 胡毓秀等三人在潮州失败后被捕
及脱险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49)
- 沈宝同关于广东党组织情况的谈话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53)
- 立三致中央政治局信
——对中央“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
决议案的意见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63)
- 罗登贤黄平关于广州暴动前后
情况的谈话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65)
-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记录
——讨论广州暴动问题
(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73)
-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信
——关于党务工作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117)
-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汕头等处机关被破获情形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四日)……………(119)

梁希陶关于广东目前暴动情形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二月)…………… (121)

宝英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省委机关被破获情形及组织
临时常委事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125)

中共广东省委致家声信
——关于注意接待南洋出席全国党代表
大会代表问题
(一九二八年三月七日)…………… (127)

《青年工人歌》等六首革命歌曲
(一九二八年三月)…………… (129)

海陆丰等地敌我双方军事情况报告(摘要)
(一九二八年四月)…………… (133)

沈宝同等关于广东党组织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 (137)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第七号)
——白色恐怖情形、省委常委的变动、宣传工作、
经费津贴问题
(一九二八年九月三日)…………… (151)

中共广东省委最近的重要决议案

- 接受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指导、
对全省工作的决定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通过)…………… (169)

中共广东省委恒星给中央的报告

- 关于王公唯挟款潜逃问题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 (189)

文先致祖述信(先四十五号)

- 对两广党务工作的意见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 (191)

干部分子调查表

- 干部的成份、历史、职务、工作能力、
家庭状况和对党的认识程度
附：干部分子调查表副页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195)

广东的农妇女工状况

- (一九二八年)…………… (229)

中共广东省委经费开支报告表

-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231)

中共广东区委书记

陈延年关于广东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二十六日)

国民政府的态度有一些变化，具体的事实是，蒋介石的第一军解散了国民党市委。人民群众把这件事看成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央委员会没有任何命令，仅有蒋介石的代理人张静江的一份电报。国民党市委进行了新的选举，因为张静江企图把党委控制在他的手里，他想排除右派分子。

消息报道就从这一事件的阶段开始，问题非常严重。在此事件之后，广州的政权落到了李济琛的手中，张静江的部分军队驻守在广州和广东省，李越来越向右转，以便保持他在广州的利益，赢得张静江的信任。张静江的军队在城市内，与工人运动相对抗，李的军队在乡村，反对农民运动。从他自己的利益出发，他必须镇压城市的工人运动，向张静江证明，他是镇压工人运动的，因而张也能镇压

乡村的农民运动。

李济琛和张静江是广东省的两大势力，尽管它们之间有冲突，但在镇压工人、农民运动上是一致的。

国民党左派有三种倾向：

第一种在群众中有组织和宣传，其领导人是甘乃光，他的追随者大部分是知识分子。

第二种没有群众基础，利用左翼的名义加强它的影响，其领导人是省政府工农部部长Chu Te—shen。

第三种是有群众的支持，但无组织和领导人，这是一种极左的倾向，甚至比共产党人还要左，其追随者是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

在迁移之前，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倾向于第一种倾向。

左翼的第一种倾向有理论，有组织，但由于他们害怕城市中工人运动的发展，他们愈来愈向右，在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移之前，他们对工人运动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没有表示出来。自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移之后，他们开始与军阀势力相妥协。

对于我们来说，支持一个克伦斯基(kerensky)式的政府是不恰当的。

政府的倾向是反工人运动的。他们说，不能置一个阶级的利益于国民利益之上，如果一个阶级的利益与国民利益相冲突，我们必须牺牲阶级的利益。这就是说，工人们不要举行罢工，因为罢工违背国民的利益。新的警察局长在就职演说中说，我们的党支持工人的利益，但希望工人们尊重国民的和政府的利益。

他们说，共产主义不能表明时代的特征。我们可以和共产党在一起，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独立的组织和理论。我们的职责是与工人阶级在一起，但必须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右翼利用了北京会议的理论。

1. 左翼的政策，是团结从右翼到无政府主义分子的一切力量反对共产党。

2. 他们企图分裂群众的力量，例如他们除组织现有的工会之外，还组织起其他的新的工会。

3. 报刊不发表关于共产党的消息，相反，发表一些对共产党不友好的消息，他们在其他报刊上使用武力发表这些消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

发表有关工人、农民情况的消息，这样的消息只能在香港的报刊上，而不能在国民党的报刊上发表。

这种封锁政策造成的结果是，我们报刊的发行量增加了三分之一。

结论：

国民党左翼在广州市委的压力下，由于害怕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军事力量相妥协来加强自己的实力，其结果是造成了左翼与我党之间的特殊的关系。

在一月份国民党省委的选举期间，大会的代表力量有我们的组织、左派、右派、农民、地主等，共有二百零八代表，大部分是工人和农民。左派在选举中表现动摇，他们比较弱，与我们的联系不多。我们尽一切力量支持他们，但他们出卖了我们。左派在二月份的市委选举中失败了。

群众的力量：

1. 农民和工人。其他群众在运动中没有起很大的作用。政府在这一次没有支持农民和工人运动，群众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工、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疏远了，农民的力量强于政府的力量，因此，政府特别是李济琛害怕农民。

工人们特别是商店职员要求增加工资，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举行了几次罢工。

广州的工业发展不很大，广州的形势极为严重。

2. 农民运动。

组织不稳定，国民党想分裂农民运动，企图成立新的农会，放弃现存的农会。

广东省的农会有六十二万会员。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在政府迁移之前，三月二十日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省委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出现了恢复左翼政权的倾向，如果不是说恢复的话，至少是牵制了右派的行动。

大会的第一重要之点是提出了一个最低纲领。除了国民党一、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之外，我们需要一个最低纲领来团结国民党内的一切劳动者。三月二十日之后，左派不知所措，纲领应该向他们指出斗争的目标。那时我们认为，任何承认这个最低纲领的人，都可以作为左派。

大会的第二重要之点是各阶层人民的统一，一个左派的群众组织，在这个协会中组织起来的社会民主力量。将举行省、区、乡的人民代表会议。

大会的第三个重要点是组织问题。中央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常委，常委设有一名主席，主席是张静江，此外，还设立了一个政治委员会。计划准备改变这种制度，废除常委，只设立政治委员会这一个组织。计划改组的第一个理由是，如果右派知道政治委员会不起任何作用，那末他们知道常委会通过的。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是汪精卫，在他三月二十日离开后，谭延闿是代理主席。如果常委取消，那末主席就是谭延闿，这也就是政治委员会的主席。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委员会向代表大会负责。在大会停止期间，政治委员会将是最高的机构，国民政府委员会将代替常委，成为最高机构。

同时，广东区和黄埔学校的所有国民党组织要求汪精卫回来。

联席会议上的气氛非常左。

中央委员会认为联席会议非常重要，指示我们，代表大会必须恢复党的权力和左派在党内的领导。中央告诉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交回汪精卫。那时，蒋介石不可能对这样的会议进行镇压，因为那时的气氛很强烈。蒋的策略很有意思，他发了一个要汪精卫回来的电报，通过李济琛把这个消息传

给了汪精卫，要求汪回来。但任何人立刻就会明白，蒋不想要汪精卫回来，李是北京政治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不可能要求汪回来的。那时纲领已经提出，但没有人反对。孙科特别左，当最后提出组织问题时，张静江反对，孙科表示出同样的反对意见。在张静江反对之前，左派同意我们同志们的意见，但张静江表示反对时，他们就害怕了。廖仲恺夫人和陈树人等领导人去鲍罗庭那里，要求鲍劝诱左派不要走的太远，甘乃光表示同样的意见。△△^①同志特别善于解释所要听取的教训，左派不能再坚持下去。他告诉他们，我们左派不应受共产党的欺骗，共产党反对左派，想把我们的左派置于右派与共产党之间，让他们互相斗争，互相残杀，我们必须跳出来，共产党想把我们当作缓冲器。这是他的经验教训。谭延闿告诉我们不再坚持下去，汪不可能回来，他应该成为主席。因此，我们很容易地看出，左派不会再坚持下去。共产党说，我们不应受任何人的欺骗，中央委员会指示我们不要孤军作战，因为右派和共产党之间很容易发生战斗，我们必须改

①原文如此，下同。

变我们的策略。尽管已通过革命的纲领，但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即恢复党的威信的工作还没有做。

那时，李济琛非常友好，一旦张静江被捕，他会发出一个要求汪回来的通电。他与左派站在一起，在会议上非常活跃，但蒋介石表态时，李没有说什么，现在他变得消极起来，除了别的原因外，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的权力没有蒋介石的权力〔大〕。蒋介石也说，他希望汪精卫回来，在会议的向左的气氛之下，每个人都希望汪回来……①。△△说，我的兵力不多，要说几句话不方便。这是每一个军人的心理。在这种气氛之下，几乎每个人都得表态。广州被蒋介石所控制，东江地区也在蒋的手里。

李倾向于左派，他甚至同意牺牲他最好的政治朋友古应芬，因为古转向右派，但李不可能反对蒋介石。李牺牲他的政治友人古应芬，表明他的左倾，是为了取得革命的帮助，发展他自己的力量。在牺牲古应芬之后，他发现得不到革命群众的帮助，他不可能反对蒋介石。李济琛既不是左派，也

①原文如此，下同。

不是右派（在中国，一个军人的态度很重要），李的态度就是这样。

在大会期间，甘乃光提出了一个团结左派的纲领。他争论说，共产党不可能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还没有组织，我们不可能把自己组织起来反对共产党。正象孙逸仙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运动的纲领一样。他说，共产党分子可以加上他的左派组织，但他没有公开说过。

会议之后，发行了一份左派报刊，非常坚决地批评广州右派的行动，甚至批评Su Chi—shen控制之下的那些反革命活动。

联席会议之后不久，蒋介石发出了一个命令国民政府迁移到武汉去的电报，鲍罗庭建议中央委员会也应迁移到汉口，因为党的最高机构应该与政府在一起。

鲍罗庭同志征求陈的意见，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经过中央不能作出决定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在大范围之内解决。我们不能在一个电报的基础上赞同或反对这一迁移，我们没有表示我们的意见：汉口的形势不稳定，那里的帝国主义的影响比广州大，不迁移到汉口比较好，我们的意见是最

好不迁移，但我们没有这样肯定地表示。

迁移之前和迁移之后的形势完全不同，但如果这种反动倾向继续下去的话，这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会议的左倾气氛对蒋介石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他懂得，如允许这种倾向存在，这是一种危险，他会失去在三月二十日所取得的一切。在联席会议之后，他命令国民政府迁移，否则就利用强制的手段镇压左派和李济琛。

迁移的决定已经作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工作人员准备分两批离开。在党出发之后，谭延闿突然得到了一个等候的电报，同时张静江也停留在广州没有走。人人都知道，广州发生了情况。据我们的看法，李济琛将成为广州的统治者，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不利的。因此，蒋介石在他的部下离开广州之前，必须加强他的实力，蒋特别害怕他的老据地黄埔军校的左倾情绪，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一个共产党员，受到全体学生的欢迎，蒋把这位共产党员调换到前线，蒋介石向他的学生发的电报中说，你们不需推翻我，我自己会马上离开我的所有的职位。黄埔军校中最积极的左派人员，都被调离到前线。

对左派的第二个进攻是关于国民党市委，蒋介石所认为的与共产党过分接近的一批所谓的左派被蒋驱逐了。

现在，甘乃光对我们的同志说，他对这件事一点都不知道，他没有参与这项工作。蒋准备让他这样做，所指定的同志都是左派的成员。

但在驱逐左派的时候，甘乃光告诉市委的左派说，你们为什么不自觉意识到，你们仍听共产党的，而共产党仍把你们称为反革命分子。甘乃光没有参加这项工作，但有思想上的联系。

甘乃光比其他的左派聪明，他比较清楚地感觉到右派会利用武力镇压左派，他马上转向右派。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在联席会议期间，形势变得更坏。联席会议前，张静江和蒋介石都是中间派，他们对左派的策略是采取友好，尽量把左派争取到他们的一边。但在联席会议期间，这些新的右派看到，新的策略不起作用，他们改变了策略，开始对左派进行威胁。在左派中间发生了一个变化，有些人消极了，另有一些人屈服了，特别是在市委解散之后，变得消极的人保持沉默，而其他的人认为，在蒋介石控制之

下，他们的唯一出路是转向右派，这是他们能存在和扩大影响的唯一出路，而这些人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和中国国民政府迁移到汉口之后唯一留在广州的中国国民党左派。

中央和中国国民政府迁移到汉口之后，军队的情况如下：李济琛受蒋介石所压，特别是在海军事件上，简单的事实经过是：李想夺取广州海军的控制权，但海军在蒋介石的手中，因此，张静江告诉海军部反对李，蒋介石对他不满，他想去前线。李告诉他的信复〔心腹〕之人说，他对军队没有把握，在下边也没有群众基础。因此，他非常消极。过不了多久，他为了有机会在广州继续停留下去，他必须屈从蒋介石。市委解散时，蒋介石和他手下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因此，李一方面懂得，他必须与蒋介石一起走，另一方面蒋介石也知道，他必须与李济琛合作。在蒋介石、李济琛和甘乃光之间建立了一个联盟，这种联盟的结果造成了目前的这种局面，蒋介石和李济琛成了反动的力量，甘乃光领导之下的左派成了这些武装力量的工具，每当他们要镇压群众运动时，甘乃光就为他们寻找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的主要之点是：现在国民党已取得政权，

然而它也应该执行联席会议的纲领，这种纲领只有在二十年之后才能实行。他们宣布了省政府的四大方针：（1）没有土匪；（2）废除劳资纠纷；（3）召开省的和农村的会议；（4）建立省的防御部队。以联席会议决议为基础的省政府的第一个宣言，就包括这些内容。联席会议所决定的我们的宣传和纲领，被蒋、李、张联盟看作为，一种不信任省政府的表现。他们宣传的第二点，是反对召开农民、商人、工人和知识分子联合协会的代表会议。他们害怕我们的活动，其根据是联合会召开的省人民会议，这种会议应该由下而上地召开，首先从乡村开始，然后到省的组织。第三点是反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合中国情况，只有孙逸仙主义才适合中国情况，其他的原则都是反革命的。目前，共产党人不搞国民革命的工作。他们说，有人主张工农专政，这是与国民党相违背的。（5）广州的国民革命已经成功，广东省政府不应追随……顾孟余、戴季陶说，政权会落到共产党的手里，因为群众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当时，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现在他们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宣传。（6）人民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不应替代人民的利益，一个省的利益不

应替代国家的利益。根据李济琛的原则，着手训练政治家的时期已经到来了。战争时期结束之后，对党进行训练。他们说，国民党改组之后，共产党很积极，操纵了各种事情，因而得到了发展。我们必须开展一个拯救党的运动。国民党内的左派已没有权，仅仅共产党很活跃。冯自由和 Man—shu 的运动是为了拯救国民党，他们没有获得成功，是由于他们没有理论，缺乏组织，国民党本身团结不起来，汪精卫和蒋介石没有联合。戴季陶运动遭受失败，是因为戴季陶太消极了，他的学说不能打倒共产党的学说。因此，如果我们目前想要单独地拯救我们的党，我们必须建立一种组织和一种理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政治权和军事权，我们就能为所欲为，我们不仅应该到政府中去，而且还应该做群众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与共产党开展斗争。至于汪精卫问题，中央委员会命令我们开展一个要求汪回来的运动，气氛很热烈。汪精卫是他们的领导人，但目前人们想把汪精卫作为一种工具来利用。由于共产党的原因不可能与蒋介石进行合作，因而首先就要排除共产党。本来左派在汪精卫问题上同意我们的观点，现在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他们不敢

公开地要求汪精卫回来，因为这会引起蒋介石的反对。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说不要汪精卫回来。左派的态度是：他们不公开地进攻农民或农民协会，他们甚至散发反对豪绅的传单。他们对工人运动表示不满。后来他们说，农民协会中的人不是农民，这些人操纵农会是为了要农民按他们的意志办事。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农民协会是好的，但农民协会的领导人不好，因此必须解除这些领导人。左派的其他各种活动，都受这种理论的影响，他们的组织工作绝大部分在知识分子中进行。

右派更为活跃，他们尽各种手段向共产党发动进攻。右派已取得政权，已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广东省政府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但还没有夺取到省委。在蒋介石离开之前，他们计划要夺取省委。在国民政府和党中央委员会迁移之后，他们实行了这个计划。后来是召开省委代表会议和进行选举。绝大部分的区委掌握在共产党和左派手中，在群众工作方面他们不可能与共产党相比。因此，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决定，省委的候选人应该由代表会议选举，但是在进行选举时，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指定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人建立委员会，其详细的计划

是：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指名二十个候选人，省委指名二十个候选人，代表会议中指名二十个候选人，政治委员会从这六十名候选人中选举出一个十五人的委员会，以此消灭共产党；政治委员会还指定了各部门的负责人，原来在共产党手里的组织部落到了李济琛的手中，原先由左派掌握的农民部落到了右派的手里。代表会议决定，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要尊重代表会议大多数人的意见，这就是说要指定那些有强大后代的人，当然不发动进攻。代表回去时，他们很不满意。甘乃光写了一篇题为《由党来建立国家》的文章，其中提出的理论是民主集中制，所谓民主是代表会议选举出候选人，所谓集中是这些候选人由政治委员会指定的。当有一个区的代表会议，发出了一个反对这种指定候选人的决议时，李济琛说，噢，那很容易，我们写封信回答，解释什么是民主集中制。

他们开展了一个夺取全省各区委政权的运动，但最重要的委员会在共产党手中；在没有共产党的区委里，他们利用贿赂的办法，威胁他们根据他们的方式进行选举。

广州分为东、西、南、北四个部分，他们派遣

人民委员会到这些地方去，所派遣的人是很反动的。有时左派和右派也发生摩擦，因为在有些地方，左派要三个名额，右派要七个名额，左派派遣他们的人去那些区委争夺，但被派去的人也往往是右派。斗争还正在进行，谁胜谁负还难决定。

内部事务：

过去，地方长官由内务部指派。内务部经常与财政部相矛盾，这是因为前内政部长经常调换地方长官，把他们从这地调换到那地，这对财政上说是个很大的损失。一个人为了得到税收，必须在各个地方有一个长久的职务。目前，内务部长已由一名非甘乃光之类的左派担任，是汪精卫手下的人。当然，他指定了一些新的官员，如果这些人是他手下的，那很好，如果不是他手下的人，情况还是象过去一样。如果豪绅和民团的权力太大，那末这种办法当然起不了任何作用。内部的事务很糟糕，这当然影响了群众的财政情况。

共产党问题：

共产党广州市委的组织状况：

广州市委从来不是很坚强的。直至去年十月，

我们才有一个经常性的、固定的宣传部^①，直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我们才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组织部^②。广州市委不强大，工作效率也不高，但各部和各委员会还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一些缺点。就拿农民部来说，它讨论了当前的许多问题，是一个非常繁忙的部，处理了许多技术问题。有时候有一个某地区的工作计划，但非常少，该部大部分的时间用在处理日常问题上，实际上从来没有对问题进行过讨论，大部分的同志都有病（肺病）。

支部不能进行独立工作，不能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不得不到委员会那里去，甚至是非常小的问题，也要到委员会那里去。

对绝大部分的支部注意的不够，广州市委和其他城市的地方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很少，这是交通不方便所造成的，仅保持通信的联系。除此之外，联系很少，每当地方党委向广州市委请示问题时，给予的答复非常迟缓。

党员的发展很快，在一九二五年六月香港罢工之前，已有四百名党员，去年三月二十日，已有五

^{①②}原文如此。

千名党员，现在已有八千名党员。

至于党员的社会成份，没有记住明确的数字，但我们可以找到。大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工人，再其次是知识分子和妇女。在广州市委中，只有一名姓苏的工人，在中央委员会中仅有一名工人和三名农民会员，工人很少。

关于教育方面。以前我们有许多短期的党校课程，在一段时期之内设立了许多党校。在宣传部重新改组之后，我们才有每周的会议和各委员会所召开的会议。我们把市委的党员分成二组，召开两个会议，分别作政治报告，全体会议每个月召开一次。

总的情况就是这样，详细情况见给党中央的报告。

除了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十一个委员会的委员外，广东省还有五个地方委员会。报刊发行一万八千份，二份在我们指导下的农民报，六份劳动报，包括期刊……。

与党中央的政治分歧：

他提了以下几个要点，没有进行解释。

1. 许崇智问题。

许被赶出广州，中央不同意我们的处理方法，召开了一个中央委员会的会议，第一个反对这种做法的是蔡和森，陈独秀也反对，张国焘表示中立，瞿秋白没有表态。许崇智是廖仲恺被害之后的总指挥，中央说我们处理重了，这就是他被杀的原因。

2. 三月二十日。

3. 左派问题。中央说，我们不承认左派。

4. 国民党被操纵问题。

5. 军队中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工作人员被控制的问题。

6. 中央责备我们保护蒋介石，反对唐生智。

7. 控制农民运动，广州的农民运动发展太快了。

8. 解决香港罢工没有诚意。中央要我们和香港政府对结果负责，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持同样的意见。在我们刚刚结束封锁之前，Ratfes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党内的困难：

罗易同志问：目前的中央是否有工作能力？

答：不错。

问：共产国际远东局是否工作得很好，是继续

进行工作，还是取消这个机构？

答：这个问题在中央委员会中还没有讨论。陈的个人意见是：我们不知道情况会是怎样，至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存在与否，他不能表示什么意见，就中国共产党而论，如果已经有了共产国际的代表，远东局就没有必要了，除非远东局与其他党有联系，就广州而论，我们是反对的。

问：你们把中央的决议看作是集体领导的结果或者是看作一些同志的意见？

答：他不知道其他同志的意见，但他能区分出那是谁的意见。

谭：这仅仅是一些人的决定。

陈：按着他的看法，他总是认为，决定是由少数人作出的，他常常能区分出那是谁的意见，中央委员会的一些会〔委〕员有他们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在关于广州的决议方面，但他们对这些决议持保留态度。在对许崇智事件作出决议之前，陈作了一个报告，一个同志的意见占了上风，这可能是不正确的。

罗易：采取这种政治观点，是主观上的，还是客观上的态度？

陈：不全部是主观上的，有些是客观上的观点。

罗易：是否有这种观点，认为中央实际上不存在，仅仅是威丁斯基的观点？

陈：他个人认为，有些中央委员受威丁斯基的影响较大。在处理许崇智的问题时，威丁斯基不在上海。

罗易：广州同志对威丁斯基的看法如何？

陈：我们个人之间的接触很少，我们在有些方面对威丁斯基不满。威丁斯基似乎对广州特别不满。他来这时，我们作了一个长而详细的报告，他对此不是很感兴趣的，仅对能批评我们的那几点感兴趣。他寻找过去的错误，但当发生具体问题时，他没有任何意见，对于实际的问题和建议，他从来没有一定的意见。

谭：我与威丁斯基有长期的接触，我在北京、上海和这里都遇见过他。过去，他的指示是相当多的，但现在不这样了。他在广州问题上似乎有许多偏见。党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人。

陈：威丁斯基挑出一个句子来，坚持认为，这种翻译是意译。

苏：以前从未与威丁斯基接触过，在罢工期

间，尽管他对形势作了详细的解释，但对威丁斯基不起什么作用。

罗易：广州和中央之间的分歧，是否以威丁斯基和鲍罗庭之间的成见为背景的？

陈：如果有个人成见，那好解决，威丁斯基应该到这里来。

罗易：陈独秀对鲍罗庭没有多大信心，这是否正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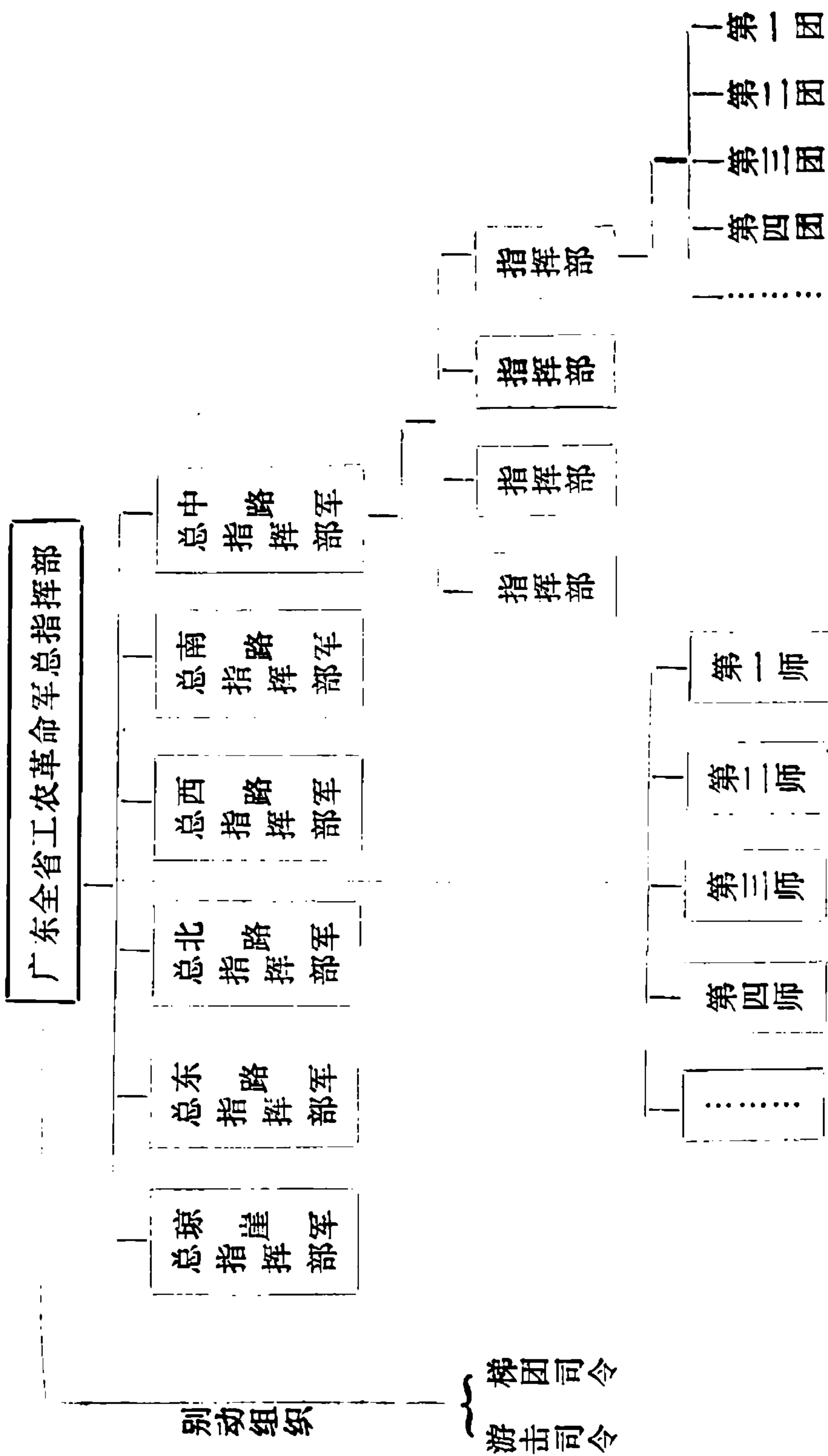
陈：当他见到他的父亲（陈独秀）时，他说，鲍罗庭是一个很狡猾的人，后来提出了一个决议：广州的政治问题应该授予鲍罗庭。他相信，这个决议是陈独秀提出来的。鲍罗庭和陈独秀之间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有意见分歧，但陈独秀相信鲍罗庭。有一件可以绝对肯定的事情是：他的父亲信任鲍罗庭胜过威丁斯基。

罗易：陈独秀作为党的领导人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陈：这不仅是他的意见，而且是许多人的意见。毫无疑问，陈独秀是党的领袖。①

①原译文标题和文中的“广州市委”疑为“广东区委”之误。

(一九二七年九月) ①



①原件未署作者名、无时间。疑为中共广东省委1927年9月文件。

中共广东省委复广州市委信

——关于张、陈倒李，派纠察同志
赴海陆丰等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①

广州市委：

二十九信收到，答如下。

一、张、陈倒李问题，省委意见如下：

我们要特别宣传汪精卫及左派……②罪状，及揭破其黑幕，一方面是要指出汪精卫反动之事实：如在武汉怎样帮助反动军人实行与共产党同志离异，解散工会、农会，解除纠察武装，庇护背叛革命之许克祥等等，不一而足，最后的逆行……汉宁妥协，投降蒋介石，投降资产阶级。不料汉宁妥协的结果，政权、党权落在西山会议派之手，汪仍没有地位，遂抱头鼠窜而归汉。他现又欲回粤，想以

①年代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②原文如此，下同。

其左派之招牌、腐烂的尸体去欺骗群众，取得自己的地位。总之，汪精卫不特不是我们的领袖，尚且是我们最恨的敌人。他自称左派的人，不过是汪之走狗及……利用来……总之，我们必须把汪之政治地位，暴露干干净净。同时，我们还要指出给民众……你不相信，我们试提出我们的条件……如释放捕去工人，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罢工，……选举工会之自由，增加工资，恢复以前工人已得胜利之条件等，看他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有……能够满足工人的。我们必须领导工人自动〔进行〕种种斗争，在每次斗争上都要揭破他们的欺骗。

第一，我们要求提……张……使成功，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利地盘之冲突。事实如：张……以后表面似乎怎样反对右派，……非得了些公安财政……后因……是遂又不惜与李妥协，出卖民众……今后张、李纵然冲突也是没有意义的，……对他们利益妨碍时，便……与敌醜颜相处。总之，我们……他们是一样的……东西。

第二，至于张、李发生冲突之时，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尽量提高自己暴动的可能，取得可以暴动之机会。我们领导工人……暴动夺取工会，打反动

……。我们可在敌人军队中发展革命军联合会及党的组织，……破坏他们的势力，使革命的士兵知道国民党的领袖，这个如此，那……如此，而脱离他们的影响。

二、去海丰、陆丰的纠察同志现暂派四人，路费每人十五元，可……去十五师处，路费总须二十五元五十元^①。至遣送的方法，这里有人可……带信海陆丰，则函告你们这……善鸣……说这是……好的办法。

三、关于各地斗争的消息，这里最近所得的甚少，尤其是可作对外宣传材料的。同时《红旗》因印刷关系，又迟至〔才〕出版，真是急人！现或决将……须为油印，每日或两日出版，内容一篇文章几段消息即发，……对《工农小报》，尽可有材料供给。

以上是答你们的来信。

省委

^①原文如此。

中共广东省委 关于反抗军阀战争宣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工友们！农友们！兵士们！

那般假冒革命的国民党军阀们现在又火拼起来了！他们平时压迫、剥削我们工人、农民，用非常的白色恐怖政策以企图毁灭革命运动；现在又因为他们自己中间权利的争夺，用我们兵士做炮灰，使我们工人、农民的庐舍、田地变成他们的战场。那般没有人性的魔鬼，永远是以屠杀我们工人、农民、兵士为目的啊！

从北伐以来，桂系的国民党军阀李济琛、黄绍雄等，利用了种种阴谋诡计，要想盘踞两广做他们的地盘。但是，因为两广农民的屡次暴动，与叶、贺军队的入广东，使他们感觉自己力量不够，而不能容纳另一派军阀张发奎、黄琪翔等，以求合力维持他们的反动的政权。张发奎、黄琪翔与李济琛、

黄绍雄，在反动方面完全是一样的，他们对于广州工人与各地农民的压迫完全是一样，而且叶、贺军队之失败亦是由于他们一致进攻的结果。他们都是豪绅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我们工人、农民、兵士们的无可妥协的敌人。

但是，虽然如此，他们自己之间之冲突依然存在。他们都想获得更多的权利与更大的地盘，都想要能够有剥削更多工人、农民以自取利益的机会。他们为了这〔些〕，有不断的争斗，到现在终于火拼了起来。

李济琛、黄绍雄在两广所有做的强盗土匪的行为，是我们大家都亲自看见，而且尝受过的。张发奎、黄琪翔等虽然在武汉依附汪精卫、唐生智，做出了许多反动的东西，他们却利用两广的民众多半不知道这些事，而且利用两广民众痛恨李济琛、黄绍雄等反动政治的心理，想将李济琛、黄绍雄的政治地位与权利夺取过来，而且自己标榜他们是反对腐化势力的左派。

但是，张发奎、黄琪翔是什么左派呢？他们在叶、贺军队与李济琛、黄绍雄正在战争的时候，在广州靠了许多可以欺骗工人、农民、兵士的好听的

空话，赶走了一般与他们不同派的反动分子，夺取了省市政府与国民党内许多重要位置。但是，他们所做的事，亦不过是逮捕革命的海员；围攻省港罢工工人；压迫广州工人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到了现在，他们并且勾结了亲自攻打叶、贺军队的薛岳，与著名最反动的李福林，发动了这次的战争。

张发奎、黄琪翔所拥戴的所谓左派领袖汪精卫，便是在武汉很无耻的投降于唐生智、许克祥之下出卖革命之叛徒。他又曾经与蒋介石及西山会议派谋妥协，想借此以获得南京政府最高的政治地位。但是，他因为在南京被桂系国民党军阀与西山会议派所骗卖，遂只得跑到广东给张发奎、黄琪翔等作争夺政权的幌子。他在广州所做的是，是拘捕请求复工的铁路工人，秉承香港帝国主义的意旨解散省港罢工。

国民党已经死灭了！张发奎、黄琪翔等这般军阀，还想拿国民党来骗人，亦便有这样无耻的汪精卫，还有一般猪仔中央委员站到他们那边。这些中央委员，便是那背叛了丈夫廖仲恺的何香凝，专门靠勾结土匪民团以存在的李福林，卖身给李济琛而中途被弃的甘乃光，卖身给蒋介石而数易所守的陈

公博、顾孟余等。这一般男女乞丐流氓，还想与张发奎、黄琪翔等的残剩以膏其饕吻！

工友们！农友们！兵士们！我们受李济琛、黄绍雄那般强盗土匪的蹂躏，已经是极其痛苦了！我们不能够再忍受他们的蹂躏，亦不能够忍受张发奎、黄琪翔这另一批强盗土匪的蹂躏，而且不但如此，他们这两批强盗土匪的战争，破坏了社会经济，扰乱了金融，提高了生活程度，对于我们平白的增加许多灾祸与负担，这尤其是我们所不能忍受的啊！

我们要起来，要有广大工人、农〔民〕、兵士群众们起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打倒一切军阀，消灭一切强盗土匪的战争，推翻国民党军阀反动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的政权。

现在亦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应当在这般军阀自己的冲突中间，发展我们的力量，我们要使更多的工人、农民、兵士们起来，要使他们能够一致奋斗，以摇动破坏敌人的武装势力，根本毁灭反动军阀的基础。

工友们！农友们！我们应当反对军阀的战争，要求赔偿因战争而停工、减工，农产品跌价，生活

程度增高所受的损失，拒绝向任何军阀纳捐完税，拒绝与他们一切的援助与接济，我们要破坏他们的交通，从各方面扰乱他们，解除他们的武装。

兵士们！我们应当反抗军阀的命令，戕杀反革命的长官，很勇敢的站在工农阶级方面来，消灭军阀的战争，建立工农兵政权。

工友们！农友们！兵士们！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为自己打一条出路，只有我们工人、农民、兵士群众起来，夺取政权，根本打倒军阀的统治，才能够消灭军阀的战争，完成中国的革命！

我们的口号是：

反抗军阀的战争！

要求赔偿因战争停工减工的损失！

要求赔偿因战争使农产品跌价的损失！

要求赔偿因战争而生活程度增高所受的损失！

打倒汪精卫、黄绍雄、李济琛、张发奎、黄琪翔等！

打倒国民党的反动政权！

工人、农民抗捐抗税，破坏交通夺取军阀的武装！

士兵戕杀反革命的官长！

工农兵联合起来消灭军阀的战争！

杀一切帮助军阀战争的反动派！

没收一切地主土地！

分配土地予贫农、兵士！

提高工人生活待遇！

建立工农兵政权！

用民众的斗争消灭军阀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

余增生给周恩来的信

——汕头失败后出走的经过及对
徐光英处分的陈述*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来兄：

相别三月，一旦仓卒晤谈，且因环境关系，许多重要话，多未谈及，亦一憾事！兄需要之报告如下：

(1) 弟在惠来逃出之动机。一、因部队杂而指挥不动，如在高岭下之村落内抢食，弟商代英等集合训话，结果无一人到。抵惠来时弟侦探地形后，派人去割电线，也派不出，步哨也派不出。和史书元商议时，反和弟大闹，痛骂参谋团，……在此情状之下，弟实无力工作。且代英临行时告弟云：“惠来比较反动，你们去要当心点。”而我们抵惠后，城内商团警士皆持械登城，满城是火，城

外各村均以号角相应，如临大敌。弟当时颇感难于应付，假使城内冲出作战^①，昨天兄谓弟怕苦，实非当时事实，且弟并没有写甚么条子给福建某兄。二、因在抵高岭后，已由20A^②人员中探悉贺已出走，其部下不应流沙之战，并告弟以锦斋当时之话：“还打甚么，在山中苦行二月，连潮梅警备司令也得不着……”。弟此时知欲在广州取得相当政治地位，绝对办不到了。三、因代英、平山及属部人员均先后换便衣出走。

（2）出走前之准备。在村中午餐时，曾和代英、平山商酌出走方法。代英谓：“现在只有各自逃生，四面八方都是敌人，听天由命。革命就是这么一回事，或许被敌人虏而不致枪毙，或许单独走又被土匪刺死，这是说不定的。路有几条，各自选择。”平山谓：“到惠来去找船，行三十多里，便有轮〔船〕往香港，第一次东征我曾走过，请秘而勿宣……。”抵惠前后，弟亦曾询及此事二次于我兄，兄甚同意。弟又问部队如何？兄谓解散。兄当时（平山亦然）曾派人入城，找学校当地负责人，结果以闭城

①原文如此。

②20A即第二十军。

未办到。在午饭后，兄当时决定离惠来十里留下养病。弟以后（当时兄还说：“假设查获了，他要杀就让他杀”）^①既准备由惠来出走，何不竟至惠来再说。兄亦同意。只因惠来进不去，事前计划竟成画饼。平山临行告弟云：“你要走须另一批，我这次人太多，但我已准备好，即出发，你现时连便服还没呢！……。”当时弟之出走，实曾得兄、代英及平山同意。后来将行时未及告兄知，实因兄病重，正在茅蓬下酣睡，弟不忍再扰我兄也。且当时弟为兄计，还觉到甲子角〔港〕时，或可会到。

（3）出走之伴侣。当陈烈到惠时，正平山出走之时。陈亦云目前没有办法维持了，遂商出走事，彼此均同意即刻走。但弟当时无便衣，结果乃取勤务兵之便衣之。后来陈烈说，还有李本初四川人，刚才和我来此的，可邀他同走，结果遂有三人。途中遇平山等，他们除现住西摩路时应里540号之蔡鸿干同学亲面碰着我们谈了许些话外，其余只知有三人走过去了，不知是谁。兄昨谓有人谓我和20A副官一起走，并非事实。须知2

^①括号内文是在“十里留下养病，弟以后”的下面，无标志插入那一段。

O A副官系最后和平山之×走的，因他们碰了些流氓还战一次，结果船夫走了，遂不得不和平山走，这是在来上海之舟中鸿干兄告弟的。并且在出走之第二天（十月五日）的途中，还遇着落伍害病衣学生服之邱少元兄，及由被俘虏逃出衣便服之熊正心和刘副官长，并兄之部兵等十余人，多半便服，将来可问他们的。

（4）出走时对立三交我管理之金器之处置。当时陈×我们要走，我一个钱也没有，我说我在吴东处已取得上海交通票二百元，除康副官奉来兄之命取去三十元外，尚余一百七十元，现款约有二十多元，我们三人尽够到香港之用。但重要者就是这〔金〕器如何处置，我意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假托参谋团之一员管理，只说侦查地形去，若明说要走，则他们亦会要走，因刚才吴东已对我如此说：

“老余！没有办法了，我们也应打主意，平山已准备走了……。”二个是抛弃不要，横直无论我们他们，没有那个可带走的，而且在汕出走时，已抛弃很多现款，昨日流沙之战，一箱一箱的银子掉在路旁，令兵士去取他们亦不要的，因为这个是丧命的玩意。陈烈当时主张带走，遇险时乘机弃之不为

晚。能带出以后交学校可以，交他们管理，则反使我们会走不成功，结果遂带走。但金器究竟是些甚么东西，弟亦不知其详。这并非说谎，因三日下午在流沙立三交弟后，不到一刻钟就遇截击，结果我们一齐都在草堆上，乘黑时，弟以木箱不便拿，乃急急忙忙开而以布包之。开箱后约有现洋五百元，余为用纸包好的金器，手触之后，知系手钏等物，在当时情况之下，也无暇审其详细，刚包好，背后枪来〔响〕，大家忙走，直至第二日抵惠来，从未启视，因为无时也无机会，盖当沿途及到后之军事上及军需，多系弟在负责。至于现款，昨日兄谓：

“我知现款是你们分了”。实际上也并不是完全分了，在高岭下村落之午餐费五十多元系弟交出，到惠来时之各部晚餐费亦系弟款分配，共发出百余元，其余以笨重拿不起，分在几人身上背负，这是当时事实，绝不是分赃式的分了。我兄须知当时许多同志还极不愿负的，我在惠来出走的时候，身上只有二十多元现款。

(5)决定出走方向及遇匪情形。一切在仓卒时摒挡就逐，就定出走方向为甲子角〔港〕，因路近有船，而李本初在第二次东征时走过这条路，如是不

用向导，开始就走。始凭指南针去找正路，乃逢山过山逢水过水的走，且避免〔开〕村落以免遭险，行约三小时，迷不得路，也找不着河，无法可想，遂在一村落去打门找向导。结果以语言不通，行迹可疑，有农人某呼啸一声，数人执枪刀叉杠出，迎面杀来，与之谈话不理，此时金器由陈烈负著，弟则持ponapeth手枪（因他们不懂用此枪）与抗。土匪约八、九人呼喊追来，陈烈等已向后退，弟亦一面抵抗，一面走。黑夜之中，不知所向，各个更是慌乱，后面跟踪追击，除弟之手枪及本初所负之一小包汗衣未抛弃外，余如毡子等均抛之，而金器亦在此时为陈所弃之了。三个人都至少失足扑地在五次以上，满身是泥泞糊着，本初兄之膝部且受重伤。乱走约一小时，闻追声渐远，乃匿甘蔗田中暂憩且商办法，三人儿致口角要打架，有的谓不应走，如何不跟队伍走，有的谓不应找向导，吃此大亏。商量结果，回惠来找队伍，又走了点多钟，并登一高山了望，始知离惠来不远，并见满城是火，而且城外也是火把，且成包围状。我们甚疑之，以为是被商民团包围，又不敢回惠来，遂在高山之甘蔗田过晚。次早清晨，乃决定走原路回汕头，经流沙时，

找与陈烈相识之黄埔三期学生陈可超家帮忙一切。此时仍是凭方向走，没有道路，经过好几个高山，乃找着原路（以后迭次被搜索已详前次报告）。

（6）在陈可超家之决定。本初病甚，暂留其家休养，弟与陈烈则先走。当时李、陈并谓抵港后，拟往南洋去做工，回家是回不得的，弟当时则决定在港找学校，找不着回上海，上海找不着回武汉。嗣后我和陈因沿途严格检查之故，各自了各，是以失了联络，至今尚不知其下落。可超因系陈烈之部下，曾送陈烈金戒指一个、现洋二十元充路费。在可超家出走时，弟只一百六十元（因途中给熊正心及刘副官长各五元）之上海钞票（交通银行的）及几件汗衣外，别无他物。

（7）结论。此次出走，手续上有错误，不应将金器带走，愿接受学校的处罚，详细经过已说在上面，完全是事实，并未假装半点。将来陈烈、李本初、蔡鸿干、邱少元、熊正心、刘副官长等，兄总可会到一二而询之。至于出走时未通知我兄，弟以仓卒出走，且以为事前和兄说过，及得代英、平山等同意，而当时兄又十分病重不忍相扰耳。出走后，弟亦深知有些错误，而彼时之草率荒唐，的确

是受刺激太利害，神筋不免错乱，这并不是借词掩过。兄只须以本身为甚么在失败后害病起来比较下子，就可知道。前次在上海遇很多革委同学，还诬兄是假病，我还责他们无聊。因为自失败至今日，清夜想到，官兵一致所负的长枪子弹走了五十多天的山路，结果，全数送给敌人，一个整个的有训练的部队，弄到这样下台，而忠实勇敢的同志，竟死去数百之多，……弟亦不止暗中流泪十次了！因之，弟对兄病认为受刺激的结果，绝对是真病。弟提起受刺激的话，绝不是想得学校的甚么谅解，只不过说明当时的事实。弟之错误，已是生米煮成熟饭，无可否认，学校要如何处罚，弟都虚心接受。一息尚存，始终还是要随兄等之后，为无□□□革命而努力，为已死的亲爱的勇敢同志而报仇！失败是成功之母，现在失败的经验也有了一次了，以后再遇着这——自然不希望再有失败——就知道应付了。

余增生

× × × × × ×

弟之报告，就在以上草草了结。还有不得已于言

者，就是昨日看见《中央通讯》第十三期，有徐光英因“枪决乘机枪劫贫民三人留党察看一年”。光英并未置一词，弟觉以为有点冤枉，此事弟完全知道，特代说明如下：

一天晚上有某街来参谋团报枪劫事，兄即命李鸣柯派队赶往拿办。结果，捕十一人中有三人手中尚有赃物，余则空手一双。当对鸣柯先谓为镇压抢风计，宜将三名有物者枪决，余则下狱。兄同意而令弟续审一次，即下命令交公安局办理，即将三人有物者牵至被抢地枪决，余则暂押公安局。命令是由弟草稿，良〔鸣〕柯之所写发出，除盖章外，兄还签字，光英接到命令即执行。本来这次的杀贫民，自然是不合我校目前的主张。当时确系整个政治主张，都是投机主义的，所以这种小资产阶级甚么维持市面治安的办法就随之而至，这是此次枪决贫民三人的根本原因。即应处罚亦应由参谋团负责，光英不过是个遵命照办，纵应分罪而学校以此事加罪于他一人，似有不当。兄意如何？兄在弟说明后，亦就忆及此事当时之事实否？

× × × ×

此外，关于弟之工作事，石琼已晤及，他要弟

进行，学校究竟允许否？或另有工作，昨日兄未肯定，特请示，弟此□遵□。

昨日见兄状十分疲倦，仍望善为保养，将身体弄坏，即革命中之大损失也。对弟之处罚及工作事，望决定后示弟为盼。祝兄
身体日健

弟 增生

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

余增生对徐光英枪决贫民三人之报告①

①原文如此。

参加暴动的人数统计及成份^①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②

人数 琼崖1000，海陆丰数百人，香港数百人，广州数十人，共约2000。

成份 琼农妇多曾开训练班，要求武装，现每人均有武器。

香港女工多很能活动，有任织造工会委员长的，很能领导群众。

知识分子守机关的未编入支部，但均任有工作。

参加暴动 经交通慰劳中学女生参加少先队杀人去煽动女工起来。

邓金体 海员子弟，童子团任队长。姐妹虽然牺牲了，你们更要团结。

兵士家族

①此件前后缺页。

②年、月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胡毓秀等三人在 潮州失败后被捕及脱险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①

九月三十日我军在潮州失败的时候，胡毓秀、王鸣臬被二十军三师政治部派到邮政局检查信件，谭勤先派到电报局检查电报，正在检查的当儿，忽闻枪声四起，百姓四处奔逃，情形非常严重，但是只有一两点钟的工夫，满城皆是白色恐怖。秀、臬正欲奔回政治部，但是局长却是再三不许，说你们的军队已根本失败了，并且人地生疏，逃到哪里去呢？不如今天暂时住在此地，我们再来商议妥善办法，救你们出这个难关。第二天介绍到本地的红十字医院暂避，恰好这时谭勤先也由老百姓的介绍来到此地，死中逢生，真是说不出的悲哀呢！我们三人都是身无半文，不得已请求院长为我们设法，

①年代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或在医院做看护更好，有一位姓徐的医生态度非常诚恳，我们又请他在院长面前帮忙说话，他也满口应承，到了九号才正式的叫我们去做看护。十五日院长对我们说他请他的朋友负责送回原籍，现在此人还在潮州，于是又由潮州送往汕头，这是潮州的经过情形大概如此。

我们到汕头来，是由院长介绍他的朋友邱家璋负责送至上海。邱家璋是孙文主义学会里面的，每日宣传我〔他〕们孙文学会的分子怎样的忠实努力，并且宣传他们的主义。在这种的环境之下，我们只有对答他们是是是，对的、对的。……唉！表面上虽然有吃有用，实际上真是痛苦到了万分。几个女俘虏只有暗中商议回家的办法。可是我们的行动言论都是不能自由，要受他们的干涉，就是出街一步，也必定有人跟随，否则必要问个详详细细。这样的住在旅馆大约一星期的光景，每天都请求早点能到上海，但是总是空想。后来又要我们帮他们作反革命的工作，我们只得用好言辞绝，说没有做工作的能力，而且经过了这次的变化，对于革命非常灰心，十分不愿意工作，希望能够早点送回去，还是继续我们的学业。后来感觉得住住在旅馆，终非了

局，又搬到他们的朋友孙展程家里居住。孙展程是在海关当秘书的，他们家里有一位老太太、六位小姐。在表面上生活比较安稳些，不似先前的流浪，实际上还是一样，不过是无形的监狱罢了！每天的工作作手工绣花、缝衣，这一些极无趣味的事，真是莫可奈何！被金钱的魔力征服了！一直到十二月二十六日才脱离虎口。在未脱离以前，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跑了多少次，其中的困难情形，真是一时也报告不尽，这是经过的大概情形。

胡毓秀

王鸣臬 报告

谭勤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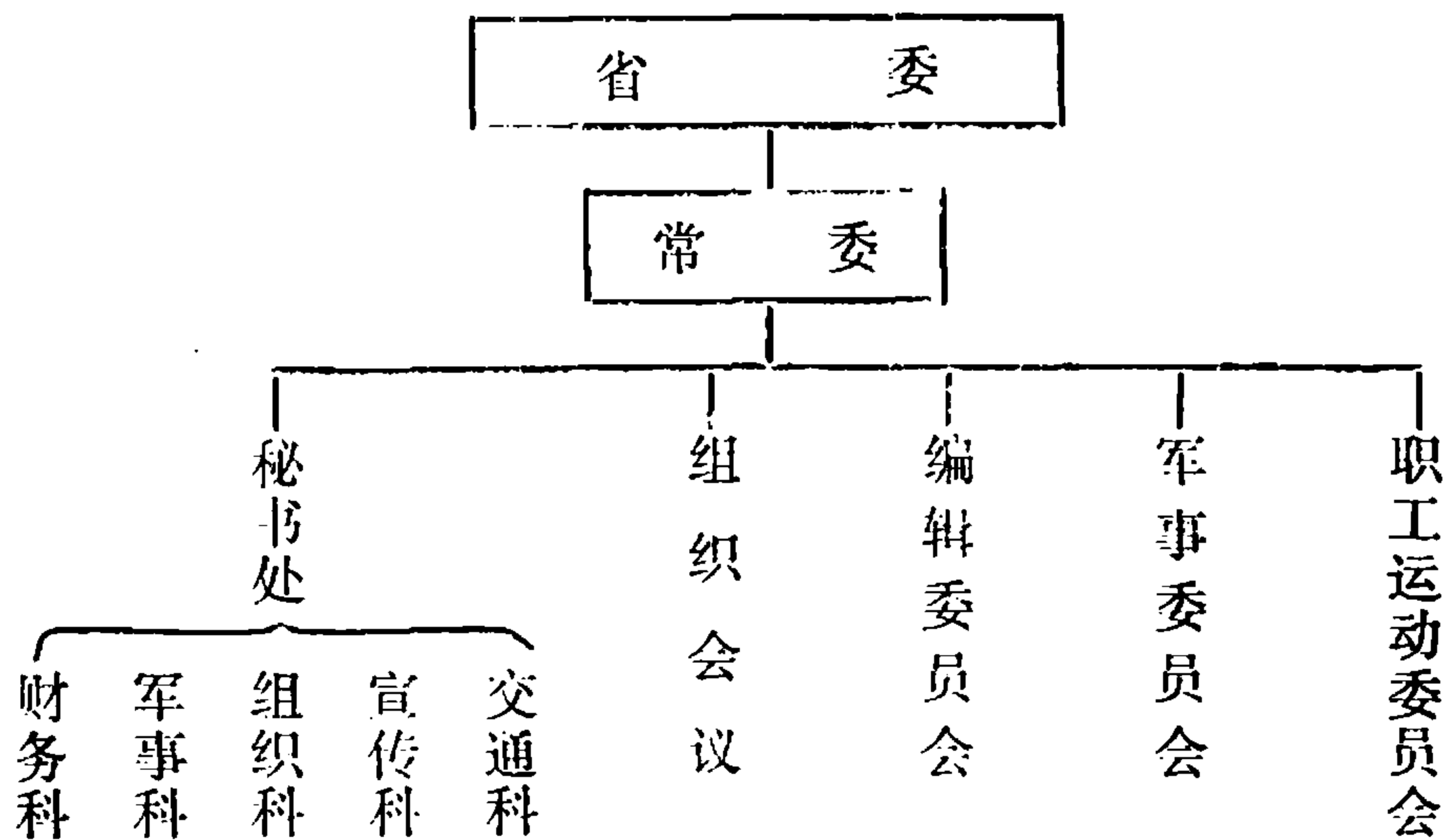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生活还安定，经费发生了很大的恐慌，请早点拨给生活费。至于工作方面，因为能力薄弱，而且在此地有人多工作少的现象，所以现在 we 想研究革命的理论，培养实力，准备将来做工作的能力。

沈宝同关于广东 党组织情况的谈话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①

广东全省组织的详细情形,我亦不完全明了,现在只能将最近的情形所知的说说。先从省委说起:

一月一日省委全体会议决定了改组省委常委,以立三、善鸣、沈青、黄谦(农)、罗登贤(工人)、黄〔王〕强亚(工)、李源(工)七人组织,以立三为书记,善鸣为军委、沈青编辑委员会,罗登贤职工运动委员会。现在省委组织系统如下:



①年代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省委拟俟各地党部改组完毕后，再行改组。现在省委委员正式25人、候补11人。在25〔名〕正式委员中工农占18人，候补委员系知识分子。这次省委会议决定开除代英、黄平、陈郁、文容〔雍〕、杨殷等省委委员，但须候中央批准。

善鸣现已去北江担任特委书记，常委在者只立三、强亚、沈青、黄谦。军委暂由立三代。常委改组后比较很好工作，有精神。现在工作计划，各部工作讨论巡视员工作及筹划改组各地党部，预决定在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各地须改组完毕。

现拟七人经常巡视，其分配：潮梅二人，南路二人，中路二人，西江一人。省委下现有三个特委，即：琼崖（全岛十三县），东江（五华、普宁、紫金、海丰、陆丰、惠来），北江（全北江、小北江、广宁、四会……）。其他各县均直属省委指挥，即这些特委下的县，一方面仍可直接受省委指挥。

现在有县委组织的，东江方面〔有〕：海丰、陆丰、普宁、惠来、紫金、五华、兴宁、大埔、饶平、揭阳、潮阳、梅县、潮安、澄海，北江方面有：清远、花县、英德、曲江，西江方面有：郁

南、封川、三水等县正在预备组织，南路有廉江、化县、复舟〔高州〕、吴川、茂名、信宜，中路有中山、顺德、新会、东莞、宝安、台山，以及琼崖十三县，共有组织的五十一县。有市委组〔织〕的有：广州、香港、佛山、江门、海口、北海、梅菪、汕头等八处。

各县及各市情形现在将所知者略分述如下：

海丰：海丰县委组织健全，以农民及知识分子组织，能领导并指挥暴动，有同志约4000人，以农民为多，共有380支部（乡中有300支部）。一班同志勇敢，支部在群众中能起作用，在斗争中占领导地位。

陆丰：陆丰有同志约100人，县委组织比较弱，不能指挥暴动，要靠海丰帮助。支部〔组织〕不健全，同志不积极，有些同志不参加土地革命，用火烧其房屋还不肯出来；现在积极改组。

普宁：普宁有同志400人，县委很弱，对土地革命未坚决的去做，同志有些勇敢，但无支部工作，现在尚在作减租运动。有〔一〕次，为得要发展组织停止一切工作。普宁的环境是很好的，党能起作〔用〕时是很有希望的。

其余在潮梅一带的同志有300人，各县之详细数目不知。再将各县情形说说：

惠来：组织很弱，现在才开始工作。农军有一部分，但党不能去领导，现在是准备怎样发展群众。

紫金：以前组织弱，近来改组比较的好些，目前此地非常主要。

五华：五华可说没有党，只有同志个人的领导，如在姓宋的及姓宋的领导下的农军，称农军宋家军。

兴宁：兴宁亦可说没有党，同志间互相冲突，争意见争地盘，彼此以反革命相骂。

大埔：大埔组织在知识分子领导下，现在还在那里作教育运动等事，同志中有些豪绅地主。

揭阳：揭阳近来改组织以后比较好。

潮阳：潮阳很坏，竟有同志方惟精等组织了K党，自立中央，说共党无用，而他们只知杀人放火。他们一面反对我党，一面仍受我们指挥。最近他们自起分裂，又表示倾向我们，我们决定开除这些分子，并解决其武装（有200枪）。我们在潮阳的同志有百余人，受他们影响的有几十人。

梅县：同志以知识分子为多，没有工作，此地耕种者的农妇农民同志甚少。

潮安：最近才改组，但亦不好，不懂土地革命，近有零碎的骚动。

澄海：澄海情形与潮安相同，同志间有冲突。

东江方面，在海丰、陆丰暴动极发展，紫金、五华亦然。潮梅有不断的骚动，破坏工作做得很多，如对自来水、铁路之破坏。

现在再说北江方面：

清远：清远以前有暴动，但只是军事投机，结果失败，组织瓦解，近在恢复组织。

花县：本来农民已起来，情形很好，但党不能领导，书记无能力，近随军队去作向导去了。现在是要恢复组织发展组织。

英德：英德组织比较健全，同志有200人，亦比较好。

曲江：恢复不久，组织还好。

北江整个情形可以造成个割据的局面，党恢复后可以暴动。北江工作以清远为中心，由英德发动。

南路廉江：南路工作以廉江为中心。廉江有同

志800人，有一区政权在我们手，可以公开工作。

化县：暴动有希望。吴川、茂名、信宜组织均是弱，同志以知识分子为多。

西江

广宁：西江工作以广宁为中心，有同志约200人，农运有基础，能发展暴动。但党不健全，最近已派人去发展工作。

四会：四会仅十余同志，最近才恢复组织。

高要：高要有100余同志，县委新成立，暴动能发展。支部弱，同志观念不清。

中路

中山：中山最近拟暴动，但失败了，书记被枪决，组织未恢复，但环境很好。

顺德：顺德近无消息，书记为知识分子，以前只知作土匪运动。

新会：书记叛党，将文件卖与十三师军中而去作官去了，现在组织已瓦解。

东莞：东莞县委组织还好，但为知识分子所占据，工作多系军事投机。

宝安：宝安同志只知作土匪运动，最近曾攻打县城，不注意农民群众，同志意见不一致，如处决

豪绅有主张枪决的，有主张用钱来保释的。

东莞、宝安两县共有同志300人。

台山：工作不好，有同志加入第三党的。

琼崖：琼崖十三县共有同志12000人。但各地党部许多为知识分子所把持，能做些运动，但政治观念不清，不脱小资产阶级色彩，非阶级斗争的组织，有时同情地主。支部尚能照常开会，但观点不好。学生同志均能忍苦耐劳，只相信个人，好作英雄式的斗争，如特委书记自己去破坏桥梁。此地有女同志约1000人，均尚勇敢。

县委已经说完，现在再述各市委：

广州：广州市前有2000人，罢工会解决后只存1000人，在暴动后仅余100人，支部恢复已有七、八个了（印务、海员、油业、酱业、店员……），支部恢复后尚能开会。但机关尚未建立，近已派人去改组，恢复各种组织，一切都是新的。

香港：有工人同志400余人，组织比较好，如水师、太古、金属业、海员、街市业都好。市委委员中，仅一知识分子，余均工人。现在改组，先从市委改起。香港有第三党活动，C.Y.同志中曾有十余人加入第三党，党中亦有一、二人加入，最近在

各支部中，公开的讨论第三党的问题。工人有自救团的组织，秘密工会有几个，有工厂委员会的组织，我们同志去领导，但在斗争时，不及非同志的勇敢。

佛山：佛山在广东〔州〕暴动后预备暴动，但失败了，现在恢复组织。

江门：暴动失败，近亦在恢复组织。

梅菪：有几个同志均吸鸦片，投降敌人出卖党。

汕头：汕头组织比较好，秘密工会恢复，海员工会公开，有100—200同志，有勇气，支部能起作用，破坏工作做得很多。市郊农民很好，但同志不好，七个同志中分四派，最近改组，比较好。

× × × ×

广东组织尚有些不好的现象，如：

各级党部许多地方仍为知识分子所把持；工人参加有些只有个名义，组织上不能脱离机会主义；同志有些游移，同志不民主化；上级机关有些腐化，群众不知监督，小部分同志想建设个人势力，相信个人，常委一切指导工作，在书记一人身上；党费不能缴；支部会一部分不能开；暴动有些是机

械式的形式，阶级斗争的观点认〔识〕不清楚；党的新政策尚未能深入群众，有些地方因为交通关系未能传达去，有些传达到了，未能在下级讨论。

目前重要工作是健全支部，领导暴动，发动群众，改选党部。广州暴动失败后，除少数同志外，一班同志仍不灰心，认为这是对的，此次失败了，再来一次即是。在此次暴动中牺牲同志约200人。

广东同志的总数据各地的报告，算起来共有21000余人，但这不完全可靠，不过无论如何有12000—13000〔人〕可靠的。同志成份以农民为多。①

①标点是编者加的。

立三致中央政治局信

——对中央“广州暴动之意义与
教训”决议案的意见*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①

中央政治局：

政治局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确与当时事实多不符合，把我们正确的教训完全蒙蔽了。此次广东省委会议对广州暴动的决议案完全是参加此次暴动的一般同志共同认为正确的意见与教训。我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坚决的提议，要求中央根据广东的决议案重行讨论修改发出，如已发出即须更正。否则，对于全党尤其是广东的党不单是得不到教训，并且有极不好的影响。如果中央决议案系根据参加暴动的外国同志的报告，我并提议中央政治局应向国际建议惩罚这个同

①年代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志。因为一方面在暴动时在指导上既犯了很大的错误，另一方面虚报中央来掩饰自己的错误。这完全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行为。

立三

一月十六晚

（按《政治通讯》一九二八年第十九期刊印）

罗登贤黄平关于 广州暴动前后情况的谈话^①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

群众问题

1.反动派的号召能力最多不过一万，有时仅兵士到场。一万：机器会体育队，总工会所属各工头恶东御用工会。

2.我们能号召的，最多亦不及二万，一日反汪大会、七日十月革命纪念到者为最多，亦万余。罢工工人在省有三万余（领款有四万余将及五万），能至街上者不过万人。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解散后，留省者尚有万人，多为小贩（原来已有在省工作者两、三千），其间取小贩牌照者五千，实际计有三千左右，××余四、五千人失业留省找工。赤卫队不过五百。其余能发动之群众为手车夫、建

^①原标题为《广州材料——与登贤黄平谈话》，从原稿笔迹看，似为周恩来听罗登贤、黄平汇报时的记录。

筑、钢铁、土布、油业、杂务，均各数百人不等，余则仅数十人不等。

3. 支部。罢工：12〔个〕（解散后均不存在，同志改编入工会支部仅四、五十人），七百余（百余落港，数十人留省工作，大多数回乡，数十人往海陆丰，一部分六、七十人往警卫团，送数十人往Moscow，尚有失踪者约一、二百）。

工会支部28——32（党员千余）（手车百五十多，余为建筑、土布、钢铁、汽车、邮务、杂务、海员均四、五十人以上），（其余支部亦多在二十人以上，十余人甚多），能发动群众不过三、四千人，其中手车夫为最多，能达千余。

各工厂均小铺面，非大工厂，故不能立即号召〔广〕大群众。

支干只靠书记，而书记亦仅能召集开会，×与上级机关接头不知与同志谈话，上级机关予以宣传品彼便传下去。组长力弱，仅为交通员，小组开会非书记参加不可，且分散各地方不集中。

市委亦无法尽行参加各支部，其后有支干四，各人分配支部二、三至七、八不等。

支书联席会未开，因召集难，暴动前始开过两

三次，在斗争前始能开，到者四分之三，不到者必须请假。政策仅能传至支书及小组长，支部全体会几乎不能开，地点难、地方广，甚至小组会在十二月起都未能开好，汽车夫小组便未开成。

支部小组开会仅做报告，讨论工作极少，仅等工作做，支书联席会亦然，仅一报告与分配工作而已！

支干讨论工会问题多。

4. 工会在工代会60余（内有没有同志的工会，亦有一个支部管几个工会者），均公开存在，亦有在改组委员下者。

工代会执委15（多数是同志，非同志极少数，党团即为特委全部）。

工代会能号召的群众亦仅在名义上，代表会到过代表七、八十，其发动群众仍借支部之力，故其数仍相类。

特委不常开会。

代表会开过四、五次。

各工会党团取消，支部干事会多成为党团，各工会委员多数非同志（自由工代会直管实际多挂名）。

5. 广总所属工会有百余个，不过千余群众，除了体育队及茶居工会，亦有无群众之东家工会。

6. 机器会所属工会五、六千群众，能号召之数为五、六千，但起而号号〔召〕时极少。

7. 革命工会所属次于广总，人数多过广总，独立有四、五十人数（酒楼最大）不等。

组织问题

工代会执委有办公地点一，接头一，秘密机关与党混合。

纠察队的组织已取消。

各工会的调查队尚存在，每一工会六、七个。

赤卫队归暴委管，有赤卫委委〔员〕会，原为分区组织，市分八区，各区多者百余，总数在千数〔以〕上。十一月中改分工会组织，工代会之下均有约四十余，但亦有未加入工代会者，有些罢工工友，系统较好点，依支部组织。

训练召集队长开会，政治问题多，分配报纸宣传品，小队开会少。

罢工小队曾常开会，广大工人则有接头而无开会。

联队下队长分别开会，政治训练多。

暴动前之准备

1.支书联席会议在一星期前开，报告我们军事力量，告支部准备，准备总罢工，引起各业斗争，到三十多人。

同志间发问：1.武装问题，2.得广州后之攻守问题。答复的重在武装已有准备至少于起事后夺取敌人武装，工农群众可起来拥护。有人问如何组织，上级机关答已有准备。

罢工的估计有：汽车、海员、手车、粮食、船只司机(邮船可能，兵舰不可能)、印务、糖面。

2.活动分小联席会，分支部开，政治报告多，暴动的发动方法仍侧重于罢工扩大赤卫队组织，邮务、海员、手车夫均继续开会。

3.工代会代表会：第一次四十多〔人〕，讨论总罢工问题，多数代表通过总罢工，未定日期，各代表多言工可罢下。

第二次会(暴动前两日)到□□□□选举苏维埃委员七人，同志六、非同志一。

4.暴动前又召集一次支联会，到四十多同志，报告政纲并说明暴动有把握。会议中无甚疑问，只问日期，答以很快，未提总罢工。武器事前

没有准备，以为上边可以发下。

5. 赤卫队开各队长联席会（按联队开），指明破坏军阀军队以防御；工人无出路，只有暴动可夺取政权。军事技术无训练，徐光英去只一星期亦未实行。

6. 赤卫队委员会未执行，军委对于赤卫队亦少注意，指挥人群众不熟。

暴动决定的会议

军事的布置仅军队的分配和各联队分区集中，布置则由各联队自定。

召集群众大会未定详细计划。

总罢工命令则在十一号早发布，并召集群众会。

支部的任务：1. 分配同志工作；2. 准备总罢工；3. 参加赤卫队；4. 宣传暴动意义。

十号晚始通知赤卫队各联队。召集各支部书记，多数同志至客栈接头。

决定方法参加者毛、太、平、吴、沈、黄、文。

暴动开始后

赤卫队方面集中六处，第一公安局一联队有四

百多人。第二、五区二百多人，东堤两联队三、四百人分两处，惠福路一联队，土布工会贤师街一联队。

信号开枪声出来。

汽车同志开会（在十号晚六时）时未通知，及至九点始告知，结果找了十八辆车。

武器以前无通知，只由钢铁工会定做了刺刀约五、六百，十号下午发下（各同志以为检阅），自己则无预备。

工代会党团，晚十一点始知到〔道〕。

放火器具未预备，因未准备放火。

破坏有交通队，在未解散罢工前只有五十多人，解散后只六人未得增加，只破坏电报、电话（路上破坏，未至该局，因无武器故）。

传令队无。

侦探队有四十人，实际只调查后便未再组织，事前组织了三、四日，××××都不知（调查队员未用汽车夫、邮差同志，邮差同志指定亦忘记了用了）。

救护队无。

给养队无。

中共广东省委 常委扩大会议记录

——讨论广州暴动问题

(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

常委扩大会议经过——讨论广州 暴动问题(时间一九二八·二·九)

中夏：今天专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尚未解决的——就是对广州暴动的决议，中央和省委书记的意见不同。中央很坚决地的决议案，而省委接到中央决议案后，又有对中央决议案之决议案的发表。中央说省委决议根本精神是很错误，省委又说中央决议案张大其辞的，将失却群众的同情，因此中央和省委书记的意见分歧，这是党内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中央未得到省委决议前，虽省委未有报告，情形未尽详悉，但广州暴动已失败，若不赶快下一个

决议，将使广州暴动的意义在群众中失却影响，所以中央听到参加暴动的国际代表报告后，便决然下一个决议。当时并说明容许参加广东省委报告事实的补充及保留党内的批评。中央下这个决议是很小心的，虽然内容也许有些事实尚未补充，但根本精神是对的。中央接到省委决议后非常惊骇，以为省委决议差不多把暴动意义完全抹杀了，只偏重说主观上失败的原因，指导机关怎样的错误，客观上失败的原因多未说及，这是很错误的决议。省委决议后曾派宝同同志送至中央，报告省委会议经过，及省委对广州暴动的意见。中央坚持他的意见，答复25号的信。及中央决议到广东后，省委有决议之决议发表，批评中央决议，请求修改，并派登贤同志去，中央仍坚持他的意见答复28号的信。

中央决议和省委决议根本精神不同，中央决议很周到，叙述暴动意见、当时客观政治情形、暴动的准备、暴动的经过，以及目前的任务和策略等等，都说得详详细细。最近半年来“八·七”决议是本党很重要的决议，其次就是去年十一月间扩大会的决议，再其次就是这次对广州暴动的决议了，这个决议说明中国革命是新的时期的开始，解释广州暴动

已结束了——一个过程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已经完了^①，开始了苏维埃革命的新期。广东暴动就是苏维埃革命的开始。更说明广州暴动的影响非常伟大，不但全中国民众受了大大的影响，就是全东亚以至全世界都得着莫大的影响，东亚地域高树红旗，建设苏维埃以广州为第一次，虽然暴动失败了，但伟大的意义并不因此而消灭，受此暴动影响而激起民众革命的高潮，并不因此而低落。因此承认这个暴动并没有〔过〕早之弊，暴动前一切准备都完善，群众革命情绪达于沸点，党所提出的口号和决议的政纲都非常正确，很可激发群众更高度的热情。所以中央认为这样计划暴动，这样爆发暴动是非常满意。至失败原因，中央决议中提出客观上原因四点：反动军队数量很多，赤卫军没有军事训练，各派军阀联合拼命反攻，帝国主义的帮助等（详见原文）；主观上原因也提出六点：军事策略有许多错误，士兵工作做得太少，反动工会中缺乏我们的影响，农暴不发展与农村关系不好，中央纸币无取出使用，退却计划不好等等（详见原文），

^①原句如此。

都说得非常透彻。所以中央决议的根本精神是非常对的，省委决议不详细充分固不必说，且犯于狭隘之弊，偏重于主观上原因，把暴动的伟大意义湮没下去，而失败原因又完全归咎于指导机关的错误，把帝国主义、军阀、民团等反革命的进攻忽视了。自然中央也不是绝对否认指导机关之错误，但中央认为错误程度总没有如省委决议这样严重。如果照省委决议，只说到指导机关的错误，没有说到客观上失败的原因，这个影响一定非常坏的，要使群众失却本党的信仰，中央反对省委决议根本就在这一点。至中央的详细解释，各同志在中央来信可以看出，无庸我来多说。因此，中央认为省委决议是要不得。中央料想省委决议一定发下去了，停止发出是不可能，所以决定命令省委停止讨论。

现在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发动群众问题。省委认为当时只有军事计划，完全没有发动群众的计划。据中央意见认为不然，暴动中已有二万以上的群众参加，这就可证明群众已有起来。同时说到广州工人素分派别，以前非武装示威至多不过三万人参加，少则数千人都说不定，这证明群众困难起来的原因。况且武装暴动一定要是先进的勇敢的分子

才跑到街上来参加，与非武装的示威性质有些不同，过去非武装示威群众都因客观情形未充分参加，武装暴动当然又比较困难一点。但这并不能绝对说当时指导机关完全无发动群众，暴动后曾召集两次书记联席会议，虽没有开成，但可证明当时指导机关并不是不注意。且事实上表现暴动后每每新的群众参加，很多工人争先恐后的领枪，这是不是新的群众起来呢？至说到群众没有了解苏维埃政权意义，不知竭力拥护苏维埃，这更不是事实，暴动后工农群众之勇敢，甚至十三日失败时，赤卫队仍鹄立街上与反动派抵抗，这些事实非常明显，可不必多说。再说到这次暴动变为军事投机，这省委已更正解释了，无多大问题，假使这次暴动的确是军事投机，那末一切都完了。

中央认为省委对暴动中的军事行动看得太轻，忽视军事行动在暴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军事行动只要是群众的，暴动中军事行动是必不可缺的，不能漫加以军事投机的罪名。省委说此次暴动偏重军事，忽视发动群众，这不能说完全是错误，或当时对于暴动后启发群众的方法未想得周到，因为当时党的干部工会之干部多半参加赤卫队工作去了，使

指导机关与群众失了联络，加以在军事时期因交通断绝关系，更很困难使群众都一齐出来参加，所以方法不周到失联系，可说是当时的缺点，可以为将来各地的教训。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退却问题，省委决议中说退却时未设法通知，致牺牲如此大。事实上当时确有很多困难的情形，太雷同志之死，使全盘情形无一人可以详悉，当情形危急时国际代表提出退却的意见，当时指导机关负责同志仍主张坚守，及后得到敌人已到小北，十五分钟内可以攻入的消息，始正式决定退却。当时或许因时间匆促及交通断绝关系，以致无法普通〔遍〕通知。说到徐光英同志他并不是自己逃跑，总算是已通知了红军全体及赤卫队一部分。说负责同志完全没有通知，是说不去的。由此当作莫大的罪状更是不大妥。

以上所述是比较重要的，其余没有什么不同，中央所坚持的就是根本精神不能动摇，事实或可补充。省委决议是狭隘、偏重、动摇，所以是要不得的。现在所争的就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的问题，省委这样坚持着并说如果只说是因受帝国主义军阀等反动的压迫以至失败，将使群众害怕，找不着到底

因如何失败的。但中央对失败原因，主观上已提出六点并不是没有说及，所以中央决议是很圆满的。至说及帝国主义等反动压迫以致失败，会使群众害怕，这更属过虑，几年来从“五·卅”运动、省港罢工以致现在反帝高潮，只有一天天高涨，并不见群众的退缩，革命潮流之低落。至其他事实上的不大确如教导团兵士十二营，命令传单日报印七百万份等都是枝节问题，无妨碍根本精神的。省委说中央是吹牛皮主义是非常不对的。中央这个决议不容讳言少许带了一点宣传作用，因为这个决议不单是要普遍散发至全中国，并且要发到各国去。但决不是不根据事实瞎吹。中央觉得决议案中事实的补充及党内的批评足够了，但根本精神是绝对正确的，而省委决议非取消不可。

立三：对省委决议我是负最大责任的一个人，到现在我个人对中央意见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今天开会我所以要先说话的，就是情形我比较详悉，现在把省委会议后，中央来信的经过情形报告出来，至我个人的意见后面再说。

省委会议的经过情形，各同志都详悉，无须多说。省委会议后中央来信有两个意见：第一，认为

省委会议是受当时参加暴动的同志一时愤激的反映；第二，我个人对这个决议有所影响。事实上应说明的，关于讨论此次决议案时，可说是经过很充分的讨论，并且全体同志一致通过的，怎么可说是我个人有所影响呢？或者可说是受参加暴动的同志的影响，因为开首讨论时，在港同志很少意见，但这并不是一时愤激的反映，因为这个问题的讨论，经过很长久的时间，各同志也很充分发表意见。这都是很枝节而无关重要的问题。

省委会议后最初还未接到中央决议，省委决定派宝同同志前往报告。在宝同未回前，就接到中央决议，常委曾开两次会议讨论，黄平同志亦出席参加，于是就有省委对中央决议之决议，批评中央决议中前一部分说明暴动意义及客观政治的分析是很对的。发生问题的就是叙述暴动的准备及暴动后情形与当时事实不太符合，这样宣传影响很不好，如到过广州参加暴动的人或者说中央决议是吹牛皮主义。于是又派登贤同志去。宝同回来，接到中央第一信，当时常委人数很少，虽无正式讨论，但各人意见认为与中央有决定，等登贤回来再讨论。及登贤回来，接到中央第二信，命令停止讨论，等到

省委扩大会议时再讨论并即派中夏同志前来。当时常委决定中央决议应发下去，无论意见相同或小部分不同或大部分不同，都应发下去，原定与省委决议及省委决议之决议一同付印编成小册子，后来恐又会发生不好影响，所以把省委决议和决议之决议抽出，单印中央决议五千份。当时常委认为省委决议的确有太偏的错误，并且在广州暴动后无作广大宣传，使群众中影响不能扩大起来，更是严重的错误。及接中央信后，省委根据中央的精神做一个广州暴动徵求期宣传大纲，并对内发一个扩大暴动宣传的通告（省委通告第八号），纠正同志对广州暴动的忽视。但省委对中央决议还认为有一个最主要的缺点，就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问题，如果中央不明白指出来，将发生很不好的影响，不引群众趋于消极，便会倾于军事投机。何以呢？因为中央决议说的暴动准备很好，群众又很多且团结，何以又会失败呢？失败原因主观说得很不周到，只说客观上反动势力的压迫，这会使群众感觉反动势力总是比我们大，因此会发生消极的心理；再说敌人武装怎么多，我们武装怎样少，这会使群众偏重于军事投机的观念。至省委对武装问题并不是忽视，素来很

注意，不过不赞成宣传上暗视群众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中央二十八号通告论武装暴动问题上曾说此次暴动发动群众尚未充分，这便是常委共同的意见，如果能把这句话加上决议案上去，是很好的，这样加上去，只有好的影响，绝对不会发生坏影响的，使同志们更加明了经过情形，得着宝贵的教训。

关于这次对广州暴动的讨论，中央恐怕我们只注意内部的争论，而忽略对外的斗争。这种错误常委绝对没有犯着，各地斗争只有日在发展，事实上便可证明。

还有一点要郑重声明的，此次省委和中央意见不同，并不是省委站在与中央对抗的地位，来破坏党的组织，不过因为理论上的辩论，当然要告诉中央的，因此才有决议之决议的发表。至组织上省委当然是受中央的指挥更是不成问题，今天的会顺便说一说。

吴毅：一、对中央和省委决议的意见：中央决议根本精神是很对的，各方面情形都说得很透彻，特别是说明了广州暴动开始了苏维埃的革命。但事实不大符合，就不大好，但这无影响于根本精神。省

委决议的确有些同志因愤激态度底下，偏重找出错误来批评，而忽略充分估量广州暴动的意见，讨论的中心不在暴动的意义而完全在批评指导机关的错误。虽然决议中使暴动变成军事投机一段，字眼有所修改，但这是中央信到后才发觉的，这也可证明观念弄不清楚。其次，对广州暴动无从积极的宣传，《红旗》上积极意义说是知识分子欺骗我们致此牺牲如此之大，这样的宣传并不是党的宣传，完全不是党的机关报的性质。但省委决议有一种优点，就是主观上的原因说得很透彻，这个精神确是很好的。

二、对发动群众问题的估量：广州暴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原定计划也很正确，不过客观上迫得我们不能不动，因此使暴动意义动摇着，主观上的确是军事成份多，群众总未充分注意，这或许可说我们的方法不够，我们虽有发动群众的政策，但总不能引起广大的群众，所以加入“未充分发动群众”是必要的。

三、对失败原因的意见：这次暴动失败是被帝国主义、军阀、民团反动势力联合反攻之下失败的，这当然是事实的表现。但对主观原因也应该尽

量说明，使群众不致有坏影响，我们应明白对群众说明便使广大群众能起来，敌人的力量虽大，我们都可以战胜他们的，更加鼓起群众的勇气，激发他们继续斗争的决心。

四、对退却问题及政治纪律的批评：退却计划没有很好的决定，组织不好是一个原因，不能专门说是智识分子的把戏。政治纪律不能完全推翻，特别是已经发下去了，并且受处受〔分〕的同志主观上并无坏影响。

再，改造党的问题不可与广州暴动问题混合一起。中央批评恐怕专注意内部争论，忽略对外斗争，事实上是没有的，改造党的问题在广东革命潮流突飞高涨中是应有的。

黄钊：我有两点意思：第一，以前我对于政治观念非常模糊，而且不正确，自省委会议后，我对于政治观念，才有相当的认识，暴动是的确不可专靠军事的。第二、军事投机的意义，我总不大清楚，此次我巡视惠阳，总不能给他们以很详细很明确的解释，比如这次广州暴动的确有一半因为汪精卫打一电来要解决教导团，我们才提早一点发动的，这个暴动是否仍是犯着军事投机的毛病呢？关

于这层我总不太明瞭。

再，我还有几点意思要说的：以前党内同志，对于上级指导机关犯了错误，总是不敢批评，这次省委会议，党负责同志，能把自己的错误公开出来，这的确是很好的表现。我此次参加惠阳党的工作，也就是以这种精神做中心，向惠阳同志做普遍宣传。这次省委会议，若没有这样坚决的批评指导机关，处罚负责同志，我相信各地同志，一定会生反感，工作会发生问题。中央决议，虽然对于暴动意义政治分析等说得很好，但关于事实方面有些不符合。

其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省委会议时，差不多说知识分子完全靠不住。黄平同志以前的确可算是布尔什维克化，但为什么又犯着错误呢？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关系，关于这层我亦〔不〕大明瞭。此次我往惠阳曾参加过各种会议，记得有一次召集县委负责同志谈话，谈及知识分子问题，我当时只能把省委会议中关于批评知识分子的理由及立三同志所提出的意见——大概说知识分子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当然可准他在党内工作，其他畏缩、动摇、投机的知识分子，只让他们滚蛋。向他们解释后，当时

居仁同志不大赞同，他说知识分子系无产阶级的走狗，无产阶级当然可利用他。我当时不能向他们作充分的解释，只总括答复他一句：如果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可让他来，非布尔什维克化的让他滚蛋。关于这个问题，我党应作一明白解释，不然会使各地党部工作发生许多问题。我个人以前很无胆量和知识分子争辩，自省委会议后，才增加我的勇气，稍敢和知识分子争辩，但知识分子说话很园滑周到，转弯转折，总觉得不够他讲。但我始终相信此次省委会议的确提高了工农同志工作的勇气，而更深刻的信仰党。

政治纪律不能一概抹杀，可以在党内公开，群众中则可不必。因为群众对这样处分他们仍是不满意，他们只认为我们欺骗他们，什么断绝政治生命，他们是不懂得的。

最后，省委会议，香港市委工作很糟，这是省委的错误。

耀球：（广州代表）我的意见有三点：第一，军事投机，第二，无发动广大群众，第三，退却。

第一，暴动发动时，有许多地方是由群众打来的，根据这个情形完全是军事投机是说不去的，这

层很易明白，无多说之必要。

第二，群众是有发动的，但没有广大的起来。二千赤卫队便是群众的中坚分子，但召集群众大会到会者很少，事实上群众是没有充分起来，这个原因是我们缺乏经验，同时因暴动发动后，战事方殷，枪声不停，交通断绝的关系，的确有许多客观困难情形。至于苏维埃布告无发出一张的问题，当时我曾以此事询太雷同志，他答谓布告只是以前政府对商人发表的，苏维埃政府已是工农自己的政府，当然无须乎拘文发一张布告。当时我也无甚意见。但事实上当时工农群众的确对苏维埃政府不太明瞭。

第三，退却问题，的确是知识分子有畏缩的表现，就我个人当时都有这个毛病。退却应有很好的计划，但当时只有慌乱，以致不能定出很确切的计划，这的确是很大错误，无论如何，应该处罚。决定退却后，军事交徐光英同志主持，徐并不通知赤卫队，这也是知识分子的表现。

李源：省委会议我没有参加，对广州暴动没发表过意见，我觉得中央决议对于暴动前工人斗争的叙述，中国政治状况的分析，（尤其是广东）及暴动伟大意义的解释，这的确是很对的。但事实上暴

动后，无组织无系统，临时改变赤卫队的组织，军事上无统一的指挥，全盘工作弄得非常之糟。至说到发动群众问题，事前指导机关的确有注意到，但事后半点没有说到发动群众，只召集开群众大会，并无定出很好的方法去指导一般同志，一致注意这个问题，那时假使能有很好的方法，给工代会党团负责同志尽量发动群众，我相信暴动爆发时，群众当然可以起来的。即广东总工会，革命工人联合会，甚至机器工会下面的群众，都有可能发动起来的。当时一般同志都不注意这个问题，标语口号并不普遍，假如我们尽量扩大宣传做发动群众工作，使广州政权维持多二天三天，中路一带，定可受很大的影响，同时反动军队（如张发奎的李汉魂部队）都可发生动摇，我相信一定可以将形势变更过来的。

其次军事投机方法问题，我们不能否认，当时的确有军事投机的方法，只有军事的计划（如调教导团去和反动军队作战，分配作战区域），并且很周到，只认为军事力量非常充足，而忽视发动群众了。如果能把群众力量支配得到，我相信总不致被反动势力反攻而如此迅速失败下去。

退却问题，不能绝对说负责同志怕死畏缩，但退却没有很好的计划，负责同志应该负责任的，虽然当时太雷之死，情形比较难明白，但如果有集体的退却，我相信不致如此混乱的。再，对于事实也没有明确的判断，当时据报敌人已到小北，十五分钟即可到来，这个消息，敌人军队是何人的军队，从何处而来，完全没有判断，便信以为真，这可以证明指导机关的确是表现慌乱，不根据事实，便决定跑！跑！跑！这也是很错误的。当时赤卫队，不知不觉都能坚持，至十三日下午，如果我们有好的计划，也许不会如此失败的。

政治纪律不能全部推翻。

强亚：中央决议，偏于意义的宣传。省委决议，偏于主观的错误。

中央决议中有许多事实不符，兹举出其大者如下：

一、士兵工作一段说教导团十二营，又加警卫团的大多数兵士，炮兵营的一部分。假如当时真正如此数目，那末总计有七千人以上，反动派军队统计不过八千人，我们还加赤卫队、工农群众，以此武装和群众结合的力量，当然不会如此迅速失败的。

事实上兵士并没有如此数目，教导团只有十二连，我们的武装比敌人少得多。

二、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一段说，东莞、宝安宣传极彻底的土革口号，这完全不是事实。现李海筹同志回来，说东莞仍贴些打倒真正土豪劣绅的标语，海筹同志以粉笔写些确切的标语于壁上（如没收土地，建立苏维埃，杀尽豪绅地主等口号），当地负责同志，大惊小怪，以为这样是不好的，由此可想见当时的情形，并没有这样好。

三、群众的宣传一段，说苏维埃政府的命令传单日报，印出七百万份这并不是事实。

四、暴动的发动一节内说，市郊农民占据粤汉车站及兵工厂，事实上如果真是这样，当然是好极了，但是事实不然。

五、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并不是如中央决议所说如此严密。

六、赤卫军有真正革命的纪律，当然是很好，当时赤卫军的确可算是真正布尔什维克化，但对军事上完全不娴熟，以致无法指挥，混乱异常。

七、苏维埃政府命令宣布国民党政府死刑，假使当时真有如此做，那末我相信群众一定可以广大

起来的。

如果照中央决议说来，军事有七千以上参加暴动，发动群众工作又做得很好，而当时反动军队至多不过八千人，怎么会（使我们）失败呢？这样宣传当然会使群众莫名其妙不知到底此次广州暴动因何而失败。至说到因为帝国主义军阀民团联合之下失败的，而帝国主义军阀民团等反革命势力，无论何时，都是欲消灭我们的，那更令群众以为暴动总无成功希望的，而发生灰心。

八、中央决议中主观失败原因一段说，白色军队中的兵士很少动摇的现象，这也不尽然。李汉魂军队非常动摇，甚至其中有一个团长，都非常之好。三水护航队的队兵收到我们的传单阅后，说是工农的世界了，由此可见反动军队，的确也发生动摇，不过我们工作仍未普遍和深入罢了。

最后还有几个意见要说的：苏维埃无发布告的确是很大的错误，因为工农分子一定要有一张布告，才使他们比较容易起来。发动群众工作也绝不能说因枪声不停，交通断绝就完全没有办法。暴动发动后，大市街一带，群众鹄立注视我们，这可以表现群众的勇敢，有参加暴动的可能，可惜我们没

有多大注意到。

其次退却问题，我们完全没有经过精密的讨论，定出很好的计划，只由几个负责同志谈话式决定就算了，这的确是很大的错误。

再，这次暴动发动后，群众和同志只注意枪，完全没有注意到群众方面，（说是）用的是军事投机的方法是很对的。政治纪律不能取消，文字可以修改。因为这样处分负责同志，影响很好。香港同志还认为这样处分太轻了。

总括说，中央决议和省委决议都有缺点，如果中央决议不修改，会使同志莫名其妙，结果以为无胜利的希望，尤其是广东更加发生坏的影响。照此宣传同志只可希望帝国主义军阀等反动势力快点死，希望我们的武装日益多，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

代英：我的意见好多与吴毅同志相同。还有几个意思要说的，省委决议中的确有受愤激的影响，尤其是改造党是在各同志热烈批评中才坚决决定的。对于讨论暴动意义并不是不积极，不过重心不在这里。会议精神，完全偏重在指出领导机关的错误，和批评负责同志那方面去了。中央决议暴动意

义说得多，事实材料少。省委决议积极的意义说得很少，但事实多。各有各的缺点。至失败原因，我的意思以为没有一个全盘的精密计划是一个重大的原因，当时大家都无一个很明确的观察，暴动后应该怎样进行，政权应怎样维持，大家都有莫名其妙之概。我们以这些意思问太雷同志，他也没有很好的答复，只以为先干一干再说。因为这个原故，所以当时只有分配教导团怎样去解决反动武装的计划，发动群众还没有充分注意，群众大会到会者很少。到了第二天更加糟，大家都是糊里糊涂去工作，完全没有系统的工作计划。暴动一起没有注意到党，因此一切工作都失却主脑。我当时曾询问太雷同志，C.Y.工作应如何做，他答谓这时候还问什么C.Y.不C.Y.。这也可见当时因为暴动后军事工作之紧张，又无很好的计划，以致什么都做不好。

宣言命令已印出，大概是因为分派方法不好以致传达不普遍，宣布国民党死刑的命令已拟就，因当晚付印时因电灯熄灭，以致不能印出。

退却问题，当时的确有许多客观的困难，因为一开首什么都做得不好，当然影响到退却的计划。政治纪律是需要的，有些地方可以修改，整个取消

则不太好。省委会议中，大家都没有以为广州暴动是机会主义观念。

荣臻：我的意思大概与代英同志相同。

中央决议比省委决议的确要好些。

当讨论暴动日期时，国际代表提出发动时期在白天还是在晚上呢？这个问题经过大家的讨论，以为如果在白天，那就一定由号召总罢工起，继而与保卫队警察发生冲突，然后爆发武装大暴动。同时有一个意见，要在晚上，象黄祺翔解决黄绍雄的方法，比较容易解决敌人。当时大家认为如果白天来，群众力量不够，很成问题，所以决定在晚上。决定那天晚上暴动时，我还以为太早一点。太雷说，现在不必再说了，我再无甚异议。事前，各方面都未预备周到，当时大家的意见都以为把敌人一消灭之后，群众便可马上起来，因此发动后，只有军事行动，一切工作都停下来。参加暴动的同志，都认为没有更好的方法，因为全部力量不能不应付军事去了，同时交通断绝，所以客观上颇为困难施行好的计划。

宝同：省委会议当中我觉得同志对于广州暴动问题都比较动摇，并无把各方面情形与经过很详细

的考虑和研究，大概是因一时的愤激，而把暴动意义几乎完全没有谈及，当时愈讨论愈偏，如果中央没有决议案及来信指示，那末将来的结论一定说广州暴动完全是军事投机。看几日会议情形，便可证明。第一日情形，各同志都软弱下去，当时立三同志比较坚决一点，批评广州暴动，但经过黄平、吴毅两同志之辩驳，各同志并无特别意见，立三同志也软弱下去。善鸣同志最后说了一篇很滑头的话，当晚起草委员会开会时，黄平同志否认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差不多讲人情一样，才下一个决议说此次暴动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第二日情形，开首沈青、强亚、登贤、黄湘四同志一个严重提议，会议情形完全变更，大家都比较热烈起来，子芬同志说：“我今天比较有勇气来说话了。”由此可见这个提议遂引起同志热烈的批评，一致否认第一次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决议。立三同志说这个决议是机会主义的决议，真是要不得，于是重新选出起草委员。是日尚未彻底，对政治纪律尚动摇不坚决，批评负责同志仍存一些客气。到了第三日情形又加进一步了，遂一致通过第二次起草的决议案。省委会议经过，最好的成绩便是工人同志能充分发表意见，这

的确是很好的现象。至会议经过之所以忽略意义的讨论的原故，是因为大家都以为广州暴动的意义总是伟大的，因为只以为“伟大”，便没有下详细的考虑与研究，而忽略这个问题，会议中批评当时无充分发动群众，大家都承认，说此次暴动是军事投机，当时并无严重的肯定。由几日会议情形可以看出对广州暴动问题，大家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会议后，常委对扩大广州暴动宣传，并无多大注意。

中央决议详细说明广州暴动意义，是很对的。但主观上原因说得太少，且举出各种事实很多不符合，如果这样宣传，群众一定会因为我〔们〕说的事实是假的，而引起他们对暴动意义也以为是枉然的。所以为宣传起见，应把内中十分不符合的事实，修改过来。

至未充分发动群众，实为此次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否认。当最后决定要不要暴动的时候，因为总同盟罢工，已不可能，但暴动又不宜取消，遂决定以军事为主力。固然以军事为发动主力是对的，但此时并没有详细计划，加紧群众工作，实在是个缺点。而且我们如果根本说不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而是因为客观一切的困难，就是客观上困难

群众不能起来的，那末群众既不能起来，则暴动是不应该的了。然事实上，是我们主观用的力量不够，不是群众不能起来，也不是暴动不应该。这点应该肯定的弄清楚，不然会摇动了暴动的本身。

政治纪律的处分不能完全取消，程度可以加减。

善鸣：我看了中央来信后，受了很多影响，觉得省委决议与中央会〔决〕议的根本精神不同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中央决议对政治分析、暴动意义、将来策略，各方面都说得很详细，可以说根本精神是很对的。广东同志，对广州暴动全盘意义无一个明确的认识，当会议时，的确有点因为各同志愤激底下所影响，大家都偏重于批评方面去了，对于讨论意义，大家有意见都不敢发表了。中央指出这一点，我们应完全接受。至于中央决议中，有些事实不符问题，十分不符的当然要修改，但细微处不必吹毛求疵。

关于发动群众问题，起初指导机关不能说完全无注意到，暴动时参加的二万群众便可证明，不过发动后，不免有许多疏忽注意的错误。至无发出布告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以为有布告群众便可

起来，无布告便少起来。其次，暴动期中，要徒手群众跟着武装群众一同参加作战，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军事投机一层，省委已去信中央更正，中央亦无甚意见。

退却计划弄得这样糟，这是因为组织不好的影响，不能完全说是指导机关负责人怕死、动摇、畏惧、欺骗群众。

杀反革命派杀得太少，的确是很大的错误，群众到现在还不满意我们对这件事的忽视。

政治纪律可与决〔议〕分开来，不可合并一块说。

登贤：省委会议中，大家只以为广州暴动意义总是非常伟大的，因此没有详细考虑这个问题，于是所通过的决议，当然忽略了意义的详细说明。中央决议对广州暴动意义一方面认为非常重要，所以说明很透彻，证明广州暴动的确很伟大的。这是中央根本精神正确的地方。至此次暴动无充分发动广大群众，这是大家都承认的。

退却问题，中央认为有许多客观事实的困难，不能很周到的决定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指导机关

无计划，的确是很大的错误。

政治纪律可以加以改正，但不能取消，因为无充分发动群众，用着军事投机的方法，当然是政治的错误，要受纪律的处分。

C.Y.代表炳辉：报告C.Y.省委对广州暴动问题的意见（附录原文）。

“C.Y.省委关于广州暴动问题的意见”（读了大学中央对广州暴动意义与教训议决案大纲及大学广东省委对广州暴动决议案以后）：

1.中央决议案对广州暴动前后政治意义的估量，大体非常正确。如指出苏维埃政权失败的客观原因方面，广州暴动的政治结果及其历史意义，广州暴动的国际政治意义，中国革命前途，中国共产党任务诸段，都说得十分深切明显。有些地方确是补充广东省委决议案之所不及。中央致广东省委信更肯定的指明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说“……广州苏维埃是在帝国主义豪绅买办民团联合进攻下颠覆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正确的，无论党内党外群众，都应当有这样积极的政治认识。并且只有在这样的认识中，才能继续鼓起他们阶级的仇恨，对准着阶级的敌人。但是只有这个说法，亦嫌不够，应

该接着补充说明：“自然无产阶级主观的组织的力量幼弱，指导机关未注意充分发动群众，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不然把一切失败责任都诿之于客观环境，亦是不对。因为帝国主义等永远是要向我们联合进攻的，我们若是完全不承认，或者只很模糊的承认一点主观错误，那便只有失败，永远得不着主观方面的教训。中央决议案中很明显的有这些缺点：如暴动计划中没有立刻号召广大群众起来的详细办法，没有大杀反动派，市郊的党没有立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干土地革命，杀豪绅地主，只将枪支集中，进城参加军事作战，最高指导机关，没有工人同志，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中，没有一个纯粹的广州工人领袖。退却毫无计划，完全是溃散，以致牺牲了下级干部和群众如是之多等等，这些都很少说明。此外如印传单命令七百万份，小资产阶级都公开来赞助苏维埃政府等，都非事实。法令公布的数量太差，并未普遍的达到群众。有些还是全未执行的计划，却写在决议案上，没有说明，这样根据不确的夸大表现，在客观便会掩护我们的过失。

2. 广东决议案主要缺点，确是没有肯定的说出广州暴动正确的政治意义，虽然一二段对暴动意

义及影响，大概有所说明。但后面又说变群众暴动为军事投机，便把其意义及影响一笔抹杀。在第四段失败原因与教训当中，把主要失败原因，放在指导机关身上。对客观原因估量太少，这样确实使群众政治模糊，偏重检举指导机关错误，忘记揭穿统治阶级的罪恶和继续鼓起阶级斗争勇气。第十二期《红旗》上面大部分文字和省委全体会议后第一、二号通告，便代表了这种倾向。但是广东决议案对于主观方面的错误，确是比较指出得深切。关于政治纪律的决议，确是代表当时一般群众的要求，无论这些要求尚包含有若干失败时的偏激感情。

3. 我们的结论是：

A. 接受中央决议案的重要精神及对暴动失败客观的指示，但应补充说明主观上的缺点与错误，并且纠正许多夸大失实的地方。

B. 广东决议案应修正，特别要重新指出，发动广州暴动政治路线的正确，绝对不是军事投机，或半军事投机，暴动失败的客观理由，暴动失败后党的任务以及全省武装暴动的远大前途。

C. 政治纪律决议，仍可保存（处罚程度可有若干修正），因为：

1. 确是有些指导者犯了许多政治错误。即说这种错误，是组织方面的，但是这个组织错误，该有重大政治影响，还可以算是政治纪律。2. 这些纪律决议，确是群众要求。而且事实上对于目前工作有些好的影响。3. 只要着重声明了积极政治意义和失败原因的客观方面，自然会稳定群众的政治认识。同时提出政治纪律，不会有专怪指导机关的先锋倾向。

D. 在政治纪律中，反对继续检举的办法，因为这样的办法与工作，没有积极的好处。（完了）

香港代表永炽：广州暴动时，省委注意到暴动本身的筹划，而无考虑到各地的工作。广州暴动起来后，香港市委都不能马上得到正确消息及至报纸详细登载后，才晓得。当时香港市委曾决定全港工人开大会拥护广州暴动胜利，省委并无详细计划给市委，大会分两处，一在九龙，一在跑马地，日期定十三日，到那天广州暴动失败的消息已传到，所以市委也就决定停止开会，那天群众已有陆续到会场，警察看见也不敢如何举动。

其次关于政治纪律问题，政治纪律自决定后，

影响非常之好，使一般同志提高了勇气，各地同志以为我党同志随时有错误的表现，如机会主义、军事投机等，如果犯错误者，单是处罚他去留学到莫斯科，这样处分，一般同志非常不满意，这次处分，能革除重要职务，使一般同志满意很多。但香港同志还以为太轻，因为群众在失败之下愤激异常，记得当时有人听得太雷同志已死，他很愤怒的答谓“该死”，由此可见群众之愤激情形之一般了。所以这次处分负重要责任的同志使一般同志非常开心，我的意见以为不能取消，且文字上都不必修改。

海等：对于这个问题每个同志都应该批评。

这次暴动当然不能说是军事投机，参加群众固不必说，即教导团警卫团亦可算是群众——兵士群众，因为他们参加暴动并不完全由高级军官的领导，而的确士兵群众都有觉悟的。

各地农暴的确无发动起来，番禺、南海、中山、顺德、佛山等处，都无发动暴动，只近郊有一些参加暴动，这的确是失败原因之一。

政治纪律应该保留，然同志错误的性质虽属于组织方面，但影响于政治。同时在政治纪律中反对

继续检举。

黄谦：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是事实。

专门注意军事的布置，而忽略发动广大群众，这个方法当然是军事投机的方法。

政治纪律不能推翻，可以修改。

对中央决议与省委决议的意见：中央决议的确是说得很透彻，但事实很多不符。省委决议是根据事实做出来的，不过缺少意义的透彻说明。省委意见（决议）应加入些中央决议上去，同时省委决议不能完全取消。

立三：和各同志意见相同不说。

省委决议精神的确有所偏，就是伟大的意义差不多完全抹杀了，宝同志说愈走愈偏，这的确实在的情形，特别忽略意义的说明，只注意主观的错误和指导机关的批评。中央来信指示已太晚了，这的确是很大的错误。

中央决议说暴动前的准备非常之好，这是实在的情形不能否认的，暴动前各种斗争之热烈，革命潮流之汹涌，这的确是指导机关的功绩。

还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十一〔十二〕月十一日的爆发是不是正确的。关于这个问题，大家

都无确切肯定，假使我们不肯定这一点，对于以后工作一定很不好的。我的意思以为中国革命的情形和西欧各国不太相同，因为中国产业工人很少，工人中多半是落后的手工业工人。在产业发达国内经过阶级斗争达于最高点，始发动暴动比较可能。在中国情形一定要经过这样的过程是比较困难的，固然不是完全不要经过斗争最烈〔剧〕烈，而罢工而暴动，能够这样做，当然是很好的，不过在中国城市中的形势或者是不必经过这样，可以先发动暴动，然后群众才跟着起来。这次在广州虽然阶级斗争未达于最高点，但群众斗争是很多的而且不断的起来，加以全国情形非常之好，军阀政权加速的动摇，根据这两点，以军队做发动主力这并不是错误，中央决议中说的我们完全接受。

其次，省委决议的确有很大的缺点：第一，把广州暴动的意义只说一个笼统的观念，而没有透彻的说明；第二，创造暴动布置暴动种种事实，没有说出来；第三，只偏于注意主观上的原因。偏重是不应该的，但指出是很对的，如果主观失败原因不指出，只说客观上因帝国主义军阀等反革命势力的联合压迫而致失败以此当作教训，那末反革命势力

的压迫是必然的事实，无时无地不是这样的，会使我们得到将来的教训。教训最主要的应在主观上着想，巴黎公社失败，我们所指出的错误多是主观上的教训。

关于发动群众的问题，这是不同意的一点。刚才中夏同志报告中说暴动中只有勇敢先进分子跑到街上参加，徒手群众很困难一齐起来，这种观念，我们应该纠正过来的。我上面说过，中国暴动有些特别情形，开首就要广大群众起来暴动比较困难，但不是长久不能起来，假使我们能够注意经常的斗争，那末暴动发动后，群众当然可以广大跟着起来，这次广州暴动后工人群众领枪者很多，这可见徒手群众要参加武装暴动是非常迫切的，但是为什么此次广州暴动广大群众仍未充分起来呢？这并不是如中夏同志说的原因，的确是因为当时指导机关无充分发动群众。因此我们的结论应该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如果不说及这个结论，而只说反革命势力的压迫，而至失败，这样一定会使群众莫名其妙。因此一定会引到消极方面去。

这次广州暴动用的是军事投机的方法，我始终是坚持的，至于说完全是军事投机，那常委各同志

并没有这个观念。所谓方法是根据指导机关的观念和所做的事实而说的，如果说当时指导机关完全无注意到群众也是说不上去，不过不充分发动群众是事实，不充分发动群众就是不大信任群众的力量，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当然是军事投机的方法，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退却问题，我们严重批评负责同志的错误，有些同志说这样会被反动派来做攻击我们的口实，而使群众受不好的影响，但我们要晓得，我们就不说出，事实也是无法蒙蔽群众的，群众仍是不满意，我们说出到〔倒〕表现共产党的不隐自己的错误，而取得群众的信仰。

最后我以为广州暴动问题，再不必耽搁很久的时间讨论，因为目前广东革命形势异常紧张，我们不能用很多时间花在这里讨论，加紧工作，才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广州暴动能使同志明瞭根本意义便满足了。

吴毅：广州暴动问题不必多讨论，我很赞同，因为现在工作很紧张，不能抽出很长时间来讨论。

这次广州暴动说用的是军事投机的方法，不如可说是仍有些军事投机的余毒。城市暴动我们不能

忽视军事行动，当时军事计划不算是军事投机，分配军事计划是应当的，估量军事投机方法并不是根据军事步骤，如较天平一样来评定，不过当时主观上的确对群众不太信任，这个缺点是对的。

退却是十二晚决定的，敌人十三日下午才来，有这样长久的时间，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计划，的确一种错误。

中夏：今天的讨论当中，各同志所发表的意见，大体上没有反对中央根本的精神，情形还好。

我党自“八·七”会议后——特别是叶、贺失败以后，差不多发现两种错误，一种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一种是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军事投机包括在内，组织上机会主义是知识分子充满指导机关，这两种错误是我党同志目前最注意的问题。这次广州暴动发生，各同志也就注意找这个错误，这回省委决议与中央十三号通告批评叶、贺失败的决议一样，不明瞭叶、贺失败后我党要根本打破从前依赖军队的观念，来靠军事而革命的心理。省委对广州暴动决议也就无形中受了叶、贺决议之影响，还有比叶、贺决议更利害些，因为把政治纪律都一并附下去（叶、贺决议政治纪律无

附下，至中央扩大会议才决定），《省委通讯》中登载的“省委对广州暴动决议”共五页，说明意义与影响的二段还不够两页，批评指导机关的错误占了三页，这就可见一般。因为过去党的毛病多极了，于是省委也就把一切错误与广州暴动弄成一块，更把改造党混在一起，因此遂把广州暴动的伟大意义抹杀下去，关于这层各同志都表示承认，翻看省委决议更加明了，叙述“失败原因”一段，劈头一节说“此次暴动最高的指导机关完全是知识分子，表现极缺乏能力，到了紧张的时候，便慌乱、恐怖、动摇起来……①”，先把罪状弄好了，于是一切原因都归咎于指导机关的错误。刚才立三同志所说的巴黎公社失败主观的原因是对的，列宁也曾批评过莫斯科暴动所得的教训：第一，党不能领导群众，反在群众后面；第二，忽略夺取反革命军队，不懂得新的技术——游击战争（当时俄国的游击战争是城市的，和现在中国乡村中的游击战争不同）。不过这次省委的决议完全偏于主观方面去了，而且认为非常严重，差不多说这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把戏，失

①原文如此，下同。

败原因中一点客观原因都没有讲到。同时在各同志讨论中差不多都认为中央决议忽视主观上的错误，连立三同志也是这样。我实在不懂解，中央决议中明明白白说出六点主观上的原因，如军事上没有很好的计划，反革命军队中的工作做得不好，反动工会群众工作亦做得不好，农民运动很弱，中央银行钱财无取出，退却计划不好等等，这不是证明不是完全不说主观原因吗？硬说中央决议只说客观未说主观，以自圆其说，真是奇怪！

其次，关于发动群众问题，如果照省委决议中“失败原因与教训”一段第二节内说“……自然使群众还不能了解此次暴动的意义，而且不知道要竭尽全力来拥护暴动的胜利，这是教训我们，必便是斗争已经扩大，群众的革命情绪已经涨到沸点，从群众的热烈的要求中发动暴动，方能保持胜利”。如果照这样说法，那末这次广州暴动便犯了过早的毛病，我相信没有一个同志敢说这次暴动不应该发动的。中央来信有些是解释暴动原则，有一部分是说明客观上困难情形，如省港罢工被解散后，我们工作受一极大的打击，广州工人多数系手工业工人行会习惯很深，工会领袖参加赤卫队工作等等，这些

客观困难使发动群众成为大的问题。再，省委决议中批评没收财产无执行，那更是奇怪，得政权不满四十八小时，无时不在军事时期中，怎应有这样快做得到呢？说到军事投机问题，照省委决议中“失败原因”之第二节说来，那末这样便完全忽视军事行动在暴动中之紧要，无群众的军事行动当然是军事投机，但群众的军事行动是必要的，绝对不能反对的。这次暴动参加者有二万人，这不能说不是群众，或者可说太少了一些。但我们要晓得群众不是突然会起来的，我们当必记得省港罢工初起时，群众寥寥无几，罢工实现后逐日增加，遂扩大到十余万人的大罢工。此次暴动不及三日就有二万群众在那里，这不能一概抹杀的。

又省委决议中关于指导机关所犯〔错误〕的一段内第十节，如果真是这样严重，那末这种处分就不止此，应该着即枪毙。至说到牺牲如此之大，是不是只关于通知周到不周到这样简单的原因呢？当然不是的。

总括指导机关关于政治方面并无错误，所犯错误或可说是组织上的或技术上的。所以中央的意见主张取消政治纪律、改为普通的纪律，并且主张根

本取消省委决议。

立三：中夏同志报告后，使我们得不到什么观念，究竟失败原因在哪里？发动群众是不是重要的问题？我们都不明了。在这次暴动中的确是没有发动群众的计划，中心问题只在军事的计划。如果照中央来信中说客观上许多困难情形，那末证明群众无法起来，因此简直就是取消了暴动的意义，又说到做了许多发动群众的工作，群众尚没有广大的起来，那末暴动更不应该。我们始终要彻底认识的就是这次暴动无充分发动广大群众。如果只说帝国主义军阀等反革命势力的压迫，那一定是会使群众莫明其妙（前次已说过了）。其次中央决议中主观错误六点，只第一（没有好的军事计划）与第六（退却没有充分的规划）是当时的错误，其余四条都是以前工作做得不好。

最后，当时群众没有充分起来，的确是伟大的教训，参加的二万群众不过就所有配红带的计算（有些人，因利便通过，也不能不配起红带的），即说充其量有二万人也不够与反革命势力〔对〕抗。当时群众还能不能再发动多些呢？当然可以的，就工代会底下的群众已有七万人，其他反动工会的群

众都可受影响，在白色恐怖很严重之时参加示威的群众都有二万以至五万人，何况在革命的苏维埃政府之下呢，这很明显的证明当时群众可以广大发动起来，可惜我们主观上缺少注意到。

代英：这次暴动关于发动广大群众的确未充分注意到，“五·卅”运动时起初群众是很少的，因为当时比较注意到这个问题，传单却印出二百万份不数日竟实现三、四十万工人的大罢工，以及学生罢课甚至商人罢市等等，由此可以证明群众总是可以起来的，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因此无充分发动群众应该加上失败的原因上去，不然的确会使一般同志及群众莫明其妙。

登贤：当时大家都存一个心理，以为暴动发动后，群众自然可以自动起来，因此有意无意中遂忽略了发动群众的工作。

强亚：如果不加进“无充分发动群众”，那末就使一般群众到底因何失败的？

李源：中央决议主观上的错误，多数系以前的工作不好，找不住当时实际的错误，无充分发动群众的确是当时主要原因。

省委决议当然没有中央决议这样透彻，但根本

取消是不好的，我的意见以为把省委决议修改，修改！中央决议事实不充分的应加上去。

登贤：关于无充分发动群众的问题，可说是我们方法不够，因为我们多半是缺乏经验的。

吴毅：当时估量群众数量的确没有多大把握。各地农民暴动计划特别是四郊的是有注意到，各县暴动问题当时已写信至香港转告诉各地。

关于发动群众问题，当时的确那个人可以想出详细计划①大家都无甚办法，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党没有弄好，于是影响其他一切。至说到以前工作做不大妥就不应暴动，这是笑话。当然不能等待什么都布置得周周到到一点都无缺陷才来暴动的。过去事实当然很多不好的，如党的问题、职工运动问题等等，但我们绝不能因有些缺点，便不发动暴动。

中夏：发动群众注意不够，也许可以要求中央加上去，但不能武断说指导机关是军事投机的方法。事实太不符合的当然可以修改，省委决议应取消，政治纪律另外决定，省委并应承认宣传太不够是极大错误，今天讨论的原则应该如此。

①原文如此，似有漏字。

黄钊：照中夏同志说的这样决定是不是会使下层同志发生反感呢？这是要考虑的。

吴毅：改造党当然仍应积极加紧，不能因广州暴动决议的取消便连同受影响而忽略。

立三：我现在提出具体的办法如下：

第一，省委发一个通告，内容说明中央决议如何好，省委决议如何偏，广州暴动意义忽略详细说明，我们应适用中央决议不适用省委决议，应立即根据中央根本精神宣传下去。但改造党仍是要积极做去。

第二，中央决议中事实的确有些不符，应把中央决议马上发下去，不过要声明事实有些不符的。

第三，依中央根本精神做一个“广州暴动的经过”报告给中央。

第四，根据今天会议的情形及讨论结果报告中央，请求中央修改，修改主要的如下：

1.事实不符的；2.没有充分发动群众；3.过去农民运动工作没有做好，及无充分注意尤其是中路；4.退却问题应说明显些，指出没有充分计划，及报告政治纪律不能取消，因为如果取消了，会发生不好的影响。

中夏：可照立三同志提出的意见通过，最要紧的是指出适用中央决议不适用省委决议。

最后结果：无异议通过。“广州暴动经过”由吴毅、代英两同志起草。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信

——关于党务工作*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①

中央：

中央调去×同志返×省委平×异×惟最近几日来××××××××流汹涌。东江则×××已有占领之消息。北江则仁化的运动日益扩大。陆丰则已占据回×××。据报载工人已抗罢工(确否待证)。中路之开平，素无党的组织×××红旗成立苏维埃政府。自此各方面工作即非常紧张，常委需要更多之指导人才，因此决定留立三同志在粤工作，将或派赴海陆丰巡视，本拟即日启程，因中央对海陆丰之决议尚未寄来，省委亦有许多问题要向中央详告，同时又因立三同志要求回中央×地。因此决定准其成行，时间只限一星期内，务恳中央与

①年代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去×谈话及讨论广东问题完毕后，即命其归来。是
×××。

广东省委
二月十日晚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汕头等处机关被破获情形*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四日)①

第一张

中央：

兹将最近机关破获情形，略××××告：

1. 汕头：现据汕头海员同志周发为来报告，汕头市委最近各机关被破获者凡六个，海员支部也被破获，捉去同志二十六人，中有陈振韬一人××××其余尚未查出来。××××过去负责同志恐慌过度，竟急不暇择，遂放在济难会。此事海员负责同志自然要负责任。尤其是海员同志在各船之姓名、职业、住址均有登记，敌人不难按图而××，这根本给全国海员运动以一大打击。省委对此有下列决议：

①年代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街道于十二晚七时被破获，捕去七个济难会负责同志，登觉同志亦被捕去，幸已放出。在此机关搜出《省委通讯》、《红旗》等刊物，特别损失最大的是×海员支部一切文件放在此处，本来海支另有机关，但因该机关市委书记闻已逃脱，但未证实。二十六人闻要枪决，其他同志已纷纷逃散，汕头工作最近才×××××恢复，今又受此损失，影响甚大，至详细情形尚未知道。

2. 省济难会机关（即从前海支地址，波斯×××××）。

第二张

（一）在总统及皇后船之同志，暂不离，因为一离，基础完全没有×××××。

（二）省港船同志，暂不能不离×××××。

（三）设法运动把那些文件弄出来。

（四）迅即另行建立新的机关×××××。

海支昨日亦已开会讨论×××××。

中央接此信后×××××回港×××××不可回汕头海支去。

广东省委

梁希陶关于广东 目前暴动情形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二月)①

这回暴动的目的，是推翻似是而非的妥协派之根据地，初非欲达暴动稳固胜利之主旨，领导者既不能规定时间做去，又不能亲到临时指挥，致令当时做得甚无纪律，把大会决定应行之策略不能实行。谁都晓得，这回所得的结果，不能抵偿这回的牺牲，那是应该归咎于当局的。

这回的结果，除了教导团警卫团特务营和大批工人得联络和杀却几个反动派，烧了几处房屋之外，简直是没有得着什么！其中所得更需要的就是枪械，据对方调查失了四十余万，即作成包来算至少亦有十万枝，至于子弹，得了确实不少。

现在海陆丰为红军集中点，实力据最近由该地

①年、月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来人报告云，有枪能战的——叶指挥旧部原有二千余人，新势力教导团有千余人，赤卫团有数百，警卫有七百多，特务营有二百余人，另××德统属二千余人。在海陆丰农军正在日夜从事训练，总计能战者约万人，如此算来总数在东江方面者至少有二万三千至五千实力，范石生变一团人，薛岳亦变一团，人数多少未详。

粮食：海陆丰本是鱼米之乡，舶来品闻说甚贵，火柴至少亦须六铜片才能买。至于粮食现禁止出口，既囤足有三、四年的粮食云。

制弹厂有两付机器，每机每日只能出五十余粒弹子，现在用麻绳掘深坑是省弹子的一种方法——杀反动派。

东江各县，近已相继暴动，即吾梅来说前月已把苏维埃的布告出贴横直十里，有一回捉着百几十个反动派，用铁线穿掌一人引之而行，豪绅阶级皆纷纷远行。

昨晚讯，潮安已为红军占领（距海陆丰甚近），另又派二师人到五华屠杀新农会——反动的，现在一出潮安，一出兴宁、五华，将来潮汕各处一经响应得汕潮如反掌。

西、北江有黄绍雄残部，已派大批同志往联络乘时而动，近梧州各县近已有暴动，如英德就是。

广州还潜伏着非常多同志，自各工会被解散后，声势益炽，近又有李福林的军队被李部缴械，内部常多不服，将来亦可声应。

中央纸币，仅用值一角至二角，省市倒了七十余间金银兑换店，致现在经济发生意外的恐慌。

梁希陶报告

宝英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省委机关被破获情形及组织
临时常委事·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①

中央：

二十日晚上七时常委在——②地下开会，夏、强、登、谦均出席。讨论至琼崖问题，宝同即持信去交通局着人抄写，遇谷良，他说：“有侦探在你们开会的左右，躲在电灯柱下”。宝即与一女同志携有北江报告回去，欲速结束会议。不意行至——已有侦探十数人，蜂拥至门首。宝不能入，即着该女同志回交通局，距——正近找人去通知，但事已无及，夏等四人早已被拉去，文件有致海陆丰、三水、罗定等函，及会议记录、三水来函、广宁暴动计划等，另黄谦身上有千余元港纸，系持往找换

①年代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②原文如此，下同。

的。黄、臻适出外，故未被捕。此事已无挽救，得被获原因，尚未查悉，或者是屋负责人而探得者。

今晨宝去毛兄处谈，彼意将在港之省委委员英、宝、毅、殷四人组织一临时常委（后因殷不便在港，故欲派往海丰）主持目前工作，一俟中央派有人来，即行停止。至善鸣等他不赞成即刻调返，因各路工作亦极重要也。现常委办公机关正在建设中，各项问题讨论后再行专人带报告上。目前此间只有一百元无法筹措，而济难会及各方均非×①不行。因此希望中央：

1. 即派人来主持一切！

2. 带三千元以上的款来！何款宝不知手续一时拿不到。如派人来请先住旅馆，另函中环士丹利街宝安商会找到伯东转李更新（即省委通讯处），以便派人接洽，因交通局恐亦有动摇也。

宝英②

①原文此字不清，似为“钱”字。

②宝英，疑为沈宝同、恽代英。

中共广东省委致家声信

——关于注意接待南洋出席全国党
代表大会代表问题•

(一九二八年三月七日)①

家声兄：

南洋派出全国全党代表大会代表二人，一为陈碧海，一为陈兴国，二人已于三月五日搭轮赴沪，请兄派人到上海法大马路左安街皖江旅社王兆龙兄转梅仙收便可找得他。陈兴国是工人同志，陈碧海此人应注意他，他以前为孙会分子经广东C.Y.开除团籍，现南洋又重新介绍加入的，请留注〔意〕他。

广东省委

①年代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月、日是戳记上的。

《青年工人歌》等六首革命歌曲

(一九二八年三月)①

青年工人歌 (苏武牧羊)

5 1 | 2 5 4 2 1 — | $\dot{1}$ $\dot{2}$ $\dot{1}$ 6 5 — | 4 2 4 5 6 5 — |
青工 身体 未长 成, 工钱 只三 角, 做工 十二点 钟
 $\dot{1}$ 6 5 4 6 5 | 2 5 4 2 1 — | 2 2 2 6 5 — |
做夜 工、礼 拜 工、一 刻 不 许 停, 要 手 钱 没 有
2 1 1 5 6 1 — | 5 5 6 $\dot{1}$ 3 — | 5 3 2 3 5 1 — |
读 书 又 不 能 够, 打 骂 又 罚 工, 开 除 随 他 们 便,
1 2 4 4 2 4 2 1 | 6 1 2 4 1 — | $\dot{1}$ $\dot{2}$ $\dot{1}$ 6 5 — |
集 会 结 社 言 论 罢 工 自 由 都 剥 禁。 青 年 工 友 们:
4 2 4 6 5 — | $\dot{1}$ 6 5 4 6 5 | 2 5 4 2 1 — |
大 家 要 记 清, 资 本 家 不 做 工, 专 门 剥 削 人。
2 2 2 6 5 — | 2 1 6 5 6 1 — | 5 5 6 1 1 — |
我 们 当 牛 马, 做 出 来 养 他 们。 兄 弟 姐 妹 们!
5 3 2 3 5 1 — | 1 2 4 4 2 4 2 1 | 6 1 2 4 1 — |
我 们 要 翻 身! 大 家 齐 心 打 倒 他 们, 世 界 归 工 人!

①年、月是原谱戳记上填写的。

C 工人歌 2/4

| | | | | | | | | | | | |
|-----|-----|--|-----|-----|--|-----|-----|--|----|---|--|
| 5 5 | 5 3 | | 5 5 | 1 1 | | 2 1 | 2 7 | | 2 | — | |
| 我们 | 工人， | | 创造 | 世界 | | 人类 | 衣食 | | 住， | | |
| 1 1 | 2 2 | | 6 6 | 5 5 | | 3 3 | 5 3 | | 2 | — | |
| 不做 | 工的 | | 资产 | 阶级， | | 反把 | 我们 | | 欺。 | | |
| 3 5 | 3 5 | | 6 6 | 6 5 | | 3 5 | 3 5 | | 6 | — | |
| 起来！ | 起来！ | | 同心 | 协力， | | 巩固 | 我团 | | 体！ | | |
| 1 1 | 2 2 | | 3 3 | 1 1 | | 6 6 | 2 2 | | 5 | — | |
| 努力 | 奋斗！ | | 最后 | 胜利 | | 定是 | 我们 | | 的！ | | |

工农的世界 (孟姜女调)

正月里来是新春，共产党领导工农兵；
 杀尽豪绅并地主，没收土地给穷人。
 二月里来暖洋洋，共产党打倒国民党；
 个个弟兄都觉悟，杀了官长来投降。
 三月里来是清明，共产党领导工农兵；
 抽筋剥皮冯、李、阎，千刀万剐蒋中正。
 四月里来牛耕田，建设苏维埃政权；
 工农兵士送代表，选出代表做委员。
 五月里来是端阳，工农兵士来商量；

先前委员富人做，如今委员穷人当。
六月里来热难当，农民个个割稻忙；
先前一半交地主，如今统统自收藏。
七月里来是秋凉，学校设立如桅樯；
从前有钱人读书，如今穷人入学堂。
八月里来月团圆，各地医院都立遍；
有病便可进医院，把你医好不用钱。
九月里来是重阳，机器发达产业旺；
通通都用机器做，工农兵士喜洋洋。
十月里来谷上仓，工农兵士齐欢唱；
先前吃了多少苦，如今大家福来享。
十一月里雪花飞，处处工厂都立起；
打算好的才来做，工农兵士衣做齐。
十二月里过年忙，处处都有游戏场；
半日做工半日息，工农世界真舒畅。

土地革命歌

土地天生成，用地来养活；有饭大家吃，
人人都平等。可恨恶地主，把田来私吞；
自己不劳动，牛马我穷人。穷人要不穷，
快快杀豪绅；将田公分配，耕者有田耕。

C 工人歌 4/4

5 5 5 — | 3 5 6 — | 6 $\dot{1}$ 5 — | 3 2 3 5 — |
 来! 来! 来! 同志们, 来斗争, 来为我们
 3 2 1 — | 1 2 1 — | 3 3 5 6 $\dot{1}$ | $\dot{1}$ 6 5 — |
 谋解放, 求生存。要打得万恶资本家,
 5 6 5 — | 3 3 5 6 $\dot{1}$ | $\dot{1}$ 6 5 — | 5 6 5 — |
 勿留剩。那最后光荣的胜利, 属我们。

红头兴, 白头落;
 民党死, 共产活。
 领导工农兵士向前杀,
 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一齐戮。
 帝国主义与军阀, 皮活剥, 吃他肉。
 千宗粟, 黄金屋, 颜如玉, 富者不能乐。
 大工厂, 大企业, 大土地, 工农兵士管得着。
 苏维埃政权穷人握,
 自由平等工农兵士都享福。

海陆丰等地敌我 双方军事情况报告(摘要)^①

(一九二八年四月)^②

敌人军力：敌人（桂系）四面进攻，东路以十三军两团，向卓然一团为主力；北路以黄旭初一团、陈济棠约两团（共约八、九百枪）从紫金、河田等处南下；西路以第五军为主力（约四千人）；南路以中山等三舰截击。

我方情形：

1. 东江方面 汕尾海陆丰等处，均由东委计划预先退出，故并无多大损失。汕尾已两次反攻，敌人海军陆战队，及蔡腾辉部均曾一度被我方击溃，惟均为敌人救出，故汕尾仍在敌人之手。

惠州暴动尚无消息，已派杨石魂前去。

潮汕自负责同志被杀后，并无广大的发展。

①原题为“海陆丰报告摘要”似为中共广东省委文件。

②年、月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2. 北江方面 较东江为困难，情形大略如下：

仁化在安岗乡困守，英德潭洞暴动已失败，曲江西水亦已失败。

3. 西江方面 罗定暴动未发动，琼崖也无新消息。

4. 南路 信宜曾作一次军事投机之暴动；化县正月间×准备暴动，惟同志因闻有军队开来，遂恐慌四散，幸经周颂年同志之巡视与计划，最近有新的的发展；廉江因暴动不成而瓦解；茂名有一区情形甚好。

信宜的暴动（军事投机之暴动）后即困守在一山区里，敌人因为上述之情形，故几百民团与军队均守在山外，不敢进去。

总结全省情形，在一矛盾的局面之下，因在客观上工农群众都要求暴动，而敌人方面亦非常摇动恐慌（情形详下段），但在事实上暴动却仍不能发展，且至缩小，而农民在此要求暴动热度上又表演恐慌动摇，诚形成一矛盾之大观。惟此种现象，完全是由我们主观力量之薄弱与工作方法以及观念错误之所致。

斗争中之趣闻：

在此严重紧张之斗争中，发生极有趣味之事闻，同时亦即表演工农之运动，实深入博得一般反动方面兵士之同情，换言之，此种剧急之。①

①原件到此为止，似缺页。

沈宝同等关于 广东党组织情况的报告^①

(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

宝同关于广东党组织情况的报告

一、党的组织统计：

1. 全省（合广西特委）共有组织的县市委共七十八个，内县委六十五个，市委十三个（广西有五县委一市委），另海支一个。

2. 已有组织报告之县市（无论详简）共七十个（一月份至三月份先后所收到）。

3. 全省党员人数照现在统计（70个县市）共有46459人，内海丰三月份所增加及南路三月份所增加不在内，又尚有八县市数目未填，合计海丰

^①原题为《组织报告（宝同4/Ⅳ28）》。经鉴别原稿是周恩来字迹，可能是他听取宝同等汇报时的记录稿。

三月份所增（有五千人），南路三月份所增（有一千），其他八县市（约一千），当有五万三千四百五十九人以上之数目。

4. 全省党员成份：

农民占75.1%，以海丰为最多；

工人占9.5%，其他0.5%；

知识分子占10%，以海南为多；

兵士占5%（反革命军队中未算）。

5. 全省区委数（现报告的）175区委，支部数（现在有报告）1314支部。

二、党的组织状况：

党之组织好的，城市为省港，外县为琼崖，海陆丰则党与群众相差无多。

东江：海陆丰、普宁、潮阳组织为好，汕头亦进步，市郊亦有组织。

北江：无特别好的，英德较好，清远党极弱，花县尚未恢复，仁化方图恢复，南雄方发展。

南路：组织最坏，改组好多次，第一次改组无结果，如信宜、梅菪虽改组，但巡视员走后即散。其后又派人往改组，如化县举行彻底改组始渐有成绩，茂名亦然，沙田×发展千余同志。信宜虽有四同

志暴动，但无有组织的党员群众。廉江党的发展，虽有党员（农民）八、九百人，但多贫苦小自耕农，地主下之农民少发展。梅菪虽经改组，但党员中有知识分子极腐化，把持党部，嗣经改组始稍好，有党员三十余。

西江：组织最坏，自从有党以来，党的发展即不注意，原农会南路①办事处设在高要，主任即党书记，故不注意党的发展，只学〔单〕纯做斗争而接近土匪，倚靠土匪做暴动，结果暴动失败，党的组织亦随之散失，如三水、德庆等完全失去党的组织，只广宁、高要尚有党，嗣经改组，郁南、封川有党的恢复，高要有百余同志，罗定有六十余，广宁有三百余，四会方开始发展，有二十余人。广宁党的组织原来损失，只因党员消极等待暴动，乃失党的力量。云浮方派人去发展，云已十数人。三水原有油业工人念余人②，但流动的未有组织。

中路：据巡视结果，中路好者为石龙、佛山、东莞等。石龙二十余同志在工厂中尚能活动，有秘密工会组织。佛山在广暴时消失，现有三十余。土

①“南路”疑为“西江”之误。

②即十余人。

布、辗谷等较有作用，市委尚能领导。宝安在第一巡视员走，无结果。其后刘飞刚去做书记，仅有小发展。后又改组亦无工作及计划，最后又派人去，始稍见佳。东莞因省委停止各地津贴后，同志散伙，县委委员亦走散。当时有同志向省委控告县委，言有三百农民武装欲攻县城暴动，县委不管。及省委派巡视员去，初因所接洽者多腐败分子，勉强成立县委。后又找到较好之县委书记方开始工作。顺德县委改组多为表面的，省委初不知。嗣巡视员去始知不可靠，乃从下层改造起。南海党已消失，××四区可找到二十余人，乃指定一区委召集全县代表会，但无结果。中山县九区七十余人外（中多土匪同志无工作），县委同志无法工作于他区，只向同志要钱。现八区方面已因有同志去渐发展，但主持同志太夸张，发展之同志无训练，与农会会员无异。城市则无发展。江门自省委会议后即派人去改组，但迄今尚无成绩。江门、新会合计仅十余同志，仅同德、葵×有两三同志，其他各工会虽有同志，但已与党断绝关系，乡下亦然。番禺县委因介乎广州之间，县委尚无组织，四区支部无报告，一区支部去二分区有百余同志，二区同志十余，与一区合改组区委，农民武

装组织尚好的。此外，恩平、开平虽曾派同志去组织，但无甚工作，同志亦无发展，只一去即主张暴动。恩平三区农会有几十人，党员无发展，以前基础本坏。开平间只有十数同志，但无报告。中路方面大概如是。

海南：同志近两万人，以前报告较有组织，县委各级党部能开会，特委下亦有各委员会。文昌有三千同志，琼山亦三千几，陵水、万宁、乐会亦有数千。西路发展较少。崖县同志亦少，海口有三百余工人仅百余人，力量不如C.Y.，斗争亦少。海南之领导，工人极少，农民与知识分子多，指导机关多为知识〔分子〕与农民，因此无产阶级领导成问题。红军中知识分子亦多，有为兵者，其成份曾占百分之七十，现已大减。知识分子尚多能农民化。

广州：现已恢复一些。河南方面有数支部，机器会方面亦有同志，有区委。河北方面支部组织不健〔全〕太杂乱，各业都有同志，旧时百余，现已发展至三百余，支部五十余。

英德：组织情形不大熟。区委本九个，现已缩小。市委委员兼一区委，区委有兼支部书记人①。

①原文如此。此段内容多数似应属广州市的。

在业工人多，只市委委员为失业的。产业支部比较好，如船厂等。次之为机关支部如先施公司，街市支部如菜场等。街道支部稍差，其开会颇难。区委原发展九区，市委无力兼顾，人力财力均不经济。现改四区委，市委一常务委员兼一区委书记，并有兼重要支部书记者。市委并有一发展计划，甚切实。现重要产业，如造船厂、电车、汽车等均有支部，同志数目无增加，但旧的洗刷甚多，新的增加，质量有进步，数量仍四百多。大多数支部能开会，起作用，街道小机关支部开会困难，收党费能收，并曾发行党的公债票。

广西：发展前为一百多，知识分子现已有淘汰，工农分子增加。现有八百多同志，但发展仅限于平南、桂平，且在此两县又限于二、三区，故工作不能普及，再梧州亦仅八人，交通工人无发展，南宁亦无发展。各支部自动开会者尚少。

此种状况仅就各地政治报告中择出者，组织报告则迄未交来。

三、党的组织问题：

目前党的组织已到一极严重时期。在广东全省说，暴动局面已成，只是党的组织极弱，力量×难

发动暴动。如北江暴动局势紧张时，任省委特委如何指示，下级党部亦无力无法可以号召。及群众自动起来后，党的领导力量亦极弱。虽至海陆丰，党员虽有如此之多，但组织上的领导力亦极弱。例如青坑区在敌人未来时党的指导机关已仓惶避走，××群众无所适从。在暴动期中，有些党部指导机关及党员群众摇动游移者极多，如惠州暴动之迟迟未发，半由指导机关错误，半由党员之摇动退缩。此为组织中之大缺点，其中因不少存在机会主义的分子，但党的整个组织薄弱亦为原因之一。

现时广东党有很多地方尚不能表现其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有些地方，党员尚不及群众勇敢。有些地方党员与群众无别，虽海陆丰亦多如是。

四、党的组织批评：

党的进步处：1. 党的改组如香港、石龙、佛山等处已见成绩。有些地方为形式上的改组，而未深入下级党部，故结果尚不能见成绩。

2. 指导机关多能提拔工农分子，且成份占多数。事实上工农分子同志确能实际参加，并非仅为形式上的。只琼崖指导机关尚多知识分子。香港则除书记外，无一知识分子。

3. 党员数量已达到前次省委会希望超过50,000人。

4. 兵士支部虽限于一路,但已有组织和发展。

5. 省委已进于集体指导,虽中经挫折和破获,但较前确大进步,只是欠缺精密。

党的缺点处: 1. 工人成份减少。

2. 城市支部减少,极不发展。有城市支部,工人同志表现极勇敢,只是各县多放弃城市运动,县委多在乡村。在有同志城市,数目亦极少,如海口、梅菪、江门、佛山、三水、石龙、汕头等均然。其历史来源因由于各县城市工作向未注意,而近则因农暴影响更多趋于乡村,以其工作较城市为易。

3. 发展情形亦很偏颇。在海陆丰、海南已达四万,如茂名沙田一处近千人,余则未发展。其他各县亦多偏重一区,且党的发展重心多趋于地主势力反动势力不甚属害处,地主反动势力严重处则不去发展。如花县发展中,竟有共产村民团村之说,因此反动势力下的群众乃无法发展。仁化情形亦同。

4. 支部作用尚少,能起群众核心作用者更少。

5. 民主化问题在选举方面尚能多数实行,在政策方面则尚未能深入群众中讨论,虽土地革命苏维

埃亦尚未能使党员普遍了解。批评方面，亦多仅只注重个人问题，而尚未注重于政策问题。《红旗》宣传亦未能普遍党员群众，此亦为政策不能使群众了解使群众讨论的阻碍之一。其中虽有讨论之党部，但亦多为形式的。

6. 党与党员的关系尚不密切，有许多党员与党只是经济关系，但非党员交党费，而是向党要救济费，除此乃不找党了。此虽为少数，但亦是妨碍党的进展。

7. 兵士支部之发展亦多为自然的，非很多有组织有计划之发展。

8. 全部党的发展，少有计划的，少有方法的，故多纯□自然及号召而来，尤其是乡村中。

9. 秘密工作尚差，上之为省委，次之为广州、汕头市委全部破获。海支因济难会故全部名册泄漏。有的同志表示个人勇敢反对秘密工作，有的只知个人秘密躲藏不见。如花县一破获全部文件，都泄露于文件。

10. 纪律问题。政治纪律虽有一次执行，但已改过，但组织纪律太疏忽，省委至今未曾开除过人。

11. 省委与各级党部关系稍畸形，有很多地方

照顾不周，许多小的地方得不到省委指导。

五、群众组织：

1. 秘密工会问题，现时尚少人注意。
2. 赤卫队问题亦未能广大发展。
3. 红军的组织编制，亦始终未建立。
4. 小资产阶级的下层组织无人注意。
5. 苏维埃与党的关系如海陆丰极混合。
6. 农会组织亦无普遍规定。

六、待讨论之问题：

1. 工人发展问题。
2. 乡村支部与城市支部问题（特别街道支部问题）。
3. 党的发展趋向。
4. 民主化问题。
5. 兵士支部发展问题。
6. 党、团关系问题。

各县代表补充的报告

一、海南：

工农化问题，提拔工农分子在指导机关多成形式的。

海南党的发展起首原多知识分子，但目前已趋向工农之发展。只是提拔工农分子不能尽以知识分子与否为衡，因其来源甚杂，有许多农民曾进过学校，而其后又往南洋作工，故很难指其为工人或农民或知识分子，目前所应注意者乃为如何无产阶级化问题。工人成份实太少了，敌人士兵工作亦少。党的发展亦多畸形的，许多乡村党指为白色的。

二、英德：

党的组织在北江应特别注重铁路，现时同志太少。设使铁路工作不发达，北江工作将不易发展领导。

三、海员支部（立三）：

现时海支直归省委。海支中失业同志在港者还甚多。现时只二十多条船有同志，而支部亦未普遍设立。在船上之支部亦只限于罢工工人支部，未罢工工人支部党无发展，海支指挥海总仅注意于无同志船之个人谈话，而有同志竟未告以发展工作，致破获后由四十多减至二十多，关系于广东之省港，港梧等船竟完全无工作，尤堪注意。

四、广西：

党的纪律疏忽。党的讨论少，政策不能下于群

众，党的教育工作少，工农同志文化程度不能提高，下级干部亟须多训练多增加。下级党部工作方法少。

五、中路：

乡村支部开会如无人参加则成效，竟有开不成会者。因此支部失独立性。

六、海南：

工人运动工作成绩极少，海南尤然，其方法极需讨论。

七、北江：

曲江县委几解体，党的组织极无办法，因之曲江许多工人乃无人领导，现时极需有方法的去组织，图恢复。

八、立三：

组织上中心问题：

1. 工人成份的低落——城市工作的建立，县委如何移至城市；

2. 如何建立支部与健全支部；

3. 党的畸形发展问题；

4. 干部人才之充实问题增加问题；

5. 秘密工会与农会问题；

宝同：

6. 民主化问题；

善鸣：

7. 工农同志参加指导机关问题；

8. 集体指导以前一切技术工作均讨论；

9. 各种会议无；

10. 党费每月可收者香港最多至80多元，海南

已收党费，一共收两千元，另有特别费；

11. 特别救济捐无；

12. 省、市委关系不密切。

九、党、团关系：

1. 团因未建立起，故关系尚无冲突；

2. 潮梅有赤卫队冲突问题；

3. 党、团关系只在个人上；

4. 赤卫队与少年先锋队问题；

5. 工人少年先锋队在香港有；

6. 知识分子给团。

中共广东省委 给中央的报告（第七号^①）

——白色恐怖情形、省委常委的变动、
宣传工作、经费津贴问题。

（一九二八年九月三日）^②

中央：

先后我们做了几个报告来，谅已收到。现在把我们最近的情形报告给你们，希望你们有相当的指示和答覆！

（一）白色恐怖情形

广东最近接二连三叠四的白色恐怖，使我们工作上受了很大的打击。兹将由二月九日自汕头破了机关至现在的情形报告如下：

^①在原标题下有“八月二十二日的报告是第六号，因一时未能注明，请补上”的字样。

^②年代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A. 汕头

第一次二月九日，破获的情形以前曾报告过，现在比较详细的讲讲。

1. 原因：

(1) 有一个同志介绍一非同志到交通机关。第一次那非同志向交通主任索款，当时适有钱，即给他多少，他跑到潮阳因赌博把钱输光，遂又跑回汕交通机关再索款，当时党适经济困难，交通主任遂对他(非同志)大批评一顿，态度和批评同志一样的严重，因此，那非同志便挟恨，向公安局告密，于是交通机关被破。交通机关破后，反动派密不发表，设陷阱以捕我们同志，先后到交通机关的同志十数人俱被捕。反动派使用严刑拷打，同时，有一同志衣内有好几个机关租单，如是反动派相继破市委油印科、巡视员住宅等……① 港交通员余陶同志由港带文件至汕，登岸时被警察怀疑，向前搜身，搜出……很多，遂被捕入公安局，用严刑拷打，于是余供出交通机关，交通机关破后，和第一次情形相同。

①原文字迹不清，下同。因原件是药水文件，许多地方字迹模糊不清。凡有括号内写明内容不清，未打印的，均是抄件者注的。

——以上两说孰确，现在仍不得而知——

2. 损失：

此次机关共被破获五处，同志被捕共二十余人，公安局宣布枪决二十八人，牺牲重要□同志有市委常委□四人，陈……黄……潮梅巡视员一人……文秉文，潮安泽梅县委书记各一人姓名未详。

3. 影响：

机关被破后，因市委负责重要工作的同志牺牲，全市情形无一人能熟悉，因此，全市工作完全停顿，同时因巡视员及三县委书记亦牺牲，善鸣、沈青同志亦牺牲了，后省委派了谢蔚然去潮梅主持特委工作，不料未到目的地，已被拿去，现在还坐牢。汕头亦另派一个负责人去恢复工作，稍有头绪时，第二次〔破获〕又来了。潮梅全市〔区〕工作因此亦受很大打击。第二次日期六月间。

原因：省委……时，因……负责人……委，C.Y.市委，海员同志住宅相继被破。

损失：（1）机关被破数量：C.Y.市委一个，C.P.市委机关一个，兵运机关一所，油印处一所，C.Y.特委一所，C.P.军委办事处一所，共六处。

（2）牺牲同志人数：这次破获，共被枪决37

人，除十七人由潮安所捕来外，其〔余〕二十均系汕头的同志，姓名：C.P.市委委员吴石□，周勤汗，组织科吴文……军事科杨彪，交通科吴七弟，海员负责同志彦三骆……明，兵运同志陈鲁路、黄钟、吴瑞昌，特务营（5A）扣留同志三人（一为特务营政治指导员罗麦圆同志，二人为下层兵士同志）特务秘书徐惠家，店员徐紫云、蔡学和，特务财政科吴慧芳，技术工作同志祖筱，又军委派来的一位同志，省委派来潮梅之兵运同志曾培。

影响：机关破后在市内的各支部除铁路支部未解体外，其余均解体，只有电船支部仍可到接头，电话只有一C.Y.同志，而存在的同志均极恐慌，如铁路支部要召集他们开会都多数不敢来。

市郊方面的支部多数虽能恢复，但都是包含失败主义观念很深，一般同志都散队，如要他们开会时，多数都表示，现在还要开什么会？

机关破后对于原有组织的秘密工会都随着解体，至于要进行重新去组织，更是不能，农村除少数能恢复农会外，其余多数不能。在机关未破前，市委所领导的电话工人及铁路工人与市委能影响之人力车工人的斗争，均因此次被破获而失败下去，及

不能影响他们，现在都不能完全恢复，虽然省委有决议和指示，但结果由人力财力都不能实现，只有现在C.P.、C.Y.工人，统一联合……东江巡视□
顺×一带情形如何？未得他们的报告。

B. 石龙

日期：五月二十五日。

原因：兵运工作不秘密。

损失：被破市委一个，牺牲同志三人，市委负重要责任的同志未损失。影响——同志恐慌，支部工作停顿。

C. □□

日期：八月十二日。

原因：我们派了巡视员去把当地的同志……于是有相当的工作表现，……的……是……注意……着人，后拿了一个C.Y.同志不能变化，便先后带去破交通局及C.Y.县委，并……破了三个，捕去同志市委委员三人，C.Y.同志四人，其他同志……。

影响……和……

D. 海口

日期：六月二十四日。

原因：兵委机关开会泄秘密被破获相继破市委机关等处。

E. 中山

日期：八月二十二日。

原因：因秘密很不慎被民团检查员发觉，随即按址拿人，适有一同志在逮捕，后来供出其他机关。

损失：机关被破三个，同志被捕一人。

影响：县委所在的区域工作停顿。

F. □□

日期：八月中旬。

原因：是省委派海筹及负责人□□作□□□工作。

〔损失〕：破机关一个，还有两个动摇，市委书记及常委三人均被捕。

影响：一般同志表示恐慌，但工作立刻可派人恢复。

被捕的内有两人可救出，即黎伯岳、张泉两人，现已派人去营救，同时海筹……

八路军总指挥办理，现在想办法去救，大概无

甚希望，这段报告写完以后，便得海筹同志逃脱回来消息，他是自己约了两个同牢的人……故得回来省委，亦……

这报告刚起草时，忽得□县被破的消息，原因是以前曾在小河堡干骚动工作后，便惹敌人的注意，尤其是现在桂系正注意西江，在七月十五早四点有四十余县兵来围小河，继续……上沈等我们……乡村之后，拿去十数人，内有张礼泽（书记）、陈剑人（书记）、陈佳志（县委委员）、耀荣（常委）等。

影响：工作完全停顿，发生地点完全是东区，因该县□的工作是畸形的发展，全县工作最好是那一区了。故敌压迫一来，工作便停顿了。现在省委已派□□□同志往恢复组织，同时设法维持被捕者及现在无家可归的，不过省委只能拿五十块去，因钱的问题困难，无法拿多去也。

最近南委被破获一交通机关，拿去公昌□□七人。

敌人最近注意到西江一带，肇庆在七星岩开会敌人都知，机关发生问题，且公开的□报注意，不

过现在尚未被破，省委已有详细的指示他们。

八月二十九日报载南路□□□□□破四个机关，是因高州兵变后的响应。确否尚未知，因南特还没有报告来省委。

以上各机关被破后，虽已派人回去恢复，但有些困难的问题尚未能完全解决的。

广州市

自周文雍同志先后牺牲及机关破获后，便再发现八月二十九晚的事情，详细的原因前曾报告过，不过开始是朱□□同志是被侦探认识的，在街上被侦探看见不拿他，随他尾后。这时兵委在茶楼开会，季布高、刘农杰，何森……，全体七人被捕，是否完全枪毙则未可知，机关尚未损失，吴毅同志，及C.Y.负责人出外活动又被捕去，机关数各区还没有问题发生，省委便着吴金崖、蒋光廷等上□□，不一星期便在第四甫某茶楼上与西区书记何良、负责人业林等四人接头登时被捕，被捕后各机关先后连四区市委油印等均被捕，C.Y.的很少，小孩子当交通的亦被捕去，南区书记梁生失踪，下层同志亦被捕二十余人，其余非同志等亦多数被捕，数目过百。在这时期中阮恃恒不〔又〕在增城被第五军拿

去。最近报载，郊区亦破获。在这严重的白色恐怖底下，省委虽有计划，但亦付之无可奈何，因人力、财力缺乏，前已有报告过，C.Y.亦未能恢复，亦是钱！

这时期广州工作，是全塌台，现未恢复，只有的是兵委会，但亦为花钱的问题，一天至两天便直接的来省委。

香港

在广州已把我们党内负责人拿光，他便注意香港，除了上月常委周□□被拿，军委十四人被捕枪杀后，现在李契弟济琛已与帝国主义者勾结对□□你们派人来港被拿去，并不同过去，直解上省，不问便枪毙，现在梁子光等在港建立机关时侯我们，在我们八月二十七在□海关……至会的是……三人，其余海员同志不是参加会议的，因那处是海员俱乐部，不料开会之际有七个差人，一个大查特查，结果将陈郁拿去，因他身上有信，其余两工人同志一女人都拿了去，后来把那三人放出，再把陈郁扣留，好在那天刚刚中央的钱到来（否则陈郁亦做了枪下鬼了），便请律师及赂英帮办，已于八月二十九晚把他运动出来。

黄剑同志亦遇了两次险，头一次碰见侦探何康，未有办法，只能与他敷衍下去，第二次是同陈郁开组织会议，那夜口供还好，同时有几条字条在衬衣袋里，他查不出来，故没有拿去。虽然一些同志有点恐慌，但是工作并未有摇动。

省委的机关多数是靠不住了。连开会都没有地方，因无钱，只得把机关缩小，有一机关住四个部分的人，如□□委会、组织部、恢复刊物、职委会……亦是为着的是钱。常委本身最低限度都要两处，因无钱亦只有合成为一堆，现在有钱来，亦只租一、二处比较安全的地方，C.Y.常委分配去大学各处来往，真是危险的很。

这是一般的实际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讲讲省委的本身。

常委方面……及李源□东江，□□回家外，其余死的死了，被拿的拿了，只有黄剑、菊坡二人，现在把海筹同志加进常委来，陈郁这次被拿后不能活动，省委将……广州主持工作。就算有三头六臂的，工作上也难免发生不健全的集体化指导。同时沈宝同同志自其请假后无消息，最近来函请假三个月，理由是家庭和病未复元，但他又不告诉我们地

址，大概都是想借此而离开……了。并且他说明他家内没法生活。

东江李源最近已到了东委与东委发生关系了，他已有报告来，省委对于他的报告另有指示。南路有周颂年……杨石魂等，他们……的精神，且最近在省委的兵变策略下，发动高州及茂名的兵变，淹淹一息的南路于是在这兵变声中给群众及同志一个很好的兴奋剂，省委对于这事另有指示。琼崖在学增他去了三个月，未能充分了解省委的新策略，省委已去函纠正……去了，不过工作……并且只有英德和曲江，最近赖松柏来省委，已□他□□□去工作。

西江派了卢济同志去，现只去了高要、广宁，但到高要后，便发生敌人注意那部分工作，固然还有别的问题被敌人知道我们的秘密，但他们的技术并不十分秘密，在某山之巔来开会未及一小时，敌人已知，后走路走到天光方免于难。

中路派了海筹同志去，先到……上星期被敌破之机关，后到中山容奇遇×被拿去，刚才上文已说过现已回来。

省委欲把这批巡视员调……巡视员……但无钱无…

C. 宣传工作：

1. 整个的宣传（详宣委的报告）。

2. 灰色刊物（已附报告之后）。

3. 但是一切的宣传品及灰色刊物碍于经济问题，已停止两星期多了。

在以上的报告中或许中央很严重的大批特批我们说就是钱，要钱来买工作。是的，我们完全接受！下便还有关于经济问题的，请望下去吧！

经济问题

在这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真是非钱不行，尤其是在现在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暂时稳定，工农群众感受着严重的白色恐怖，在广东自“四·一五”以后，省委决定津贴各地的钱，只有一纸虚文，但他们尽量的向农友借，所以因钱的问题便发生了很多的不好现象。

A. 省委本来有些干部同志对于省委的新经济政策是赞成的，但无奈七、八两月每人总共只发了九元，所以有些同志对省委便怀疑且要求调别处工作，及□他另找职业。同时省委或对某机关等伙食发给他们几块钱，那得钱的人便不理三七二十一赎他的东西，还他的债……省委给他们作伙食费，但

他们一到手便用去四块钱了，这是个例。

B. 省委的新经济决定后，只有煌煌一纸，无法执行，且通告各地不要他们时时来，但是……省委事实无钱给他，甚至有小铺子开的地方，他们大卖□货来维持食饭如□□即这样。

他们来都不要紧，但招待处有人满之虑，三、四处都不够住，每一处地方，都是发生问题，真痛心，叫他们先回去。连水钱都没有，省委真的……若不信，请派一……的经济专门□□来考查一下。若不叫他们回□□招待处□□□□发生是聪明的共产党人□□只有望天打吧！

C. 还有开会的问题，虽然是计划……省委与各地县委……党，……，如省委都借了一七〇元，现在没有还他，因中央无钱来□□，同时省委亦……，但是……亦……，而省委……请中央和济（……）且南石头的人现只……济自时“四·一五”后捕去的人，尚有十余人在……如中央认为……要还，便请中央……按期按月依你们的预算付……（原稿一页看不清未抄）过南洋了，随他而去的有数人，亦是负责……工作计划……时那……的人便消极的说：“……共鬼讲吧！”于是□□的精神，便下去了

□□现在省委积极的纠正……无钱

E. 东江暴动失败后，有百余红军□□□□□内亦有军官……我们的□□□调回中央委派工作：因广东用他们不着□□大概每人□但海□□□来港六元，由港到申十元……每人给他五元，衣服□等经费……费两三元，……大概每人□□□这就须要中央另发三、四千元来方有法并请中央作前后的决定为要！！！！

F. ……接受的很少，同时中央指示我们如何去建立城市工作，民运与……汕头……是继续……间断的，所以广东工作至多是作两星期便……

G. 我们的新的……

省委认为……一个同志被拿是靠不住的供出来，那就只有无法，因我们这次算是在中央□□□内决定……每人减至十三元，但是都没有发……我们□□□□□都……要求中央批准我们买便武装……因我们在这时期被拿走□□□□□生存的，较不如一□而散为妙否则请你们□□□□来信指示我们，现在这严重的时期，四方面的白色恐怖向我们包围，但我们又是朝不保夕的经济，真是难以形容我们□……不过那把广东的实际情形对他们说，你

们是不知道的。

谢辉同志带了三〇〇〇元申币来换得港币二八一七元……委其是代英起程时黄钊同志三番五次的说……

……①

都是工农分子，如何有门路来借钱呢？如果这次谢辉同志来迟了两天不独陈郁不能救出，……委……及各地来的人亦要完全被捕，因扣留发生问题也这次三〇〇〇元来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我们零零碎碎的借款由一元七元的至百元的，共借六一三〇〇多元，这是过期要还他们的，不能不还，□□□□□的□□因开会地方一个□□，□□□□成问题，除省委之建立机关二百余元外……配□□，但亦……三天。

结论

以上我们讲了一大篇的话，请你们不要误会广东同志是动摇起来了，不是，不是，这一篇话不过是广东党的情形的写实，现在赤裸裸的一宗一件数

①原文有一段看不清。

出来使中央注意广东问题。这种……广东同志已经讨论并且认为这不是说明广东革命潮流低落，不但不是□□低落，而且是敌人□□□恐怕他们政□□□□而加紧，这种白色恐怖，李主席到了上海□□后，他们的走狗们大起恐慌……

（原稿六页看不清，未打印）

在缓和进攻政策之下，所……但一时如……他们于是不能……这不过是一部分，……一路前进，□□□当然可以把这次……

一曝十寒

组织自己□□系统，不致因党的关系而致影响，

（三）宣传工作由下层做起如宣传……

（原稿十行看不清，未打印）。

5. 我们讲完这结论还有很多问题向中央提议和要求的，……

（原稿十二行看不清，未打印）。

面最近虽然经过去年“八·七”会议的精神把党内的机会主义……

（原稿十一行看不清，未打印）。

中央本身亦应□□□□一下，□□我们别的问题不□□□□但总觉得中央的技术同志都有二十

八元以上的，如以前据派来广东省委作技术工作之某同学，……在不妨碍秘密和经济问题未定出最低的预算，中央如果多给各省一百元，各省可分□□三、四人……的……

B. 我们的要求：

1. 如果中央认为我们的新预算是对的，要求□□□□同时要求在此预算外……另附三千元来清理前债以后方可照新的预算执行。

2. 海陆丰的人的食费请答覆还有由东委介绍来的有五十个□□□□的军官学生□□□□除十余个另调工作外，还有三十人左右东委已派了一个同志来与我们洽商，最后的决定是外省的十余人由汕头直接到中央，款项由东委筹，这一批与上一批不同，因海丰与东委□□□□一批是□□一带的□每组□□先发□一组来，有省委介绍信第二组至尾组是由东委写信给他。

另有是广东人可在广东工作的，省委已为派工作了。

3. 请你们速把我们的津贴全数拿来，否则不堪设想矣！

4. 我们的前□机关配置武器及对付反动派来

港□事，我们的人，请你们切实答应及批准，并另给经费来为要！！！！

5.以后希望中央按月按时的付经费来，否则省委能写了具体的计划，却无钱执行，工作往往因钱的问题不能解决，因而陷于……

6.广州工作现还未恢复，因钱与人的问题请你们注意另拨一批经费来给广州开铺子，把以前派往莫斯科的同志派回来方有办法。

7.代英、立三应速派回来至要！！！！

8.王〔强〕亚同□很困难叫他来，不过省委已再想办法他来你处。

9.兹派陈郁同志到来报告一切，陈同志一到你处，便请你们即设法付钱来为要！！

广东省委

中共广东省委最近的重要决议案

——接受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指导、对全省工作的决定*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通过)①

听了代英同志关于全国大会及中央对于广东工作之批评的报告以后，省委认为在大会文件与中央正式指导信寄到之后，当再有详细之讨论；但为使目前全省工作能在更正确的规划之下进行，省委有下列重要之议决。

一、此次全国大会各项重要之决议，省委均认为大体是很正确的，尤其对于下列数点之说明，省委完全接受大会之指导。

1. 中国革命之性质，在目前的一阶段中，毫无疑问的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其重要任务是在于：(a) 驱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b) 消灭国

①年代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内残余的封建关系；（c）完成国内统一。但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事实上不能担负这一革命的使命，而且他已经与封建军阀联合，与帝国主义妥协，完全成了一部分反革命的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工农群众〔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2. 旧的一个革命高潮已经是过去了，而且受着极大的失败，党的组织与群众的组织都有很大的损失。但就国际与中国的形势言，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这是必然无疑义的。国际方面显著的事实是：（a）资本主义合理化的结果，使失业工人加多，工人工作增加，工钱减少，这使工人群众阶级仇恨更加激化。（b）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日益表现其反动，他的下层群众日益倾向革命，使向来被资产阶级利用以缓和劳资冲突的黄色组织逐渐失其效用。（c）英国帝国主义产业上无可挽救的衰败，使世界资本主义的一大台柱发生根本的动摇。（d）帝国主义者为了最后的挣扎，积极准备对苏俄战争，这将引起全世界无产阶级为拥护苏俄，反抗帝国主义。（e）帝国主义者为了争求市场，彼此间积极准备新的战争。（f）帝国主义者因为自

已已经陷入经济的危机，事实上只有增加殖民地的剥削。所以殖民地革命不但不能和缓，而且只有更加剧烈起来。中国的现状，国民党虽完成了表面的统一，他丝毫未能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使命，工农群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要求仍旧存在，自发的斗争随处都有发生，小资产阶级日益左倾。这些都证明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

3. 目前党的政策，应当禁止在革命高潮尚未到来时之盲动，暴动不是行动的口号，而应当是宣传的口号，党的主要任务，在以无产阶级的政治宣传徵取成千成万的广大的工农群众，以准备未来的总的暴动。党须尽力纠正以前机会主义〔的〕盲动，忽视城市工作，忽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错误，同时亦应防止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农民自发的暴动与游击战争，党应毫无疑义的去领导。

4. 职工运动必须同时注意赤色工会与工厂委员会之作用。赤色工会是在我们的政治影响之下，有组织有训练的工人群众的集团。工厂委员会是代表全厂（或全业）工人的一种统一战线的机关。工厂委员会无下层组织。

5. 农民运动确定以扫除封建势力，消灭地主

阶级为目的。没收分配一切土地的口号，使农民的土地亦在没收之列，足以混淆土地革命，反对地主阶级的特性，应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打倒一切垄断土地者之口号。富农（雇主及自耕种兼地主或雇主）对于反对军阀豪绅尚有大的作用，富农可允其加入农民协会，但我们应以中农小农为主力，须注意不使多数富农加入农民协会的指导机关，对于富农中的封建势力成份，仍应加以攻击。雇农应组织工会，在有农会地方应于农会之下组织雇农团，以加强农村无产阶级的领导。在苏维埃成立时，农会仍可存在，要使苏维埃能执行农会一切工作，至农民感觉无农会存在之必要时自然消灭农会之组织。

二、此次全国大会中的政治争论，省委认为是党的进步现象，过去党的政治争论太不发达，党内妥协盲从的风气甚盛，所以党的政策每易流于大的错误。但省委认为党内非无产阶级的成分还很多，一般久已离开产业工人群众的同志，在革命失败时的争论，亦很容易流入私人感情，或其他不正当的倾向，这可以加增党内许多不必要的纠纷，致使革命的工作受着很大的损失。省委对于过去的以及将来

的一切党内的政治争论，决定下列的态度：

1. 反对同志间厌恶政治争论，或对于一切政治争论，好听信不负责任的传言，发生许多毫无根据的猜测怀疑等不正当的态度。党内应当尽力发展政治的争论，只有经过这样民主化的政治争论，才能确定全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观点，刷洗党内留存的一切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观念。

2. 此次全国大会的各种正确的决议，已经证明他的历史的价值，虽然在大会中的政治争论，少数同志或不免有幼稚的表现，但这是党在进步历程中应有的现象。至于其他因事实困难，由前届中央或大会主席团乃至大会全体代表所承认的一切办法，更不容在大会以后提出异议。

3. 为秘密工作之必要，省委同意于中央停止《中央通信》、《省委通讯》之指导。但省委认为中央与省委必须继续负责随时供给各项政治问题讨论的材料，无论中央自己的，中央与各省委间的，省委与中央或下级党部间的各项政治争论，必须将各方面的材料供给下级党部，以供参考。中央必须继续忠实执行政治讨论民主化的原则，不可因秘密工作使党又回复到从前神秘盲从的状态。

4. 以前中央之指示，每偏于原理原则，且有时仅做到对于报告的文字上的批评，对于各省实际工作上所需要解答的问题每不能有具体的指导，这近于取巧自欺，避免责任，各省在实际工作上亦感觉很少的益处，而且每因此不免于忽视中央原理原则之指导，认为只是上级机关不顾事实的空谈。各特委县市委对于省委，有时亦有这种感想。省委认为在此工作转变方向之时，全党对于新的工作都缺少实际经验，中央与省委要有非常适合下级党部实际需要之具体指导，确实是困难的事实。但若只以原理原则的指导为满足。回避一切具体问题不肯加以负责的解释答复，这种对下级的指导，实不足应下级的需要。省委决定当继续供给各种实际工作经验于中央，并随时向中央提出各项难于解决的实际问题，要求中央负责批评答复，省委亦责成各特委县市委对于省委取同样的态度，务要在指导工作中力求具体化，使一切指导更适合实际的需要。

5. 省委认为在此全党缺少新的工作经验之时，最重要的是要上级党部对于下级党部之工作有最切实的考核与指导，下级党部对于上级党部之指导有最切实的讨论与执行。省委以后决定对于中央之来

信通告及其他文件，均须于收到时经过一番讨论，同意接受的即须设法执行，不能同意接受的须立即提出省委的意见，要求中央再加讨论。各特委县市委对于省委的指导，亦须于讨论后分别接受或提出意见要求省委再加讨论。须力改以前对上级指导不加详细讨论，便全部接受，同时又不切实执行的弊病。省委决定对于中央或下级党部所指出的如确有省委之错误决定，当以布尔什维克的态度立即加以改正。同时，省委要求中央要改变以前过于着重保持上级机关威信倾向，假如中央有错误的决定，亦应以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明白说明改正，不可掩饰庇护，结果反使下级党部受着不良的影响。

6. 省委认为一切的政治争论，必须在党的纪律下进行，省委反对一切藉口政治争论而发生破坏党的纪律的任何行动。省委要求中央在党内发生政治争论之时，必须加倍注意执行党的纪律，对于一切在政治争论中表现出违反党的不良倾向，须加以有力的纠正。下级对于上级之决定有不同意见时，可以要求讨论解释，但上级认为在行动上须立即执行上级之指导时，应以严重命令使下级立即执行，同时仍容许下级继续提出讨论的意见，而允许加以考

虑。一切破坏党的统一，违抗上级命令等越出纪律的行为，上级应加以严厉的制裁。

7.各省参与政治争论之同志，如因私人工作问题发生纠纷，如顺直湖南的大会代表等，应请中央根据事实依法切实解决，不得与一切政治争论相牵涉。

三、中央对于省委第五次报告之指示，虽现在省委尚未接到正式的信件，但就代英同志口头报告，省委有下列之决议：

1.中央指出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无革命的作用，所以已经无所谓与资产阶级争革命的领导权，陈公博派、第三党的宣传，其目的均不在于引人走入革命的路上，而只是欺骗革命的群众，提出种种黄色改良的口号，以引他们走到不革命的路上去，至于蒋介石利用这种宣传以打击桂系，只是反革命营垒中的互相争斗，没有丝毫的革命意义。省委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省委以前误认资产阶级为要达到他们反革命之目的，尚有求助于另一革命高潮以战胜封建势力的要求，对于陈公博派的宣传，尤其是第三党的宣传，均未能认识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在于引人走到反革命的路上，所以发生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

的错误结论。

2. 中央指出独立的政治宣传比组织工作更为重要，我们的政治影响扩大，敌人所组织的群众都会倒过我们这边来，反过来说，若是我们的政治影响很少，我们所组织的群众在斗争时亦不一定能成为我们的力量（中央说明以前并无以为组织重于宣传的意见）。省委认为这亦是很正确的。省委以前对于工农群众虽然亦注意到阶级意识的训练，但确实过于看重工农群众有组织的力量，有减低独立的政治宣传以求组织群众的错误倾向。一定要在我们的政治影响之下组织群众，而且一定要使政治影响扩大到组织所不及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夺取更广大的群众，以保证我们的胜利。自然组织工作仍旧有其重要的意义，因为组织可以帮助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而且群众越有组织，便越有战斗的力量，所以轻看组织工作是不对的。

3. 中央指出省委对于反帝、民权运动过于看重灰色化之作用。“甚至于表面上与第三党之态度大略相同”，这是可以使我们的独立政治影响在群众中模糊的，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在群众中提出我们的独立政治主张，在我们领导下的工会农会亦应当于

群众面前喊出土地革命苏维埃的口号，在一切问题的宣传上，要力求与第三党不同，以揭穿第三党各种主张的欺骗作用，决不是求其与第三党大略相同。省委认为这种指示对于省委是有很多帮助的。省委以前虽然已经注意到攻击第三党，但确实未曾注意在一切实际问题上表示出我们与第三党不同的主张，同时省委因为太注意于宣传的技术问题，特别看重于从日常生活问题中挑拨群众的阶级仇恨，迟疑不敢在太早的提出暴动土地革命苏维埃等口号，这些都是不好的倾向。但省委认为宣传的技术问题仍旧是非常重要的，一切宣传固然须表示出我们的独立政治主张，而且要提出暴动土地革命苏维埃等口号，便是在我们指导下之刊物，亦须力求表示其同情倾向我们的态度，但同时一定要注意，仍旧要多利用各种实际问题的宣传，而且要使政治宣传与经济斗争发生联系，使群众明了只有暴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才是他们最后的出路，必须如此才能获得更广大的群众接受我们的政治主张。

4. 中央说明反帝、民权运动与经济斗争应当是互相推动的，虽然有些小城市的工作，事实上或更要倚靠反帝、民权运动来推动经济斗争，但经济斗

争之发展，亦每使反帝、民权运动容易起来。省委以前过于看重反帝、民权运动推动经济斗争的作用，而且在职工运动决议案中文字的表现，很易使下级误会现在城市工作，第一步是反帝、民权运动，第二步才是经济斗争，这使下级很易过于忽视经济斗争的工作，结果不但不能利用经济斗争多少的发展，以推动反帝、民权运动，并且会在反帝、民权运动起来之时，使工人群众不能相适应的起来。省委认为这种指示亦是很正确的。省委本意是认为要在反帝、民权运动的高潮中间来发动经济斗争，这的确是大城市工作中应注意的事情。但文字中的表现确易发生误会，而且不说明反帝、民权运动与经济斗争互相推动的作用，确易于使下级比较忽略目前经济斗争工作的重要。

5. 关于兵士运动问题，省委认为仍应照省委决议案进行，省委不承认省委曾经忽略兵士运动的积极作用，认为中央对于此一问题之指导，必须注意兵士的游民无产阶级性与工农不同，其革命作用与工作方法亦不能相同，我们对失业工农的认识且不能与在业工农相同，若以为兵士乃至土匪与工农革命作用与工作方法反可以大略相同，省委不能承

认这是正确的意见。同时省委仍请中央注意前次报告所述兵运客观的困难与同志工作的能力，尤其要注意的，在中央指导之下，下级同志很易走到军官运动，梦想造成广州教导团式的兵变，将整个敌人部队有组织的拖过来，这确实是一种机会的精神。省委认为中央必须肯定的说明，兵运是要根本破坏敌人的组织，然后才可以吸收或改编旧有兵士到红军中间来。关于兵运问题，省委要求中央就广东所供给各项材料再加一番考虑并派荣臻同志前来以备询问一切。

6. 关于北江工作，尤其是仁化、乐昌、南雄的工作，单就广东情形来看，固然似乎不占重要的地位，但合湘、赣工作情〔形〕看来，北江确实占重要地位，仁化、乐昌在湘南最近发展之下，更应加以主观的布置。省委决定接受中央指导设立北江特委，负责进行北江工作。

7. 省委第五次报告，在文字技术上，亦尚有不科学之处，例如认〔为〕国民党军阀战争不爆发为其表面暂时的稳定，认站在工农贫民地位说话为与第三党态度大略相同。都易于使下级发生误会。实则国民党虽然能暂时避免自己间的军阀战争，他

决不能求得经济的安定，军事政治的统一，所以无所谓稳定之可言。第三党根本是资产阶级欺骗工农贫民的工具，我们应随时注意揭穿第三党的黑幕，绝对不能附和第三党的态度，以加增其欺骗的作用。关于这些文字的错误，省委应说明改正。

四、根据以上各项决议，与省委工作上目前的需要，对于全省工作，有以下的决定：

1. 全省工作的布置。在城市方面，广州、香港、汕头、梧州、海口应居于第一位，佛山、江门、陈村、石龙次之。在农村方面，东江、北江、琼崖应居于第一位，西江、中路、南路次之。省委人才经费之支配须根据上述标准，职委尤其要注意上列城市。但对于全省有工作可能之农民区域，省委均应加以注意，不得有过于看重城市而轻视农民运动之倾向。

2. 广州、汕头与中路各城市工作，必须速即恢复发展，但以后发展，必须注意在业工人，特别注意产业与手工场的工作，设法送同志到其中找职业。以便于负责党的工作，机关须力求简单而秘密，接头开会都尽可能的不在机关中，负责同志不要给很多同志知道。琼崖、南路两特委将来合并，

即设一特委于海口，同时负指导南路工作，这一方可健全琼崖的指导工作，一方指导高雷、梅菪，比在广州湾的交通反为便利。但目前海口工作太弱，而南路又只有高雷有工作，仍以在广州湾指导为便，所以目前两特委暂不合并，但须互派人参加，以求工作有好的联络。北江特委即须建立起来。其工作应特别注意铁路工人及依附铁路与仁化、乐昌、南雄的运输工人，附近广州斗争性强的各县及附近湘南的农民。广西特委下〔的〕梧州工作亦应加以更大的注意。其他有工作地方，省委均须随时有更切实的指导，并须考核各地是否切实执行此种指导与其成绩如何。农村工作，一方须确定以反封建势力，反地主阶级为目的，尽可能的组成对富农的联合战线，但一方须特别注意贫农与雇农农村工人的工作，以确立乡村贫农的中心，与无产阶级之指导地位。

3. 在全国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与总章未到以前，省委应重新审查以前关于支部之通告，严厉命令各地切实整顿支部工作，城市应注意建立产业与手工工场的支部，乡村应实行联合互相接近的小乡村组织支部委员会。在指导机关中加多贫农工人分

子。肃清富农分子，以强健支部指导之办法。支部开会时间应缩短，报告讨论均应以实际工作为中心。支部下各支分部各小组应秘密使同志不能相互知道。现在各地党部对于支部组织及工作非常忽略，不但使工作非常浮泛，一切群众工作均无法执行，而且在白色恐怖的严重压迫之下，易于被敌人破坏，故建立支部工作应看为最重要的事情。

4. 省委应经常注意，在不妨害省委工作的范围以内，减少省委机关人员之费用，加增各地津贴，省委与各地交通费，宣传费。广州与各特委交通局须做到每星期有人来省委一次，重要城市每月须有人来省委二次，其余地方每月有人来省委一次。省委与各地秘密邮寄信件须完全停止。以后信件均设法由交通携带。

5. 省委应发一告同志书，说明近来白色恐怖严重与经济困难，主要的原因是以前太不注意秘密工作的技术与财政有计划的支配，现在省委已经尽力改正这些弊病，以求减少工作上之障碍。省委应慰勉一切在白色恐怖及经济困难下艰忍刻苦为党努力奋斗的同志，但同时要鼓励同志须有在极困难艰苦之下奋斗之决心与准备，对于一切畏缩动摇之倾

向则须加以有力的纠正。省委在不妨碍革命的整个利益范围之内，可以考虑同志个人的特殊问题，但对于以后因私人问题，未得党的许可擅自离开工作，或动用公款，及其他对党有各种欺骗不忠实行为的，省委当彻底查明依法惩办。只有铁的纪律的党〔才〕能从各种困难中奋斗出来，以获得最后的胜利。

6. 宣传方面须特别注意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宣传，须多从群众日常生活的实际问题说起，但必须显明的提出党的独立政治主张，从这些问题中指出各派资产阶级宣传的黑幕。《针锋》（以前所谓灰色刊物）须在香港政府检查之下，尽可能的表示出我们与陈公博派、第三党、国家主义派等不同主张，假如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则应当停办。省委应另发行不受香港政府检查而可以公开发行的反帝刊物，以扩大反帝的宣传。《红旗》特刊与《党的生活》须使各地能翻印普遍发行。《红旗》月刊与《党的生活》均应注意于大会决议案及中央省委最近决议之讨论解释，依其性质而分别登载。党内的政治训练，使每个艰苦奋斗的同志充分明了斗争的前途，要看为很重要的事情。

7. 关于斗争问题，省委对于下级应有更具体的指导。以前市集圩场之斗争的通告，应加审查继续切实执行。乡村与工厂斗争，农民自发暴动与游击战争，党须如何领导，均须有明白的规定，使下级党部有所遵循。

8. 红色的清乡联防办法，在已经分化之各地乡村，应尽力推行。对于东江红军之指导，亦应尽可能的适用于琼崖及其他地方由兵变或农民自发暴动所形成之红军。省委应将以前规定红色清乡联防与红军的整理办法重新加以审查，编成小册子发给各地党部，使能正确的应用这些办法以帮助群众工作的进行。

9. 关于工农组织问题。工会与工厂委员会之作用必须同时注意。工会须有下层组织代表会议，群众选举职员。工厂委员会则用为统一工人战线的机关。对于广东总工会的恢复工会运动，须绝对禁止能号召群众的同志加入帮助其恢复组织。在群众中应提出工人群众自己恢复工会的口号，但同时须揭穿广东总工会恢复工会的阴谋，即在其恢复组织以后，仍应继续破坏其在群众中的信用，若以加入该会更便于达到此种目的时，可依工作之必要派人

加入该会。农会应设全国大会。

10. 各特委及重要县市的重要负责同志，应在不妨碍工作范围以内，轮流来省委报告讨论，各地新的得力的负责工农同志更须使有来省委的机会，以便省委可以随时得着更实际的材料与下级同志的意见，而省委最近的政策与精神，亦可以藉此传达于各地，新的干部人才可以逐渐提拔起来。东江特委、南路特委下之同志均须酌量调出若干，到其他地方负责。但省委为广东目前干部人才之缺乏，要求中央将罗迈、登贤、王灼、黄平、啸仙五同志一定要派回广东，以便组成更强健的省委与各特委，并切实进行广州、香港的城市工作。

11. 南洋党务之发展，在地理上与广东关系甚为密切，该地同志与工人群众亦多系广东人，且有很多由广东几次暴动失败过去的，他们很多都可以随时回广东来，南洋的党亦常与广东省委发生关系的要求。从南方局取消以后，南洋的党虽属中央，但因地理遥远，中央实际不能顾到，广东省委亦不肯过问南洋工作，这样下去，南洋的党不能得着充分的指导，于整个工作上有很大的损失。省委要求中央将南洋党务割归广东省委管理，经常派人巡视指导，

再则广西工作虽与中央发生直接的关系，省委亦要求仍须受省委之指导，尤其是梧州工作，对于广东有很大的关系。

12. 为要使广东更能切实执行全国大会的指导，省委要求中央派员前来召集全省代表大会或扩大会议，便给予召集会议所需之特别费，以便审查省委过去之工作，根据大会决议重新规定全省工作方针，并改选新的省委。

补充的意见

1. 农村手工业工人及农村运输工人应该有另外的组织，应该认为农村中比较进步的部分。他们的组织应该以区为范围，尤须注重重要圩市中这种工人组织。

2. 独立政治宣传应以经济问题为出发点，使群众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发生联系。尤宜注意全国范围或地方范围的政治问题发生时我们的独立政治宣传，使群众在每个政治问题中看清他们的出路，尤须使先锋队勿离开政治路线。

3. 对同志的政治训练在目前是有更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艰苦奋斗的同志，使其能充分明了斗争的前途，继续下去，努力工作，并在积极上防

范同志叛变。

民权运动应规定他的意义，其意义应是反豪绅资产阶级独裁政治的运动。

关于强健乡村支部问题，除开使接近的乡村联合组织支部委员会之外，尤要使指导机关加多少农〔民〕分子及农村工人分子，并极力肃清富农分子，保持乡村党的革命质素。

中共广东省委 恒星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王公唯挟款潜逃问题·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①

中央：

兹有王公唯，系四川人，前在南路特委负责兵委工作，此次因南路经济发生问题，机关动摇，特叫他到省委取钱，不料省委交给百元他带去，竟然挟款潜逃，不久南委因无钱而遭破获。查此人早有动摇倾向，在未走前，常向各人询问中央的地住〔址〕。以后望中央特别注意及通知四川党部，不要收流〔留〕此种棍骗分子，此处恐他到上海后必然去找中央接头，或托人介绍去见中央，再编一骗，所以特写信中央，如有此人必须严办。

省委恒星

①年代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文先致祖述信（先四十五号）

——对两广党务工作的意见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①

祖述兄：

广东贺昌来信，香港工作还是半生不死的样子，失业同志比在业同志多。支部书记有几处是委派制度，是离开生产的失业工人。太古支部书记，是个手工业失业同志，手工业工人领导呵！自发的斗争有少数厂里有，党都很少领导。现在有秘密工会组织四、五个，会员三百至四百人，比党员还少一倍〔半〕。香港的失业〔工人〕很多，已成为职运中最严重的问题，但是工作同志还没有了解他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失业工人便变为在业工人斗争的破坏者——海员不敢斗争，这是原因中的一个。支部的组织，都非常奇怪，不是以生产机关

^①年代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做单位。最好笑的是，我们做了这么久〔的〕香港工作，许多负责同志还问：“什么是香港工作的目的，是不是暴动？”最近已决议由省委兼香港工作。香港现分为三区（合九龙一区为三区），同志约六百〔人〕，支部三十二个，较健全的八个，重要市政交通工人中尚无支部组织。另有香港工作决议案，下次可以带来。我拟在扩大会后专做一礼拜香港工作，请你许可我的要求（最近每日开会忙于扩大会议的准备，仅仅参加两个区委会议）。

广州工作未恢复，仅四郊有组织，省委已决由南路、东江调人来广州工作，并派了少数同志去找工做。中央前允许的广州恢复工作用费，省委已用完了（用在广州工作上的约四百元）。现在要开始恢复广州工作，必须一笔经费，望兄处能给一千元（我已经承认是可以，但是多少请中央决定）。

各特委工作，南路较好，东江最近才发生到关系，海陆丰亦然。海南岛仅海口有关系。现在又派菊坡到东江巡视，今日去了。广东的外县工作与别省不同，什么地方都有一点，只要我们主观上有好的布置，找到工作的中心，派少数同志去，工作都较容易做起来。现在关于外县工作有新的布置。要特

别加紧西、北江及中路的工作，东江亦然，并坚决的决定工作的中心区域。（西江决定成立特委）

省委在数月来牺牲太多，到最近只有一个巡视员，巡视制度中断了。现在决定恢复巡视制度，定巡视员为八人，已找到六人。省委工作比较以前集体化，能实行每日办公，但没有弄好，时间太长了。

广西的党的指导机关，必须根本改造。中央应准备〔派〕人到广西工作，否则等于不要广西。省委最近可派数人去。

文先

干部分子调查表

——干部的成份、历史、职务、工作能力、家庭状况和对党的认识程度* ①

附：干部分子调查表副页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职业技能 | 有无可找职业 | 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1 ② | 企业工人 | 海陆理货支部干事、香港市委委员、省委常委、西江巡视员 | 省委常委、书记 | 工作极好，可做党的指导、农运、职运等工作。 | | 无 | 妻一、子一、要家庭经济 | 深刻 | |
| 2 | 产业工人 | 金属支部干事、太古路巡省港厂支部书记、南特常委、南特常委 | 省委常委中路巡视员 | 工作极好，可做党的指导、工运农运工作。 | | 无 | 与家庭无关系 | 深刻 | |
| 3 | 产业工人 | 省港罢工会支部书记、香港九港支部书记、金属支部南特常委、南特常委 | 省委常委、组工部副主任 | 工作极好，可做党的指导、工运——特别是指工运。 | | 无 | 妻一、家庭工家母一、经济手无家庭负担 | 深刻 | |

①原件未署作者名，从内容和当时党的有关规定看，似为中共广东省委文件。

②本表代号的姓名见副页。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有无可找到职业 | 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4 | 产业工人 | 海员干事，又支部书记、广州市委、省委常委 | 省委常委、东江、海陆丰巡视员 | 工作能力强，可做党的指导工作——特别是海员。 | 无 | 母一、妻一女，各须经济负担 | 深刻 | |
| 5 | 知识分子 | 汕头地委书记、东委委员、汕头职运负责人、东江工农革命军党代表、省工委委员、南路巡视员、南路、北江特委书记 | 省委常委、宣传部主任 | 工作能力强，可做党的指导工作、农运、宣传、工作。 | 无 | 无家庭负担 | 深刻 | 现调中央 |
| 6 | 知识分子 | 广州历任工运党团工作、香港市委、区委、省委、委员、书记、省委第一书记 | 省委常委、东江巡视员 | 工作能力强，可做党的指导和工作——特别是工运。 | 无 | 无关系 | 深刻 | 在狱 |
| 7 | 知识分子 | 1925年由俄国返，到现在都是任军事工作——鄂、湘、粤、鄂军事工作 | 省委常委、军委主任 | 工作能力强，可做党的军事工作——特别是军事。 | 无 | 此地不能别入小农经济，商家无生系 | 深刻 | |
| 8 | 产业工人 | 香港市委常委 | 省委候补常委、南总办、方、事、团书记 | 工作能力强，可做党的指导工作——运动。 | 无 | 妻一、妻一、要负担经济 | 深刻 |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有无职业技能 | 可找到职业否 | 家庭状况 | 家庭关系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9 | 产业工人 | 太古船坞支部书记、 香港市委、书记 | 省委候补常委、西江巡视员 | 工作能力颇好，可做党和职运工作。 | 无 | 可以 | | | 清晰 | |
| 10 | 产业工人 | 海员、皇后船支部书记，前海支干事会 | 省委候补常委、海员特支、俄皇会支、部干会 | | | | | | 清晰 | |
| 11 | 海员 | 广州海员干会，克利夫兰支支部干事 | 省委候补常委、海员特支书记 | | | | | | 清晰 | |
| 12 | 农民 | 广州市委委员，市郊农运、市郊巡视员 | 省委候补常委、广州市郊巡视员 | 工作能力颇好，可做农运工作。 | 无 | | | | 清晰 | 在狱 |
| 13 | 知识分子 | 历任广宁、西江各县路党部书记及农运、南路地委书记、西江巡视员、南路特委常委、省委委员、琼崖特委书记 | 省委候补常委 | 工作能力顶好，可做党的指导及农运工作。 | 无 | | | | 深刻 |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技能 | 有无可找到职业 | 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⑭ | 知识分子 | 前在驻粤国际代表办公局工作、财记、肃委委员、广州暴动、南加巡视员、南路常委 | 候补省委 候补常委 | 工作能力甚好，可做党的指导，及军事计划。 | 法文 无 | 无 | 母、妻、兄弟几人，无家庭负担 | 深刻 | 被捕在狱（已残） |
| ⑮② | 产业工人 | 海员 C. Y. 支部书记、省中 路巡视员 | 省委委员 | 工作能力顶好，可做党和农村工作。 | | 无 | | 深刻 | 在狱 |
| 14 | 产业工人 | | 省委委员、 省香港区委 | 工作能力甚好，和党的工作。 | | 在业 | | 清晰 | |
| 15 | 知识分子 | | 省委委员、 省全总委员、 南方党员 | 工作能力甚好，可做党的指导工作。 | | 无 | | 清晰 | |
| 16 | 产业工人 | 九龙比利船厂支部书记，出席六次大会，代表，九龙区后入党 | 省委委员、 九龙区委书记 | 工作能力甚好，和党的工作。 | | 有 | | 明白 | |

①②原文均如此。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有无职业技能 | 有无找到职业 | 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17 | 职业工人 | 东莞县委委员，东莞担任工运和党的县委书记 | 省委委员、东莞县委书记 | 工作能力甚好，可做党和农村工作。 | 无 | 无 | | 明白 | |
| 18 | 产业工人 | 海员支部书记，海员上海分会干事，出席第六次大会代表 | 省委委员海员特支干事 | 工作能力甚好，可做党和海员工作。 | 无 | 无 | | 清晰 | |
| 19 | 职业工人 | 江门工运、市委，香港区委书记，香港太古船厂支部书记 | 省委委员，北江特支书记 | 工作能力甚好，可做党和工作运。 | 无 | 无 | | 清晰 | |
| 20 | 知识分子 | 省委候补委员、广州市工运、中路巡视员、广州市委常委 | 省委委员 | 工作能力甚好，可做党及工运、农运。 | 无 | 无 | | 明白 | |
| 21 | 知识分子 | 琼崖地委书记、特委常委，特委常委、书记 | 省委委员 | 工作能力甚好，可做党及农运。 | 无 | 无 | | 明白 |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职业技能 | 有无可找到职业关系 | 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22 | 知识分子 | C. Y. 海员支部书记、支部干事、香港全总南方党团委员 | 省委委员，中路及西路巡视员 | 工作能力甚好，可做党、工运、及宣传工作。 | | 无 | | 清晰 | |
| 23 | 农民 | 曲江县委常委、省委委员 | 省委委员，曲江县委常委 | 工作能力颇好，可做农村游击战争工作。 | | 无 | | 颇明白 | |
| 24 | 农民 | | 省委委员 | 工作能力颇好，可做农村工作。 | | 有 | | 颇明白 | |
| 25 | 农民 | | 省委委员 | 工作能力颇好，可做农村工作。 | | 有 | | 颇明白 | |
| 26 | 农民 | | 省委委员 | 工作能力颇好，可做农村工作。 | | 有 | | 颇明白 |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职业技能 | 有无可找到职业关系 | 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27 | 农民 | 广宁县委委员、县委常委、省候補委员 | 省委委员，番禺市桥负责 | 工作能力中等，农运、工运方面都可以活动。 | 无 | 可以 | | 明白 | |
| 28 | 农民(女) | 琼崖农妇运动 | 省委委员 | 在琼崖农妇中甚为活动 | 无 | | | 颇明白 | |
| 29 | 知识分子(女) | 广州市委秘书、组织部 | 省委委员、广州市负责 | 工作能力颇好，可做女工运动和党内工作。 | 无 | | | 清晰 | |
| 30 | 知识分子(女) | 广州火柴厂支部书记、C.Y.海员支部干事、C.Y.市委委员、C.Y.省委委员、C.Y.省常委 | 省委委员 妇委书记 | 工作能力颇好，女工运动及动。 | 演讲 无 | | | 清晰 | |
| 31 | 产业工人 | 全国铁路总工会南方党团工作、宁阳铁路负责工作 | 省委候補委员、新宁特派员 | 工作能力颇好，可做铁路工作。 | 无 | | | 明白 |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有无可找到家庭状况 | 技能职业职业否家庭关系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32 | 职业工人 | 高要工运、县委委员、 县委常委 | 省委候补委员、肇庆书记 | 工作能力中等，可做党内工作、党运、工作。 | 无 | 无 | 明白 | |
| 33 | 职业工人 | 广州邮差支部干事、香港 菜栏支部书记、香港 煤炭区区委书记 | 省委候补委员、现出发广西 | 工作能力颇好，及党的工作、工作。 | 无 | 无 | 明白 | |
| 34 | 知识分子 | C. Y. 省委委员、又省 常委、广州 C. Y. 市委 负责 | 省委候补委员、广州市负责 | 工作能力颇好，可做及青工运动。 | 无 | 无 | 明白 | 被捕 (闻枪毙) |
| 35 | 职业工人 | 广州车衣支部书记、 宝安县委书记 | 省委候补委员、顺德书记 | 工作能力颇好，可做党工工和作，农村工作，亦可。 | 无 | 无 | 清晰 | |
| 36 | 工人 | | 省委候补委员 | 工作能力颇好，可做党和工运。 | 无 | 无 | 明白 | 见× (88之上)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有无可找到职业否 | 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37 | 产业工人 | | 省委候补委员 | 工作能力颇好,可做党和工运。 | 无 | | 清晰 | |
| 38 | 知识分子 | 上海闸北区区委书记、省委秘书长 | 省委候补委员、巡视员、江北 | 工作能力颇好,可做党、工运、技术工作。 | 无 | | 清晰 | |
| 39 | 农民 | | 省委候补委员、惠阳县常委 | 工作能力颇好,农村工作。 | 无 | | 明白 | |
| 40 | 知识分子 | C.Y. 广东区委秘书长、党四会县委书记、省委组织部秘书 | 省委候补委员、汕头市委书记 | 工作能力颇好,可做党、技术和宣传工作。 | 无 | 不能 | 明白 | 兄弟三人、家庭经济为与关系 |
| 41 | 知识分子 | C.Y. 广东秘书、大埔县乡支书记、省委文书科主任 | 省委秘书长 | | 无 | 记录 | 清晰 |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职业技能 | 有无职业关系 | 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47 | 知 | 南路特委秘书 | 省委文书科 | | | 无 | 不能 | | |
| 48 | 知 | 南洋工运、琼崖地方党部负责、省委交通主任 | 现调陈村市委书记 | 颇好，工运、党务 | | 无 | 可 | | 被捕在狱 |
| 49 | 产业工人(女) | 香港织造支部书记、省委庶务员、香港市委委员 | 省委妇委委员 | 颇好，女工运动 | | 无 | | | 家中无子女，死后可分家产，与丈夫既无关系 |
| 50 | 知 | 石井兵工厂支部书记、省委交通主任、省委委员 | 省济难会负责宣传、发传、南洋筹款 | 颇好，宣传工作 | | 无 | | | |
| 51 | 知 | 佛山市委书记、香港市委委员、香港市委秘书、济会党团书记 | 省济难会负责党团组织 | | | | | |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职业技能 | 有无职业关系 | 可找到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52 | 知 | 军委交通主任，第四军内党部工作，军委委员 | 省济难会 党团书记 | | | | | | |
| 54 | 海员工人 | 海支干会支部书记，上海分会干事 | 海员特支 干事 | 群众组织工作，党的工作，能力尚好 | 无 | 可 | | 上面已有① | |
| 53 | 海员工人 | 童子团教习，C.Y. 干事，俄国皇后支部书记 | 海员特支 干事 | 宣传组织工作，广州不能活动 | 无 | 可 | | | |
| 54 | 海员工人 | 海支干事会 | 海员特支 干事 | 开船及岸上党的工作 | 无 | 可 | | | |
| 55 | 海员工人 | 金山省港轮船支部书记，星加坡海员书记 | 海员工会 党团书记 | 能力很好 | 无 | 可 | | | |

①此栏原件填好后又删掉。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职业技能职业关系 | 无可找到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56 | 海员工人 | 在上海负责招待工作 | 海员党团 省监察 | 能开船到宁波，但上海活动不能 | 无 | 可 | | 宁波人 |
| 57 | 知识分子 | C.Y. 非基工作、海支秘书 | 海员工会 秘书 | 技术宣传工作颇好 | 英文、农事 | 无 | | 岭南大学学生 |
| 58 | 海员工人 | 汕头海员工会，香港干事会，广州市代表团 | 海员港支 干事 | 宣传组织工作颇好 | 无 | 不能 | | |
| 59 | 海员工人 | 广州罢工代表团，香港运输总工会——工运，中央与省委交通，厦门分会主任 | 俄国支部 干事 | 组织 | 有 | | | |
| 60 | 海员工人 | 星加坡海员干事会 | 海员开船 工作 | 琼崖工人中活动 | 无 | | | 琼崖人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有无可找到职业关系 | 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61 | 海员工人 | 省港船负责，曾派去 东江特委 | 海员党团 | 开船宣传 | 无 | | | |
| 62 | 海员工人 | 海员夺会运动时斗争 工作 | 俄国皇后 干会书记 | 宣传及组织 工作 | 有 | | | |
| 63 | 海员工人 | 汕头海员支部负责一 部 | 俄国皇后 干事会 | | 有 | | | |
| 64 | 海员工人 | 海员工会党团罢工 代表团 | 船上支部 负责 | 宣传与组织 工作 | 有 | | | |
| 65 | 知识分子 | 海丰公平区委书记、 海丰县委常委、惠阳 海丰县委负责人、潮梅特 委书记 | 东江特委 常委、代 东委书记 | 甚好，长于 农运 | | | |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 活动范围 | 特殊技能 | 有无职业 职业关系 | 可找到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66 | 知识分子 | 过去潮阳县委书记 | 东江特委 常委之一 | | | | | | |
| 67 | 知识分子 | 汕头市委、揭阳县委、 东委秘书长 | 东江特委 巡视员 | | | | | | |
| 68 | 农民 | 潮梅特委常委、潮安 县委书记 | 东江特委 委员兼潮安 县委书记 | | | | | | |
| 69 | 知识分子 | 丰顺县委书记 | 东江特委 巡视员 | | | | | | |
| 70 | 知识分子 | 汕市委、澄海县委、 揭阳县 C.Y. 东委巡 视员 | 东江特委 特派员、委 丰顺县委书记 | | | | | |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有无职业技能职业关系 | 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71 | 知识分子 | 普宁县负责人之一 | 潮安县委 常委之一 | | | | | |
| 72 | 知识分子 | 潮安县委负责同志 | 潮安党部 常委 | | 无 | | | |
| 73 | 知识分子 | 陆丰金厢区委书记、 陆丰东南特委负责人 | 揭阳县委 书记 | | 无 | | | |
| 74 | 知识分子 | | 大埔县委 书记 | | 无 | | | |
| 75 | 知识分子 | 过去兴宁县委书记 | | | 无 | | |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职业 | 有无找到职业关系 | 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76 | 知识分子 | 五华县委负责同志 | 五华临委负责人之一 | | | 无 | | | |
| 77 | 知识分子 | 大埔县委书记、丰顺县委秘书 | 现调东委秘书 | | | 无 | | | |
| 78 | 知识分子 | C.Y. 汕头地委负责、汕头市委、饶平县委书记 | 东江特委巡视员 | | | | | | |
| 79 | 农民 | 海丰县委 | 海丰县委常委、书记 | | | | | | |
| 80 | 知识分子 | 海丰县委 | 海丰县委常委兼秘书长 | | | | | |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有无可找到家庭状况 | 职业技能职业否家庭关系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81 | 工人 | 海丰工委 | 海丰县委常委 | | | | | |
| 82 | 知识分子 | 海丰县委委员 | 海丰县委常委兼宣委 书记 | | | | | |
| 83 | 工人 | 省港罢工支部组长 | 兴宁县委常委 | | | | | |
| 84 | 知识分子 | 丰顺县委委员 | 丰顺县委委员既去南洋 | 工作能照 ，军事、 村工作。 | | | | |
| 85 | 知识分子 | 南路特委秘书 | 南路特委 巡视员 | 能力颇好， 可做技术、 党的工作。 | 无 | | | 甚忠实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有无可找到职业否 | 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86 | 知识分子 | 廉江常委 | 将调广西 临任秘书长之责 | 能力颇好， 可做党和农村工作。 | 无 | | 很好 | |
| 87 | 工人 | 廉江负责工运，参加 常委 | 廉江参加 常委 | 能力颇好， 甚活动，可做工运和党的工作。 | 无 | | 好 | |
| 88 | 知识分子 | 化县常委、南路负责 农运工作很久 | 拟调东莞 参加县委 | 能力尚好， 可以做农村工作。 | 无 | | 带有农 民意识 的倾向 | |
| 89 | 知识分子 | 遂溪县委 | 遂溪县委 书记 | 能力颇好， 可负责党内的工作。 | 无 | | 好 | |
| 90 | 知识分子 | 化县县委 | 南路特委 化书 委，县委 书记 | 能力颇好， 可做党和农村工作。 | 无 | | 好 |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职业技能 | 有无找到职业 | 家庭关系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91 | 知识分子 | 南路地方党部负责 | 南委委员 巡视员 | 能力甚好，可做党及农运工作。 | 无 | 无 | | 很好 | |
| 92 | 知识分子 | 广州军委、香港管委 广州市委宣传部 | 香港西区书记，现任 调佛山书记 | 颇好，工运 | 无 | 不能 | | | |
| 93 | 工人(印务) | 纠察队小组长，石宝 支部、印务支部负责 | 香港西区 区委副书记及 西区书记 | | 有 | | | | 被捕 在狱 |
| 94 | 工人 | 香港西业支部宣传干 事 | 香港西区 区委组织 | | 有 | | | | 西业 |
| 95 | 工人 | 广州汽车支部负责， 及赤队工作 | 香港西区 区委秘书 | | 无 | 难 | | | 汽车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职业、职业技能 | 有无找到职业否 | 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96 | 工人 | 同德支部负责职运及宣传 | 香港西区区委委员 | | 有 | | | | 起落 货 |
| 97 | 工人 | 东园纠察支部小组工作，负责罢工支部 | 香港西区 候补委员 | | 有 | | | | 木匠 |
| 98 | 工人 | 广州工代会党团负责，银业支部负责 | 香港西区 候补委员 | | 有 | | | | 西业 |
| 99 | 工人 | 西业支部宣传干事 | 西业支部 书记 | | 有 | | | | 西业 |
| 100 | 工人 | 广州汽车支部宣传干事 | 汽车支部 宣传 | 能力颇好。 | 无 | | | | 汽车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 活动范围 | 特殊 技能 | 有无 职业 | 可找到 职业否 | 家庭状况 家庭关系 | 对党的 认识程 度 | 备考 |
|-----|------|-----------------------|-----------------------|-------------------------|----------|----------|------------|--------------|-----------------|-----|
| 101 | 工人 | 西业支部书记、 香港西区临时区委 | 西业支部干 事，调北江 任工运 | 能力颇好。 | 无 | 无 | | | | 西业 |
| 102 | 工人 | 香港同德支部书记、 广州同德支部工作 | 同德支 部书记 | 能力颇好。 | | 有 | | | | 起落货 |
| 103 | 知识份子 | 普宁县委书记、 东江特委委员 | 北江特 委委员 | 工作能力甚 好，农运、 党的工作。 | | 无 | | | | |
| 104 | 知识份子 | 广宁县委书记、 西江高要县委常委 | 北江特 委秘书 | 工作能力 颇好，口运 工作。 | | 无 | | | | |
| 105 | 工人 | C.Y.省委常委、 东江特委委员 | 北江特 委委员 | 工作能力颇 好，工运特 别合。 | | 无 | | | |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有无可找到职业关系 | 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106 | 手工业工人 | 广州手车夫运动负责人 | 北江韶关职运 | 工作能力颇好, 工运。 | 无 | | | |
| 107 | 手工业工人 | 广州打铜工会支部书记 | 未有出发 | 工作能力颇好, 工运。 | 无 | 有妻、妾各一 | | |
| 108 | 知识分子 | 曲江县委常委 | 北江特委委员 | 工作能力颇好, 农运。 | 无 | | | |
| 109 | 产业工人 | 省委北江巡视员 | 北江巡视员 | 工作能力甚好, 工农运。 | 无 | | | |
| 110 | 工人 | 云浮县委委员 | 云浮县委书记 | | | | |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的工作 | 工作能力、 活动范围 | 特殊技能 | 有无职业 | 可找到职业否 | 家庭状况 家庭关系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111 | 工人 | 四会县委员 | 四会县 委书记 | | | | | | | |
| 112 | 木匠工人 | 广宁县委 | 广宁县委 | | | | | | | |
| 113 | 工人 | 石龙市常委 | 东莞县 委常委 | | | | | | | |
| 114 | 知识分子 | 香江市委委员 | 江门市 委书记 | | | | | | | |
| 115 | 知识分子 | 番禺二区区委常委、 番禺县委负责一部 | 广州东 郊区负责 | | | | | | |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职业技能 | 有无职业 | 可找到职业否 | 家庭状况 家庭关系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116 | 工人 | 江门市、江门区 市委书记 | 江门市 委委员 | | | | | | | |
| 117 | 工人 | 新会城负责 | 新会县 委常委 | | | | | | | |
| 118 | 工人 | 恩平县委负责 | 恩平县 委书记 | | | | | | | |
| 119 | 西业工人 | “五·卅”后回省入纠察队参加暴动，回港后去负责纠察队同学会 | 负责同学会 | 职工运动，除广州以外可能。 | | 无 | 可能 | 对于家庭脱离关系 | 绝对服从工人政义及纪律 | |
| 120 | 泥水工人 | “五·卅”后回省入纠察队至结束，然后往东江在同学会负责 | 负责同学会 | 周围都无问题。 | | 无 | 不可能 | 脱离关系 | 绝对服从工人政义及纪律 |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有无职业技能职业否 | 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121 | 工人(大企业) | 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后来做 工负责,后部书记,工 曾人兼中,在“互助社”群众 九发的碎在“互助社”群众 组织能很中很当成的 | 区委候补书 记兼宣传 | 工作能力是 好,但活动 范围只在九 龙货仓内打 ×部分工人 而已。 | 在 业 | 家庭破 业,有 母及妻, 对家庭 要负担 经费 | | 在狱 |
| 122 | 女工(织造) | 织造女工支部书记,曾 领导金兴织造厂一部分 女工起来斗争,但对于 党的工作经验很少,可 是很努力,在香港吸收 | 区委委员 兼女工兼 妇委会委员 | 工作能力比较 薄弱,活动范 围只在金兴织 造厂,但有时 都可以普遍到 各织造厂。 | 在 业 | 家庭破 产,有父 母,要完 全负担家 庭经济 | | 略识字 |
| 123 | 工人(手工业) | 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在负 责南捕党解部,兼对酸 南被校有进步,组织很有成 工校 | 区委委员 兼宣传 | 工作能力很 好,活动范 围在酸枝工 业工人。 | 在 业 | 家庭破 产,有父 弟一,离 可以家庭, 不要负担 | |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职业技能 | 有无可找到职业 | 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各考察 |
|-----|-----------|--------------------------------------|------------------|-------------------------------|--------|---------|---|---------|-----|
| 124 | 知识分子 | 参加过省港大会工作，负责“四·二五”后在香港及佛山的工作，时间有二月之久 | 区委委员 兼组织 | 工作能力是好 | 失业 | 可 | 家庭破产，有五兄弟，对家庭不要，已二年，开家，有二兄弟，对家庭不要，对时产，及一家庭要 | | |
| 125 | (工人) 产业 | 啤区文部书记，过去北港市啤区书记及后脊啤利厂工人，曾做反工斗争 | 候补区委委员兼九龙船厂支部负责人 | 工作能力很好，活动范围普遍到啤厂及九人机器小厂。 | 在业 | 可 | 家庭破产，有五兄弟，对家庭不要，已二年，开家，有二兄弟，对家庭不要，对时产，及一家庭要 | | |
| 126 | (工厂工匠) 工人 | | 候补区委委员 | 工作能力有限，活动范围可在啤厂工人部分，并能组织到三十人。 | 在业 | 可 | 家庭状况，但绝不要，对家庭不要，对时产，及一家庭要 | | |
| 127 | 工人(补炉) | | 候补区委委员兼厂支部书记 | 工作能力薄弱，活动范围在九龙船厂、广发船厂。 | 在业 | 可 | 家庭破产，有五兄弟，对家庭不要，已二年，开家，有二兄弟，对家庭不要，对时产，及一家庭要 | |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职业技能 | 有无职业 | 可找到职业否 | 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128 | 工人(大企业) | 在九龙货仓打厘工人“互助社”，群众组织有相当成绩 | 九龙支部书记 | 工作比较好，积极性高，活动范围较广，在九龙打厘工人中。 | 在业 | 可 | 未详 | 家庭状况未详，但可以离开家庭，但全家可以离开。 | | |
| 129 | 工人(小轮船) | 在小轮船工人中活动比较有成绩的 | 小轮船支部书记 | 工作能力有限，能在普通工人中活动。 | 在业 | 可 | 未详 | | | |
| 130 | 工人(洋务) | 参加省港罢工，负责过南海某党部常务委员 | 西业支部书记 | 工作能力有经验的，且普遍在工人中活动。 | 在业 | 可 | 未详 | 家庭状况未详，但可以离开家庭，但全家可以离开。 | | |
| 131 | 女工(织造) | | 织造女工支部宣传委员兼妇委委员 | 工作能力薄弱，但很努力，活动范围在金兴织造厂。 | 在业 | 可以 | 未详 | 家庭状况未详，但可以离开家庭，但全家可以离开。 | | 略识字 |
| 132 | 女工(织造) | | 织造女工支部组织委员 | 工作能力薄弱，但很努力，活动范围在织造厂。 | 在业 | | | 家庭状况未详，家庭不负担经济，但可以离开。 | | 不识字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技能 | 有无职业 | 可找到职业否 | 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133 | 工(电器)人 | 参加省港罢工, 到现在能积极工作 | | 工作能力是有的。 | | 失业 | 最近可在电灯局找职业 | 家庭破产, 可以离开 | | |
| 134 | 西业工人 | 省工罢, 清队, 在西区游, 游赤暴, 游记, 游洋 | 香港东区区委书记 | 可以做工运、农运、兵运。 | | 无 | 可 | 只有老母一人, 无负担 | 清楚 | |
| 135 | 电器工人 | 前任区委宣传(其余不详) | 东区区委兼组织部 | 可以做工运 | | 有 | 可以 | 母、弟各一 | 清楚 | 油漆工人 |
| 136 | 自厂来水工人 | 未入党前参加广州暴动, 入党后负责支部书记, 参加反日运动 | 东区区委兼宣传部 | 可以负责宣传工作 and 工作和工运。 | | 有 | 已有 | 母、妻, 对家庭要负担 | 明白 | 机器车床工人 |
| 137 | 产业工人 | 曾出发海陆丰, 曾在东区区委(其余不详) | 东区区委 | 不识字, 有活动能力, 可做工运和农运。 | | 有 | | 只有母亲, 别无负担 | 明白 | 水师船厂工人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有无可找到职业否 | 家庭状况 | 对党的认识程度 | 备考 |
|-----|------|--------------------------|--------|-------------------------------|---------------|---------------------------|---------|----|
| 138 | 店员 | (不详) | 宗区区委 | 能做工运 | 有 | 不详 | | |
| 139 | 水师工人 | (不详) | 区委候补 | | 有 | | | |
| 140 | 小贩 | 散发宣传品及恐怖队的 工作, 街道支部支委 | 街道支部支委 | 忠实、勇敢, 可做 可做工运及军队工 事工作。 | 有 | 无家庭, 可以自谋很明白 生活 | | |
| 141 | 煤炭工人 | 参加兵士运动, 曾出发南路 | 煤炭支部组长 | 不识字, 可以 做兵士运动。 | 有时 有 时无 | 父母妻 俱无, 只 有兄弟四 人 | | |
| 142 | 煤炭工人 | 参加广州暴动 | 煤炭支部组长 | | 有时 有 时无 | 有母亲和 兄弟二人, 无妻子 | | |

| 姓名 | 成份 | 过去党工作的历史 | 现在党的工作 | 工作能力、活动范围 | 特殊有无可找到职业 | 家庭状况 | 对党认识 | 备考 |
|-----|------|--------------------------------|---------------|--------------------|-----------|---------|------|----|
| 143 | 港务工人 | 前在广州保卫团与纠察队 | 西业支部支委 | 只能在西业工人中活动，有点军事学识。 | 有 | 要负家庭生活动 | | |
| 144 | 洋务工人 | 省港罢工纠察队 | 西业支委 | 只能在西业工人中活动，有点军事学识。 | 有 | 有家庭负担 | | |
| 145 | 电警工人 | 广州职工运动、纠察队、北伐时铁路交通队，并做党的宣传组织工作 | 省港交通队、管广州负责工作 | 能做取运及党的组织宣传工电警工作。 | 无 | 很困难 | 很苦 | |

附：干部分子调查表副页

(正页前次已付上，请照数对照便知)

1. 黄钊； 2. 周颂年； 3. 卢永炽； 4. 陈郁；
5. 杨石魂； 6. 冯菊坡； 7. 聂云臻； 8. 甘卓棠；
9. 卢济； 10. 李鹏； 11. 关锦德； 12. 姚常； 13. 黄
学增； 14. 黄河洲； 15. 何务光； 16. 邝壁清； 17. 赖
成基； 18. 梁亿才； 19. 文和； 20. 阮峙垣； 21. 王
文明； 22. 梁祖谊； 23. 欧日章； 24. 黄依农； 25. 郭
经树； 26. 黄悦成； 27. 陈家善； 28. 林一人； 29. 宋
石峰； 30. 江惠芳； 31. 谭再声； 32. 谢桂荣； 33. 文
沛； 34. 培根(闻已反动)； 35. 吕汉全； 36. 黄德初；
37. 袁岳东； 38. 吕品； 39. 何文机； 40. 赖谷良；
41. 张木； 42. 饶君强； 43. 莫叔宝； 44. 曾统； 45.
区梦觉； 46. 周天缪； 47. 林素一； 48. 何畏能； 49.
梁玉英； 50. 谭夏声； 51. 陈宝经； 52. 王之仁；
53. 崔高； 54. 谭宝； 55. 刘华根； 56. 朱宝庭； 57.
李振； 58. 黄来； 59. 李杰； 60. 冯玉英； 61. 陈苏； 62.
吴伟畴； 63. 杨茂生； 64. 陈明德； 65. 林道文； 66. 林

国英；67. 方汝辑；68. 李奕标；69. 罗欣然；70. 邓凤翔；71. 方思琼；72. 李绍发；73. 张家骥；74. 贺尊道；75. 刘光夏；76. 古大存；77. 李沙蒂；78. 杜式哲；79. 林信；80. 林彬；81. 林双喜；82. 杨捷芳；83. 王佐才；84. 郑兴；85. 易一德；86. 梁光华；87. 卢中火；89. 陈光礼；90. 吴家槐；91. 杨枝水；92. 刘乃诒；93. 冯松；94. 冯华添；95. 陈卓南；96. 林绍；97. 黄祥；98. 马升权；99. 欧少合；100. 梁池；101. 赵藩；102. 何森；103. 陈魁亚；104. 罗国杰；105. 庞子谦；106. 黄华；107. 梁植琴；108. 刘福；109. 黄苏；110. 黄舍；111. 程生；112. 谭鸿全；113. 罗群；114. 程鸿博；115. 凌希天；116. 李锡罗；117. 陈发生；118. 冯槩；119. 邓荣；120. 关碧良；121. 周洪；122. 姜瑞兰；123. 黄葵生；124. 曾启；125. 李永炽；126. 梁广；127. 香允；128. 梁丁；129. 陈树棠；130. 林湘文；131. 黄务真；132. 黄细莲；133. 徐舜琴；134. 鲍观客；135. 陈纳；136. 梁添；137. 潘锦洪；138. 罗志年；139. 陈苏；140. 李旺；141. 孙荣；142. 肖祥；143. 郑聪裕；144. 颜田根；145. 陈根。①

①此副页与调查表的编号有部分不一致，编者作了一些调整。其中欠“38”。

广东的农妇女工状况^①

(一九二八年)^②

农妇状况

海陆丰：广大的农妇都起来且多有武装，每次大会都有十分之一以上的妇女参加，送茶饭、作交通等，后来才敢杀反动派。

琼崖：党员3000，团员10000。

各级党部均有妇女参加常委。

惠州：讨论到土地问题，提议将坟墓扒掉。

琼崖乐会县：

女工〔状况〕

顺德丝厂女工十万人，无工作基础。农民反对——所种的桑树叶无法销售。

广州、香港：工运开始恢复的时，尚未顾及女工。香港女工在去年有几次罢工斗争，只有华洋是

①原件未署作者名，从本文内容看，似为中共广东省委给党中央的口头或书面会报。

②年代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党领导，树胶、先施香水等工人罢工或由团指挥或自发的，但多失败了。南洋织造各厂均有支部。

佛山：二、三万人，只有二女同〔志〕——工会有些被封，有些存在，形式加广总，但实际受我们的影响。

· 广州十几万女工。

不到工厂里很难作女工运动。

中共广东省委经费开支报告表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①

| 各地支 | 销 | 发出各地 | 旅 | 费 |
|--------------------|--------|------------|---|-------|
| 广西十一月经费 | \$ 200 | 广西来回旅费 | | \$ 10 |
| 广州十一月经费 | 100 | 广州来回旅费 | | 6 |
| 香港十一月经费 | 150 | 东莞来回旅费 | | 3 |
| 又十二月经费 | 150 | 江门来回旅费 | | 3 |
| 中路五县共十一月经费 | 100 | 顺德来回旅费 | | 3 |
| 中路三巡视员活动及生活费(十二月份) | 99 | 南海来回旅费 | | 3 |
| 汕头十二月经费 | 100 | 汕头二人来回旅费 | | 10 |
| 全总办事处十一月经费 | 200 | 东江来回旅费 | | 8 |
| 东江特别救济费 | 100 | 海、陆丰二人来回旅费 | | 16 |

①年、月是根据本表内容判定的。原件上写明：“此表附给中央普字第三号信”。

| 各地 | 支 | 销 | 发出 | 各地 | 旅 | 费 |
|--------------------|----|---|------------------|----|---|---------|
| 海、陆丰十二月经费 | 50 | | 北江四人来回旅费 | | | 32 |
| 海、陆丰巡视员十二月份生活费和活动费 | 43 | | 西江来回旅费 | | | 4 |
| 北江十二月经费 | 50 | | 南路二人去、八人返、一人来回旅费 | | | 88 |
| 北江巡视员十二月份生活费和活动费 | 33 | | 海口二人旅费 | | | 20 |
| 西江十二月经费 | 50 | | 兵运同志旅费 | | | 40 |
| 南路十二月经费 | 50 | | 昌兄旅费 | | | 25 |
| 南路巡视员十二月份生活费和活动费 | 23 | | 二人往申旅费 | | | 40 |
| 海口十二月经费 | 30 | | | | | |
| 《经济》印刷费 | 50 | | 以上总计即日要即出 | | | \$ 1889 |

来报2044元，除支销外，省委本身仅存155元。

第一表 杂支

| 支 出 摘 要 | 元 角 | 支 出 摘 要 | 元 角 |
|---------|---------|----------|----------|
| 阳江枕头一打 | 2 7.0 | 鸡毛扫 | 3.0 |
| 响刀一把 | 8.0 | 牙擦四个 | 6.0 |
| 牙签一盒 | 1.0 | 针、线、尺、较剪 | 5.0 |
| 香根一盒 | 7.5 | 咖啡碟六只 | 4.8 |
| 绍棍十仔 | 1 1.0 | 文 房 | 3 5.0 |
| 被纸四张 | 4.0 | 屋 租 | 70 — |
| 对联写上 | 6.0 | 鞋 金 | 8 — |
| 小炮六包 | 6.0 | 电表按柜 | 30 — |
| 红 头 绳 | 1.0 | 领 旧 线 | 10 — |
| 扫把一枝 | 1.0 | 洗屋工银 | 2 6.0 |
| 席 一 张 | 8.0 | 较 电 灯 | 28 2.5 |
| 耳环二对 | 9.5 | 家私按柜 | 120 — |
| 纽耳带一 | 2.0 | 家 私 租 | 18 6.0 |
| 线 | 1.0 | 搬家私工银 | 7 — |
| 黑 布 | 2.4 | 汽车三辆租银 | 16 — |
| 五彩咖啡杯一对 | 4.0 | 生花横额及花球 | 7 — |
| 焗盅一对 | 4.5 | 酒店房租及膳费 | 20 — |
| 精 果 | 6.0 | 酒席七桌 | 83 — |
| 粿 批 | 3.0 | 差 费 | 2 — |

| 支 出 摘 要 | 元 | 角 | 支 出 摘 要 | 元 | 角 |
|---------|----|-----|-----------------|----|-----|
| 棉胎十一张 | 50 | — | 亚四做衫 | 2 | 5.2 |
| 送榨油工银 | 1 | — | 木屎塔两个 | 3 | 6.0 |
| 毡 六 张 | 26 | 7.0 | 爱国烟四合 | 4 | 4.0 |
| 鞋具一副 | 1 | — | 占印烟四合 | 4 | 6.0 |
| 十字布枕头两对 | 5 | — | 地球三合 | 6 | 7.5 |
| 大号毛巾十条 | 2 | 5.0 | 酒 一 罍 | 4 | 1.0 |
| 纸花二十四串 | 3 | 1.0 | 亚少买衣服鞋 | 10 | 5.0 |
| 喜帐三张 | 14 | — | 留 声 机 | 10 | 4.0 |
| 喜对五对 | 4 | 6.0 | 衣勾六个 | 1 | 3.2 |
| 喜帐手工 | 4 | 5.0 | 掉手瓜子十二个 | 7 | 8.0 |
| 字架一个 | 2 | 8.0 | 拾面布二张 | 4 | — |
| 花 红 | 1 | 4.5 | 警顽车费 | 1 | — |
| 三星彩白 | 3 | — | 木杠二个 | 6 | 6.0 |
| 串炮六千 | 4 | — | 珠被一张 | 3 | 6.0 |
| 花布27碼 | 7 | 2.5 | 支亚四工银一月 | 7 | — |
| 亚四坐车 | 1 | — | 支亚容工银一月 | 7 | — |
| 梳箱一个 | 2 | 5.0 | 派细宋找中学到会车费 | | 6.0 |
| 茶盆一个 | 1 | — | 派鸿博找承基到会车费 | | 6.0 |
| 金练一条 | 3 | 3.5 | 派姚常找永炽 等到会车费 | 1 | — |
| 鞋 一 对 | 2 | 3.0 | 帆布木床四张 | 12 | — |

| 支出摘要 | 元 | 角 | 支出摘要 | 元 | 角 |
|------------|-----|-----|------|---|---|
| 帆布木床担工 | | 5.0 | | | |
| 租头纱 | 2 | -- | | | |
| 初一车费 | | 6.0 | | | |
| 初二车费 | 1 | 1.0 | | | |
| 初三车费 | 1 | 2.0 | | | |
| 初四车费 | 1 | 9.0 | | | |
| 缸瓦磁器五单(有单) | 48 | 6.5 | | | |
| 合 计 | 740 | 9.8 | | | |

第二表 伙 食

| 摘 要 | | 元 | 角 | 摘 要 | | 元 | 角 |
|-------|---------|----|-----|----------|--|---|-----|
| 十月初二日 | 晚 菜 | | 3.5 | 笔 | | | 1.0 |
| | 白 米 | 10 | — | 墨 纸 | | | 0.5 |
| | 咸 鱼 | 1 | 3.0 | 柴 | | 3 | — |
| 初三 | 早 晚 菜 | | 9.0 | 初五 早 菜 | | 1 | 7.0 |
| | 红 纸 | | 2.0 | 烛 香 | | | 4.0 |
| | 沙 塔 | | 4.5 | 铁 桶 | | | 3.5 |
| | 挂字架利市 | | 2.0 | 初六 早 晚 菜 | | 3 | 6.5 |
| | 茶 叶 | | 3.0 | 火 拊 | | | 1.5 |
| | 屎桶出店 | | 2.0 | 垃 圾 笊 | | | 2.0 |
| | 针 线 | | 1.0 | 香 烛 | | | 4.5 |
| 初四 | 早 菜 | | 5.0 | 初七 早 点 | | 1 | — |
| | 香 炉 两 个 | | 5.5 | 茶 叶 | | | 2.0 |
| | 锅 | | 3.5 | 早 晚 菜 | | 3 | 7.0 |
| | 洋 烛 | | 0.5 | 草 纸 | | | 2.0 |
| | 炭 | | 1.0 | 午 点 | | 1 | 5.0 |
| | 生 花 利 市 | | 4.0 | 晚 点 | | | 8.0 |
| | 贴 窗 白 纸 | | 2.0 | 四姐买菜坐车 | | | 1.0 |
| | 金 花 神 红 | | 6.5 | 初八 早 点 | | 1 | 3.0 |
| | 墨 汁 | | 2.0 | 米 | | 5 | — |

| 摘 | | 要 | | 元 | 角 | 摘 | | 要 | | 元 | 角 |
|----|--------|---|---|---|-----|----|---|---|---|---|-----|
| | 早 | 晚 | 菜 | 3 | 5.5 | | 陈 | 皮 | 梅 | | 3.0 |
| | 晚 | | 点 | | 8.0 | | 四 | 姐 | 车 | 费 | 1.0 |
| 初九 | 早 | 晚 | 菜 | 3 | 7.0 | 十二 | 早 | | 点 | 1 | 1.0 |
| | 早 | | 点 | | 8.5 | | 油 | | | 1 | — |
| | 草 | | 纸 | | 2.0 | | 酱 | | 油 | | 2.0 |
| | 酱 | | 油 | | 2.0 | | 早 | 晚 | 菜 | 3 | 3.0 |
| | 生 | | 油 | 1 | — | | 柴 | | | 2 | — |
| | 菊 | 花 | 糖 | | 6.0 | | 草 | | 纸 | | 2.0 |
| 初十 | 早 | 晚 | 菜 | 3 | 7.0 | | 晚 | | 点 | 1 | 8.0 |
| | 早 | | 点 | 1 | — | | 仁 | | 练 | | 7.0 |
| | 竹 | | 遮 | | 8.0 | 十三 | | | 米 | 3 | — |
| | 济众水、万金 | | 油 | 2 | — | | 早 | | 点 | 1 | — |
| | 咸 | | 鱼 | 1 | 1.0 | | 凉 | | 茶 | | 1.0 |
| | 四 | 姐 | 坐 | | 1.0 | | 早 | 晚 | 菜 | 2 | 8.0 |
| | 晚 | | 点 | 1 | — | | | 油 | | | 4.0 |
| 十一 | | 米 | | 5 | — | 十四 | 早 | | 点 | 1 | — |
| | 早 | | 点 | 1 | 4.0 | | 早 | 晚 | 菜 | 3 | 3.0 |
| | 早 | 晚 | 菜 | 3 | 7.0 | | 清 | | 糞 | 1 | 5.0 |
| | 茶 | | 入 | | 2.0 | | | 炭 | | | 1.0 |
| | 酸 | | 姜 | | 1.0 | | 晚 | | 点 | 1 | — |

| 摘 | 要 | 元 | 角 | 摘 | 要 | 元 | 角 |
|----|------------------|-----|-----|---|---|---|---|
| | 济众水 | 1 | — | | | | |
| | 油 | | 1.0 | | | | |
| 十五 | 米 | 3 | — | | | | |
| | 柴 | 1 | — | | | | |
| | 早点 | | 8.0 | | | | |
| | 茶 | | 2.0 | | | | |
| | 草 | | 2.0 | | | | |
| | 油 | | 4.0 | | | | |
| | 早晚菜 | 2 | 5.0 | | | | |
| | 在亚竹处开会膳费 | 2 | — | | | | |
| 十六 | 早晚菜 | 2 | — | | | | |
| | 生油 | | 3.0 | | | | |
| | 十四〔五〕日 总共伙食合计 | 113 | 0.5 | | | | |

(第三表) 衣服费

| 支出摘要 | 元 | 角 | 支出摘要 | 元 | 角 |
|------------|----|-----|------------------------|-----|-----|
| 张木 | 15 | — | 杜 (汕头) | 5 | — |
| 笑 | 1 | 8.0 | (另)房租 (此屋因 发生问题不要的) | 40 | 8.0 |
| 赖成基 (东莞代表) | 10 | — | 留声机及片 | 65 | 0.5 |
| 石魏 | 10 | — | | | |
| 亦赤 | 5 | — | | | |
| 颂年 | 15 | — | | | |
| 玉英 | 15 | — | | | |
| 汉泉 (陈村代表) | 10 | — | | | |
| 铨汉 (广西) | 10 | — | | | |
| 鸿博 (江门) | 10 | — | | | |
| 桂荣 (高要) | 10 | — | | | |
| 永焯 (南路) | 10 | — | | | |
| 黄甦 (北江) | 10 | — | | | |
| 魁业 | 5 | — | | | |
| 一夫 (惠州) | 10 | — | | | |
| 沛根 (广州) | 10 | — | | | |
| 符标 (琼特) | 10 | — | | | |
| 绍统 (海丰) | 4 | 5.0 | | | |
| 陈永 (佛山) | 6 | — | 合 计 | 291 | 1.5 |

(第四表) 旅 费

| 支 出 摘 要 | 元 | 角 |
|----------|-----|---|
| 广州二人来回旅费 | 6 | — |
| 江门一人来回旅费 | 6 | — |
| 陈村一人来回旅费 | 6 | — |
| 佛山一人来回旅费 | 6 | — |
| 肇庆一人来回旅费 | 8 | — |
| 汕头一人来回旅费 | 20 | — |
| 海丰一人来回旅费 | 20 | — |
| 南路一人来回旅费 | 16 | — |
| 北江二人来回旅费 | 32 | — |
| 琼崖一人来回旅费 | 25 | — |
| 东莞一人来回旅费 | 6 | — |
| 惠州一人来回旅费 | 10 | — |
| 广西一人来回旅费 | 10 | — |
| 共 计 | 171 | — |

4
四柱总支出壹仟叁百壹拾陆元贰角一分